SHIJIE WENXUE MINGZHU SUOXIEBEN

摩诃婆罗多

·改写本·

〔印〕毗耶娑原著





摩诃婆罗多

〔印〕毗耶娑 原著
〔苏〕В·埃尔曼
Э·捷姆金 改写
董 友 忱 译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摩诃婆罗多

〔印〕毗耶娑原著

〔苏〕B.埃尔曼、Э.捷姆金改写

董友忱　译

责任编辑：唐荫荪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65,000　印张：10.75　印数：1—9,800

统一书号：10109·1811　定价：1.10元



〔印〕毗耶娑

出版"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缘起

文学有启迪思想、陶冶性情的重大作用。古今中外，许多人把优秀的文学作品视为良师益友，受到它们的熏陶，培养优良品德和高尚情操。

优秀的世界文学名著，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奇珍，也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食粮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正在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因而，也就离不开对于世界优秀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以上均引自列宁：《青年团的任务》，见中文本《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三四八页)对于世界文化，鲁迅先生也明确地主张："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拿来主义》，见《且介亭杂文》第四十七面）因此，我们应把对世界文化的占有和借鉴，作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世界优秀文学名著不断被迻译介绍到我国，成为我国人民精神食品中的一份珍馐。十年浩劫使我国文艺园地备受摧残，特别是世界文学这枝奇葩，更是被彻底地剪除了。“四人帮”推愚民政策，制造了八亿人民看八出“样板戏”的可笑亦复可气的古怪局面，至今思之，犹令人余愤难消。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的政策象和煦的春风，吹得我国文艺园地又是一片葱茏，世界文学这枝俏丽的鲜花，再一次临风玉立，散播芳馨。然而，纵览世界名著，大都是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广大干部、工、农、兵，各条战线的文艺爱好者，特别是爱好世界文学的青年，虽然心想多读一些世界文学名著，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但一是感到这些书部头大，二是感到书价贵，很难一一披览。因此，对于那些大部头世界名著便只能“徒有羡鱼情”，望书而兴叹了。

为了解决广大读者的这一矛盾，也为了进一

步普及世界文学知识，我们特出版这套"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本丛书系挑选世界文学名著中部头较大而又缩写得较好的外文缩写本进行翻译的，既保存了原著精华，又做到了篇幅短小，价格低廉。读者在经济和时间上均所费不多，即能购置多册，饱览世界名著精粹，增进外国文学知识。对世界文学有进一步兴趣者，亦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攀阅全译本或原文，登堂入室，继续钻研。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良好参考读物。

本丛书将从一九八一年起分辑出版，每年出一辑，每辑十二种。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一九八一年二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印度古代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改写本。《摩诃婆罗多》是世界古典文学宝库中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它的主要故事情节在印度是家喻户晓的。

婆罗多国的福身王与恒河女神幸遇后结婚，生出英雄毗湿摩。毗湿摩的弟弟有两个儿子，老大是个瞎子，叫持国，老二叫般度。持国生有百子，长子叫难敌；般度有五个儿子，长子叫坚战，次子叫怖军，老三叫阿周那，老四和老五是一对双生子，名叫偕天和无种。五兄弟的母亲在婚前与太阳神还生过一子，名叫迦尔纳，被一个车夫所收养。般度王死后，瞎子持国继位为王。持国和般度的儿子们逐渐长大，并且练就了一身的武艺，其中阿周那的武艺最为高强，因此难敌十分妒忌。坚战长大后理应接替伯父做国王，但是持国的长子难敌却要继承王位，于是开始了两大家族的纷争。难敌为般度五子建造了一座紫胶宫，阴谋把他们烧死，不料计谋被识破。般度五子从宫内向外挖了一条地道，并且放火烧死难敌派来的心腹，从地道逃了出去，隐姓埋名，以乞讨为食。后来阿周那在一次择婿比武中取胜，因此兄弟五人合娶了黑公主为妻。这时难敌发现般度五子还活着，只好请他们回来，并分给他们一半国土，让他们另建新都。后来，难敌又定计掷骰子，赢了坚战，致使五兄弟和黑公主受到侮辱，从此结下深仇。接着坚战在掷骰

子中又输了。按照事先约定，五兄弟和黑公主应当流放到森林里住十二年，而且在第十三年还不要让对方发现，如果被发现了，还要再放逐十二年。光阴易逝，似水流年，倍尝苦难的十二年流放生活过去了。在第十三年，五兄弟和黑公主隐居在一个王国的宫廷里，充当各种仆役。该国的统帅、国舅迷恋黑公主的姿色，百般调戏黑公主，被怖军悄悄杀死。在第十三年即将结束的时候，难敌的军队进犯该国边境，抢掠牲畜。五兄弟帮助该国国王打败了难敌的军队，夺回了牲畜。第十三年过去了，五兄弟也暴露了自己。于是双方互派使者，进行外交谈判。和谈失败后，两大家族展开了一场持续十八天的大会战，难敌在全军覆灭后被杀，五兄弟获胜治国。后来他们将王国交给孙子治理，带领黑公主沿着喜马拉雅山路向上攀登，途中四兄弟和黑公主先后倒下了，最后只有坚战一个人活着登上了天堂。

该书的情节曲折跌宕，生动地展现了印度古代社会生活和战争的画面，但也夹杂着一些宿命观点。

作 者 小 传

《摩诃婆罗多》的作者，传说是广博仙人毗耶莎。他是这部大史诗中的一个人物，是福身王后贞信婚前的私生子，他的父亲也是一位仙人。因为他生在阎牟那河中的一个小岛上，所以起名为德外巴耶纳，意为"岛生"；又因为他相貌丑陋，皮肤漆黑，所以又称为"黑人"，但他精通吠陀经典，学识渊博，人们就尊称他为"广博仙人"。他又是持国王、般度王和维杜罗亲王的生身父亲。《摩诃婆罗多》把他描写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神通广大的仙人。在俱卢族和般度族争斗的关键时刻，他都出来帮助般度的五子。

关于广博仙人的真实记载，迄今尚没发现。

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大约形成于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将近十万颂（一颂为三十二个音节，分两行书写，作四句朗颂），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一，比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之和还长七倍多。象这样一部包罗万象的宏篇巨著，不可能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实际上，它是印度古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数代说书人的口耳相传，不断增补加工，最后由一些文人整理出来。广博仙人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整理加工者。

从前，一群修苦行的仙人，为了举行祭祀，云集在飘忽林里。乌格罗湿拉瓦斯也来了。他是一位车夫之子，唱诵古代传说的歌者。众仙人热情欢迎这位歌手，并且对他说：“啊，说书人！请你给我们讲一讲婆罗多后代的伟大传说吧！讲一讲昔日英雄们的光辉业绩，两大王族的仇杀和毁灭！讲一讲俱卢之野的大血战吧！”乌格罗湿拉瓦斯谦恭地向围坐在林中草地上的这些德高望重的长老们致意，然后坐在他们中间，开始讲述起来。

目　录

环 住 王 的 传 说

噢，诸位虔诚的仙人！从前，激昂之子环住王在位执政，他是一位公正而善良的国君，可是他酷爱打猎。

有一次，他追赶一只受伤的羚羊，来到了密林深处。在森林里，他追赶的猎物不见了。在寻找中，他遇见了一位隐士。这位隐士纹丝不动地坐在牛栏里。

国王向他问道："喂，婆罗门！你是否看见了一只受伤的羚羊？"

隐士遵守静默的誓愿，当时没有开口。在这场毫无收获的追猎中，国王累得疲惫不堪，又饥又渴，又因为没有得到回答，所以心里很恼火。

于是他就用箭头从地上挑起一条死蛇，把它挂在这位老人的肩上。这位隐士当时对国王什么都没有讲，他既没有说好，也没有说坏。环住王心里十分不快，他怏怏不乐地返回了自己的都城，慢慢地就消了气；而那位修苦行的仙人仍然端坐在那里，肩上挂着那条死蛇。

老隐士有一个儿子，是位伟大的苦行者。他具有非凡的法力，他的诅咒一向是很灵验的。他得知父亲被侮辱，非常生气，因此就诅咒环住王道："七天之内就让毒蛇达克沙迦把环住王咬死，让他去见死神阎摩①！"

可是老隐士却很难过，他责备自己的儿子说："国王根本不知道我在履行静默誓愿，而且他当时很疲倦，又因为打猎没有收获，心里很烦恼。他本是位公正开明的君主。你不该为这一件区区小事就诅咒他。"当时老隐士就派了一位弟子去谒见国王，向他禀报面临的危险。

国王听说了仙人儿子的诅咒，十分恐惧。他召集大臣们来商议，大臣们都为免除国王的灾难而献策献计。最后，环住王传令工匠迅速竖起一个高大的圆柱，在圆柱上建造一个宫室。宫室建成后，他就带领自己的亲信住了进去。

---

①阎摩——梵语Yama，主管地狱的神。在我国通称为阎王、阎罗。

卫士们日夜警觉地守卫着那座宫室。高明的医生和咒蛇人寸步不离国王。一晃六天过去了，环住王一直在群臣的簇拥下管理国事，从没离开过那座建在圆柱上的宫室。

到了第七天，几个婆罗门登上这座宫室，给国王送来了水果和饮料。傍晚，环住王在亲随和大臣陪伴下休息，他很想尝一尝婆罗门送来的鲜果。于是他就顺手拿起一个，并把其余的都分给了自己的亲信。在环住王拿着的那个水果上，附着一条黄铜色的黑眼睛小虫。

环住王笑着说："太阳已经落山，今天我不必再怕什么毒蛇了。就让这条小虫来咬我吧，就让那隐士的诅咒应验吧！"他说着就把小虫放在自己的脖子上。

刹那间，小虫变成了一条巨蛇。宫室里的人看到这种情景，都惊呆了。

这就是达克沙迦，他栖息在地下王国，是蛇族中最可怕最凶恶的一条巨蛇。他鸣叫着，紧紧缠住了环住王。听到蛇的叫声，看到被死神拥抱的国王，大臣们都号叫着各自逃命。他们十分痛心地看到，巨蛇达克沙迦腾空而去，在天空中留下了一道火光，而环住王的那座宫室，犹如被雷击过一样，坠入一片火海。

伟大的蛇祭

环住王死后，他那位年轻的儿子镇群继承王位。大臣们向他讲述了狡猾的毒蛇如何潜入宫室，烧死了国王。镇群王听了十分难过，他决心对达克沙迦和所有蛇类进行报复。他召见了精通魔祭和咒语的祭司，并且向他们问道："是否有办法消灭凶恶的毒蛇达克沙迦？是否有诱使毒蛇扑向祭火的咒语？"

祭司们回答道："国王陛下，有这样的办法。古代圣典中有过关于蛇祭的记载，这种仪式是神仙创造的，它具有巨大的魔力，它的目的就在于制服蛇类。在古时候由于蛇类不听母亲迦德卢的忠告，它们就遭到了母亲的诅咒。"镇群王当时听

了后说道："我们将举行伟大的蛇祭！我要烧死罪恶的达克沙迦和他的同类，就象从前我的父王被他的毒焰烧死一样！"

奉镇群王的圣旨，婆罗门选定了祭祀场地，并严格按照古代经典的规定建造了祭坛。他们点燃了圣火，一场空前的伟大蛇祭开始了。国王带领群臣亲临祭坛，祭场上人山人海，肃穆壮观；云烟氤氲，火光冲天。主持祭祀的婆罗门被烟火熏红了眼睛，可是他们仍然不停地往祭火上浇注圣油，不知疲倦地念诵咒语，诱唤蛇类奔向祭火。

大大小小的蛇蟒从四面八方涌现出来。它们无力抗拒咒语的魔力，纷纷涌向祭坛，扑向祭火。它们弯曲，痉挛，扭成一团团，发出可怕的哀鸣，在镇群王和集聚在那里的臣民面前活活被烧死。就这样，伟大的蛇祭继续了许多昼夜；成千上万的爬行类动物，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纷纷葬身于祭火之中。

巨蛇达克沙迦听到可怕的蛇祭消息，吓跑了。他躲藏在因陀罗的天宫里。这位天神之主对蛇类一向是友善的。因陀罗热情地接待了达克沙迦，并且安慰他，答应保障他的安全。

"你不必害怕，"他对达克沙迦说，"你暂时就住在这里，我来保护你。"

那时候，仙人阿斯迪迦住在凡间，他是虔诚的

苦行者阇拉特迦罗之子。从前，阿斯迪迦的父亲曾经立下誓言：要娶一位与自己同名的姑娘为妻。他在森林里漫游时恰巧遇见了一位名叫阇拉特迦罗的少女，于是就履行了自己的誓言，与那位少女结为夫妻。那位姑娘原来是位蛇女，是蛇王瓦苏吉的御妹，而阿斯迪迦仙人就是人和蛇的儿子。

蛇王瓦苏吉看到自己的臣民大批死于祭火，整个蛇族面临着毁灭，他就哀声叹气地对自己的妹妹说："蛇祭的烈焰灼烤着我的身心，可怕的咒语已使我神志恍惚。只有你的儿子——伟大的仙人，才能搭救我。从前曾经有过预言，他降生人世就是为了从那毁灭性的迦德卢诅咒中解救蛇类。"蛇女阇拉特迦罗当时就把儿子叫来，向他述说蛇祭对她家族的威胁，并要求他去拯救蛇类。阿斯迪迦遵照母亲的嘱托，立即前往镇群王的祭场。

他到达那里之后，就向国王、大臣和祭司们躬身施礼，并用他那充满智慧的优美语言颂扬威武的镇群王和伟大的祭祀。听了他那娓娓动听的言词，国王十分满意，于是就对阿斯迪迦说道："啊，品德高尚的婆罗门！请你任意选择礼物吧，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

在国王还没有说这番话之前，一位用咒语呼唤蛇类的祭司懊丧地对国王说："达克沙迦还没

有来到祭坛。”

国王听了就对那些念诵咒语的祭司说：“你们一定要把他唤来。请运用你们的一切法术吧！达克沙迦是我的仇敌，一定要把他消灭！”

祭司们更加频繁地往祭火上浇注圣油，起劲地念诵威力无比的咒语。在天女们的伴随下，天神之主因陀罗乘着御辇，驾着彩云，亲临祭场上空。惊恐万状的达克沙迦就藏在因陀罗的衣缝里。这位天神之主也无法使他摆脱镇群王祭司们的咒语。被诅咒得虚弱不堪的达克沙迦，从因陀罗的衣缝里滑落下来，在空中翻滚着，身不由己地向祭坛上滑去。

达克沙迦已经垂临祭坛的上空，他不停地颤抖，呻咽，哀鸣，预感到死亡的来临。就在这一瞬间，阿斯迪迦高声对镇群王说：“国王陛下！如果你真心想满足我的要求，那么我选择的礼物，就是停止这种祭祀。请陛下不要再毁灭蛇类！”

国王对他说：“品德高尚的婆罗门！请你选择别的礼物吧。我可以给你黄金、白银、无数的牛羊，你要多少都可以。只是请你不要中断我的蛇祭，我要为已故的父王报仇！”

但是阿斯迪迦却坚持说：“我既不要你的黄金和白银，也不要你的牛羊。请陛下宽恕家母的同族吧！让这种毁灭蛇类的残酷祭祀停下来吧！”

阿斯迪迦又向往祭火中滚动的巨蛇达克沙迦大声喊道："停住！"他的话十分灵验，达克沙迦立刻悬在空中，无论祭司们怎样继续念诵咒语和浇注祭油，他再也不向祭火中坠落。镇群王陷入沉思，好久都没有说一句话。最后，由于伴驾的那些明智的婆罗门的敦促，国王才答应了阿斯迪迦的要求："那就满足你的愿望，让这场蛇祭停止吧。"国王的话音一落，整个祭场立即响起了欢呼声和掌声，蛇祭马上停了下来。

阿斯迪迦仙人受到国王的热情接待。不久他回到自己母亲和舅舅瓦苏吉蛇王的身边。所有的蛇蟒都感谢他的救命之恩，赞扬他的善德。从此之后，凡是祈祷阿斯迪迦大仙的人，都不会受到蛇类的伤害。

在进行伟大蛇祭的时候，许多著名的婆罗门和唱颂古代传说的大师们都集聚在镇群王的身边。当他们和国王一起在焚烧蛇类的祭火周围坐下来的时候，镇群王很想听一听婆罗多后代和俱卢之野大会战的传说。

广博仙人的弟子护民，亲自聆听过自己的师尊讲述过《摩诃婆罗多》的故事。在镇群王举行蛇祭的时候，护民仙人向那位国王讲述过这个故事。我现在就象他那样来向你们转述这个传说故事。

俱卢家族众英雄的出世

从前，属于月神部落的古代王族后裔——豆扇陀，在林中净修院遇见了少女沙恭达罗。她是众友大仙和天仙的女儿；豆扇陀志愿娶她为妻，他们生有一子，名叫婆罗多。从此之后，这个家族的所有后代都姓婆罗多。婆罗多的孙子是哈斯丁，他创建了哈斯丁布尔城[1]，作为王国的首都。哈斯丁王的玄孙就是享有盛誉的俱卢——后来就成为这个家族的姓氏。俱卢的第七代后裔就是虔诚的福身王。

有一天，福身王在恒河岸边的森林里打猎，

① 哈斯丁布尔——梵文Hastinpura，又译象城。

遇见了一位美貌非凡的女郎，这位少女就象吉祥天女一样娇艳。她那绝妙姿色使国王倾倒，国王眼也不眨地望着她。福身王询问了她的名字，然后对她说："啊，仙女般的美人呀！你就做我的妻子吧！"这位少女告诉福身王，她是恒河女神，只不过变成了人间少女的形象。她也爱上了福身王，而且同意做他的妻子，不过她有言在先：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离去。后来她给福身王生了一个儿子，就真的离开了他。

福身王和恒河女神所生的儿子，名叫毗湿摩。他在品德和相貌方面很象自己的父亲。毗湿摩在少年时代就精通各门科学，特别是在武艺方面更加超群出众，他的同龄人都比不上他。他长大以后，福身王召开由满朝文武百官和祭司参加的隆重的御前会议，会上宣布：立毗湿摩为太子。

自从宣布毗湿摩为王储之后，一晃四年过去了。有一天，福身王又去森林里打猎，并在阎牟那河岸上遇见了另一位美丽的少女。她就是渔夫的女儿贞信；国王为她的姿色所动，于是就去谒见她的父亲，向他的女儿求婚。但是渔夫回答说，只要国王肯答应一个条件，他就可以把女儿嫁给国王，这个条件就是：他女儿将来生的儿子应当成为国王的继承人。

福身王无法同意这个条件，他只好闷闷不乐

地回到哈斯丁布尔，可是心里一直眷恋着渔夫的女儿。太子毗湿摩看到父王悒悒不乐，于是就问道："啊，父王！您为什么这样忧愁？我怎样才能为您解除烦恼？"国王向儿子讲述了自己对美丽的贞信的爱慕之情和他父亲提出来的要求。

品德高尚的毗湿摩，当时什么也没有说，他离开父王亲自去拜见渔夫，为自己的父王说亲。他向渔夫许诺：自己永远不图谋俱卢国的王位，心甘情愿让贞信生的儿子成为独揽王权的国君。

渔夫反驳道："噢，王室最优秀的子孙！你一向主持正义，我相信你的话，可是谁又能向我保证，将来你的儿子不会与我的外孙子争夺王位呢？"

当时毗湿摩对他说："啊，渔夫之主！为了我父王的幸福，我决心抛弃王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拒绝生儿育女。为了我父王的幸福，我发誓不再娶妻，所以不会再有人威胁你未来的外孙子继承俱卢国的王位。"

当福身王听到毗湿摩发誓不娶的消息时，这位国王满心欢喜；国王所有的谋士和亲随以及所有的臣民，听到王子这种忘我的义举，都对他赞不绝口。

福身王与贞信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光阴荏苒，岁月流逝。他们生了一个力大无比、聪慧过人的

儿子，取名叫花钏。又过了一些时候，贞信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奇武。没过多久，福身王驾崩，他的两个儿子当时还没有长大成人。

福身王死后，毗湿摩摄政，但他却把年幼的花钏扶上宝座；当花钏长大之后，毗湿摩就把管理王国的权柄交给了他这位弟弟。但是花钏在位的时间不长。他性格刚烈，力大无穷，他不断地与邻国交战，并且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所有的邻邦。然而，他十分骄横，不自量力，公然向和他同名的天神健达缚挑战。于是，就在俱卢之野——阎牟那河以东，哈斯丁布尔以西的五湖环绕的平原上，他们连续决斗三天，都不分胜负；到了第四天，英勇的福身王之子终于死在健达缚的手里。

毗湿摩又重新开始管理国家，直到他的小弟弟长大成人。当时从迦尸国传来消息：那里的国王要为自己的三个女儿择婿，许多国王都聚集在迦尸国的首都瓦罗纳西城——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在选婿大典上被其中的一个美丽公主所选中。当时毗湿摩坐上马车，急忙奔向瓦罗纳西城。毗湿摩来到即将举行选婿大典的地方，用洪钟般的声音向聚集在那里的国王们宣布：“噢，土地的主宰者！你们可要知道，作为一个武士不应当等待选择，而应当抢夺新娘，并且应当在公开交战中击败自己的对手！国王们，起来战斗吧！我可是

要决心带走迦尸国的公主们！”惊慌失措的众国王眼睁睁地看到，强大无比的毗湿摩掠走了三个公主，并把她们载入自己的战车。

众国王醒悟过来之后，都十分愤慨，于是就从四面八方扑向毗湿摩，向他的战车发射密如乌云般的利箭。可是没有人能战胜天神般的恒河之子，甚至就连最勇敢、武艺最高强的沙鲁瓦国王也不能取胜。毗湿摩击退了所有人的进攻，战胜了自己的一切对手。活捉了沙鲁瓦王，但又把他放了。毗湿摩自己却安然无恙地带着三位公主，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毗湿摩就象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温存地对待她们。他回到哈斯丁布尔以后，就吩咐为她们筹办婚礼，因为他想把这三位公主都嫁给自己的堂弟奇武，以便为王室传宗接代。但是美丽的大公主安巴当时请求对她宽恕，并且声称，她的心已经献给了勇敢的沙鲁瓦王，在选婿大典上她准备选他作自己的驸马。毗湿摩满足了她的心愿。然而，她的两个妹妹安毕迦和安波利迦，都嫁给了奇武。

奇武开始治理国家，但是他统治的时间也不长，只过了七年他就身染重病，尽管医生百般调治，也毫无效果；在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他就进入了死神阎摩的地府。奇武在世时，他的后妃

没有为他生过一个儿子。

葬礼结束后，王太后贞信满怀悲痛地对毗湿摩说："俱卢家族的荣誉和后嗣现在都指望你了！啊，知法的大师！你应当继承王位，并且应当把迦尸国王的这两个渴望得子的公主作为妻子。决不能让我们伟大的王族断绝香烟！"但毗湿摩却回答说："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不论王太后怎样劝说，他都执意不肯。

贞信在与福身王幸遇之前，还生过一子。他的父亲就是极裕大仙之孙——伟大的苦行者巴拉沙罗。有一天，巴拉沙罗在阎牟那河岸上看见了妙龄的贞信并为她的姿色所动，于是他就使这位少女落入自己的情网；他凭借自己苦修的法力，使这位少女生了一子之后又恢复了贞节。

她在阎牟那河中的小岛上生下这个儿子，所以这个孩子就叫做德外巴耶纳，意为"岛生"。他脸色漆黑，相貌可怕，因此人们又叫他克里什纳，意为"黑人"。但他长大之后，就成为一个伟大的仙人；他精通吠陀经典，又把吠陀编撰为四部圣典。因此，他又以广博仙人的名字蜚声世界，这个名字意为知识广博的"编撰者"，即编撰四部吠陀的人。

贞信向毗湿摩讲述了她这个儿子的有关情况，毗湿摩听了之后说："按照我们祖先的习惯，

就让你那个儿子把两位寡妇王后作为他的妻子，就由他来为我那位已故的弟弟传宗接代吧！”贞信想召见自己的儿子广博仙人，这个念头一产生，她的儿子广博立即出现在母亲的面前。他母亲对他讲述了自己的愿望之后，广博同意按照祖先的习俗去做：在无子的家长死后，他的弟弟应当把自己的嫂子当作自己的妻子，为家族延续后代。

贞信后预先把此事告诉了她的大媳妇安毕迦。夜里，广博仙人来到她的寝宫，上了她的卧床。但是广博的相貌十分可怕，看到他那漆黑的面孔，闪闪发光的眼睛，火红的头发和胡须，年轻的王后吓得闭上了眼睛。翌日，广博大仙见到母亲贞信时，母亲问他安毕迦是否会生过俊俏的王子。这位能预见未来的仙人回答道："她会生一个聪明而又力大无比的儿子。这个孩子将来又会有一百个英勇的儿子。可是，由于他母亲的过失——当时她闭上了眼睛，所以这个孩子生下来将是个瞎子。"

贞信听了儿子的叙述，大声说道："瞎子是不能成为王国的圣明之君的！啊，我的儿呀！你应当再献给俱卢家族一个王子，这个王子应当象已故的国王所希望的那样，继承王族的一切美德。"

次日夜里，广博仙人上了已故的奇武第二个

妻子安波利迦的卧床。看到他那丑陋的相貌，安波利迦十分恐慌，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吓得脸色苍白。因此，广博大仙预言："既然当她看见我的时候脸色苍白，那么她就会生一个面色苍白的儿子。"

当时贞信又去找她的大媳妇，嘱咐她再一次与仙人同床合欢，为俱卢王族延续后代。但是安毕迦一想到大仙的可怕相貌，就无法克制自己的胆怯，于是她就让自己的一个美丽宫女穿上自己的服装，去顶替自己。广博仙人对待这位美女十分热情，同她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一夜。大仙对她说："从现在起你就再不是奴婢了。你将来生的儿子将以聪慧和虔诚而闻名于世，他将成为一个知法的大师。"

广博大仙的预言全部应验了。安毕迦生了一个强壮的儿子，但正如大仙所预言的那样，他生下来就是个瞎子，他的名字叫持国。安波利迦所生的儿子面色苍白，所以人们都叫他般度，意思是"白色的"。而奴婢所生的儿子名叫维杜罗，意为"品德高尚者"，他精通所有科学，他是一位无与伦比、出类拔萃的圣典大师。

这三个孩子虽然都为广博仙人所生，但都被看作是奇武的合法儿子。在这三个孩子还没有长大之前，毗湿摩继续治理国家。在毗湿摩英明而

公正的统治下，国内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大地上，硕果累累，五谷丰登，霹雳之神因陀罗，慷慨地向大地播洒雨露甘霖；花园里，百花争妍；森林中，百鸟和鸣。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严守祖先的习俗。国内没有盗匪和重利盘剥者，市镇上工业发达，买卖兴隆，仿佛黄金时代又回到了人间。

当王子们长大成人之后，毗湿摩就把治理国家的权力交给了般度，因为老大持国是个瞎子。不久，毗湿摩听说，健陀罗国国王要为自己的美丽女儿甘陀利择婿，他就派人前去为持国说媒，而北国的这位君主考虑到俱卢家族的强盛和声誉，不顾安毕迦儿子的双目失明，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持国。甘陀利在自己的兄长沙恭尼王子的陪同下，来到了哈斯丁布尔。这位受到毗湿摩热情款待的健陀罗国的王子，把自己的妹妹连同大量嫁妆献给了持国，然后就回国去了。而这位贤慧的甘陀利，正如广博大仙所预言的那样，后来为持国生了一百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这时候，同俱卢家族近血缘的雅度家族，宣布为贡蒂公主举行选婿大典。青春妙龄的贡蒂从前在娘家接待过敝衣大仙，并且侍奉过他，因而这位仙人对她十分感激，就教给她一个秘密咒语。任何少女一旦念诵这个咒语，就可以唤来一位天神，使自己怀孕生子。贡蒂曾经用这个咒语

呼唤过太阳神苏利耶，因而她生过一个英俊的天神般的儿子。贡蒂生过儿子之后，苏利耶又使她重新变成了处女，然后就返回了天国。

可是贡蒂害怕亲人们的责备，当时就把自己所生的儿子放在一个竹篮里，然后又将竹篮放到河水中，让这个竹篮子顺流向下游漂去。在河的下游，一个车夫捞起这个竹篮子，抱走了孩子，并且把他抚养成人。长期来，周围的人都不知道迦尔纳（人们都这样称呼贡蒂的这个儿子）是太阳神和雅度族公主所生的儿子。

雅度家族宣布为贡蒂举行选婿大典以后，许多国王前来向她求婚，其中就有雄狮般强大的般度王，当时贡蒂就选中般度，做了他的妻子。然后般度王带着贡蒂返回了哈斯丁布尔。

就在这个时候，毗湿摩来到摩德罗人的王国。该国的君主有一个美貌非凡的玛德利公主。毗湿摩为这位公主送去大批彩礼，并且把她带回了哈斯丁布尔，让她和般度拜了天地，美丽的玛德利就做了般度的第二房妻子。

贡蒂生了三个儿子，老大叫坚战，老二叫怖军，老三叫阿周那。玛德利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叫偕天，一个叫无种。般度的这五个儿子，在少年时代就以高尚的品德和勇武的精神而闻名遐迩。兄弟五人个个都出落得如同天神一样英俊。

据说，般度并不是他们的生身父亲：从前，由于无意中的过失，般度王被一位仙人所诅咒，因而丧失了生育能力；坚战的父亲是正义之神达摩，怖军的父亲是风神伐由，阿周那的父亲是因陀罗，那一对孪生兄弟，是黎明之神双马童所生，而双马童又是消除灾祸和疾病的天神。

俱卢家族英雄们的少年时代

般度王在他的五个儿子出生不久后去世了，瞎子持国就做了国王。玛德利跳入焚烧丈夫尸体的葬火中，志愿追随丈夫，进入了阴曹地府。而贡蒂带着年幼的儿子们住在持国的宫廷里，持国和般度的孩子们开始生活在一起。年幼的王子们逐渐长大了，到了该教他们习武的时候了。于是国王就开始为他们寻找勇敢而又精通武艺的教师。虽然国内有许多英勇的武士，但是并没有找到一位称职的教师。

有一天，众王子在城门附近踢木球，一不小心把木球踢到一口水井里。这口井很深，他们无法把球从井里捞上来。当时一位陌生的武士走过

来，笑吟吟地对他们说：“婆罗多的后代呀！你们的武艺都跑到哪里去了？如果你们不能把球从井里弄上来，那么你们还算什么勇士？你们看，可以用武器把木球弄上来！”这个陌生人拿起一杆标枪就向井里投去，标枪正好扎在木球上。接着，他拿起第二杆标枪向井里投去。就这样，他把标枪不断地投向井里，一杆标枪扎到另一杆上，最后形成一个长长的竿子。这位精明的武士握住那根竿子，就把木球拉了上来，交给那些惊得目瞪口呆的少年王子。

王子们回到宫里，讲述了当天所发生的事。毗湿摩听了孩子们的讲述，断定他们一定是遇见了德罗纳——精通军事艺术的著名武功大师持力之子。于是他就把德罗纳请来，拜托他教授持国和般度的儿子们习练武艺。

按照远祖的名字，持国的儿子们被称为俱卢族众兄弟，而般度的儿子们被称为般度族五兄弟。从少年时代起，在俱卢族众兄弟和般度族五兄弟之间就产生了竞争和敌视。般度的第二个儿子怖军，是众王子中最强大的一个。他经常炫耀自己的力气，欺负自己的堂兄弟。而他的堂兄弟却不知道应当怎样来对付和逃避他的恶作剧——他不是抓住他们的脚在地上拖拉，就是使劲把他们按到水里；当他们爬到树上去摘果子时，怖军就

摇撼果树，于是他们就象熟透的果子一样，从树上纷纷坠落下来。俱卢族众兄弟中的老大叫难敌，他是与怖军同一天出生的。他特别讨厌怖军的这种恶作剧。

现在俱卢族众兄弟和般度五子开始跟着德罗纳学习武艺，他们十分勤奋刻苦，都想超过别人。德罗纳教他们乘战车，骑战象，跨战马和徒步格斗，教他们投掷标枪和飞镖，教他们学习重要的武艺——射箭。

一天，德罗纳想检验一下弟子们的学习成果，就吩咐仆人在一棵树上放置一个做得很逼真的老鹰靶子。他把众王子叫到跟前，让他们站在离那棵树较远的地方，说道："瞄准那只老鹰，听我的口令，用箭去射它的头。"当坚战把一支利箭搭在弓上的时候，德罗纳问他："你看到树上的那只老鹰没有？"

"我看到了。"坚战回答道。

过了一会，德罗纳又问他："你现在是否还看得见那棵树？是否还看得见你的众兄弟和我？"

坚战回答说："我看得见那棵树，也看得见您、众兄弟和老鹰。"

这位教师很不满意地说："放下弓吧，你射不中目标。"

德罗纳叫来难敌，当难敌瞄向那只老鹰时，

他向难敌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而难敌也同坚战一样回答了自己的老师："我看到了这一切。"德罗纳也吩咐他放下弓。然后，他同样考验了难敌的众兄弟、怖军和其他的弟子。大家都作了同样的回答，于是这位老师也责备了他们。

然后，阿周那举起弓，搭上箭，瞄准老鹰。过了一会儿，德罗纳问道："你看得见老鹰、那棵树、我和其他人吗？"

阿周那回答说："我只看见了老鹰，既看不见树，也看不见您和其他。"

又过了一会儿，德罗纳又问道："现在你看见了什么？"

阿周那回答说："我只看到了老鹰的头，看不到它的全身。"

当时老师很高兴，于是大声命令道："射吧！"

阿周那发射一箭，正好击中老鹰的头，于是那颗头立即滚落下来。德罗纳非常高兴，热烈拥抱了贡蒂的这个小儿子，并且号召他的其他弟子向阿周那学习。

阿周那成了德罗纳的得意门生。他在箭术方面超过了其他所有众兄弟，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兵器。但在使用铁杵作战方面，难敌和怖军特别出众，坚战是车战的佼佼者，玛德利的两个儿子在

击剑方面超过了其他的兄弟。德罗纳之子马勇也与众王子一起习练武功，他在许多其它武艺方面出类拔萃。

有一天，德罗纳在河里游泳，一条恶毒的鳄鱼咬住了他的一只脚。德罗纳呼唤河岸上的弟子们来相救；当时众兄弟还没有来得及行动，阿周那就立刻发射了五枝利箭，把水中的鳄鱼截成了几段。德罗纳对他大加赞扬，并且送给他一只神奇的飞镖，这只飞镖抛出之后自己会回到主人的手里。

一天，德罗纳对国王说："陛下，你的儿子们已经掌握了所学本领。就让他们来表演一下武艺吧。"

国王回答道："持力之子呀！你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业！请你选择场地，确定日期，命令他们进行比武吧。"

按照德罗纳的吩咐，王宫的仆人们选定了一处没有树木的平坦场地。在这块场地上，能工巧匠为国王及其大臣建造了镶有黄金和宝石的看台，围起了缀有珍珠的幔帐，在四周为富贵的市民架起了帐篷，为村民摆设了坐凳。在比武的那一天，赛台周围的看台上和帐篷里坐满了观众。持国王驾到了。陪同他一起来到比赛场的，有毗湿摩和德罗纳的内弟慈悯，慈悯也是一位精通各种武艺的大师。甘陀利和贡蒂身着盛装，在宫女们的簇拥下，登上了为她们专设的看台。满头

白发、银装素裹的德罗纳，立在比赛场的中央。

威武的勇士们按照德罗纳的指点出现在观众的面前。他们个个身穿盔甲，手持宝剑和标枪，肩挎弯弓，腰悬箭袋。第一个出场的是坚战。接着，他们依照年龄的长幼，一个接一个地表演了自己的武功。他们骑着快马在比赛场上奔驰，并在疾驰中准确地射中目标，然后跳下坐骑，比试舞剑，接着表演车战和象战。所有在场的观众，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他们那种机智、敏捷、顽强的战斗表演和高超的武艺。

射箭和击剑比赛之后，难敌和怖军手持铁杵出场，比试对打。他们犹如两头凶猛的雄狮，互相打斗着，打得难解难分。观众中一阵喧哗：一些观众为般度之子叫好，另一些人高喊着为俱卢族兄弟加油。两位勇士如此残酷无情地厮打着，引起了人们的极大不安，德罗纳命令他们停止格斗。

最后，德罗纳叫自己的最得意的门生阿周那出场。阿周那在骑马、驾车、射箭和投掷标枪等方面都超过和压倒了俱卢族众兄弟。人们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向这位少年勇士祝贺，而难敌和他的众兄弟，却怀着一种卑鄙的嫉妒和仇恨，怏怏不乐地立在那里。

比赛快要结束了，人们的激情逐渐平息下来。就在这时候，一个武士出现在比赛场上，并且重

新表演了阿周那表演过的所有动人的武功。

“他是谁呀？”人们互相询问着。难敌十分高兴，他热情地欢迎这位阿周那的对手，并且向他倾注了友谊之情。般度族五兄弟怒视着这位外来人。他们认出了这位少年，原来他是车夫的儿子迦尔纳。抑郁不乐的般度族五兄弟说道：“他怎么能与王子们相比呢？”说着他们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比赛场地。

这次比武之后，俱卢族众兄弟和般度族五兄弟之间的敌视更加剧了。难敌把迦尔纳拉到了自己一边；由于他的勇武，难敌把他当作国王看待，并且赐给他位于东部安迦地区的一块领域。难敌、迦尔纳和难敌的舅舅沙恭尼开始策划怎样消灭般度五子。难敌特别仇视怖军，因此，他千方百计企图弄死他。

有一次，怖军在河边睡着了。难敌用藤条把他捆住，然后把他推到河里。但是怖军掉到水里之后就醒了，他用自己那双强壮的臂膀挣断藤条，顺利地游到了河对岸。又有一次，难敌把几条毒蛇扔到了怖军的床上，尽管毒蛇咬了他几口，可是这位英雄仍然安然无恙。还有一次，持国的这个长子把毒药放在怖军的食物里，可是怖军竟然把毒药消化了，仿佛食物里根本没有放毒似的。为了除掉怖军及其兄弟，难敌决定采取更加狠毒的办法。

火 烧 紫 胶 宫

德罗纳组织的那次比武过后，在整个哈斯丁布尔城，人们到处谈论着般度族五兄弟的高超武艺。市民们毫不隐讳地彼此议论着："虽然老持国王英明知法，但他毕竟是个瞎子。他不能统帅军队作战。难怪他的弟弟般度在世时曾经代替他治理国家。应当让般度的长子坚战继承王位。坚战尽管年轻，但他明义知法，慷慨好施，又能体谅穷人。这位主持正义的王子做了国君，绝不会怠慢持国及其儿子们的。"

听到这些议论，难敌的心里充满了妒忌和仇恨，于是他就去见他的父亲。他对父亲说："噢，父王！我知道市民们都心怀不善。他们想让般度

的儿子继承王位。您的儿子们将要失去王国，寄人篱下。人民将蔑视我们。假如现在我们不把般度五子驱逐出去，那我们就无法摆脱这种不幸的命运。”

持国反驳儿子说：“我的胞弟般度王一向待我很好。我怎么能这样无情地对待他的儿子们呢？坚战忠厚善良，闻名遐迩，人民十分爱戴他。文武百官经常怀念他已故父王的恩典，因此对他十分尊敬。如果我们无缘无故地把他们驱逐出去，市民们又怎么能不忿懑呢？那样做，我们自己就会倒霉，我们不仅可能失去王国，而且还可能失去生命！”

难敌回答道：“这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权柄和国库毕竟操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可以用恩赐和体贴的方法把市民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用礼物和荣誉收买大臣。我们可以找到借口，把般度族五兄弟派往王国北部的多象城，等我们的政权巩固之后，再让他们返回哈斯丁布尔。”

老持国王出于对儿子的溺爱，竟然同意了这种无理的要求。于是，俱卢族众兄弟不惜滥用官位和俸禄，开始收买朝廷的大臣。在国王的授意下，被收买的大臣纷纷拥向般度族的宫门，并且百般夸耀美丽的多象城。他们说：“在那座城里，有许多富丽堂皇的殿堂楼阁。不久将在那里

举行湿婆神的祭典。”他们怂恿般度五子到多象城去参加庆典。

难敌偷偷地把自己的心腹仆人布罗旃叫来，对他说：“布罗旃，你听着！只要王权操在我的手里，你就会丰衣足食，受人尊敬。你是我最信赖的朋友。你要助我一臂之力。我现在叫你去办一件事，你务必严守秘密。你应当赶在般度五子之前到达多象城，在那里为他们建筑一座宫殿。你要用含胶脂多的树木、竹子和茅草建筑宫阙。般度五子住进那座宫殿以后，你选择一个漆黑的夜晚把它点着。不要让人们识破我们的计谋，要设法使他们相信，般度五子是在一次偶然的火灾中死去的。”布罗旃说了一声“遵命”，就在当天坐上飞快的马车，向多象城奔去。

般度族五兄弟没有产生任何怀疑，他们准备去多象城参加庆典。

动身的那一天，亲人和市民一直把他们送到城门外。般度五子就要出发了，大家都恋恋不舍。般度五子的叔叔——英明的维杜多，在分别的时候对坚战说：“为了摆脱灾难，知理懂法的人要理解明智的忠告，而且要相机行事。人要模仿豪猪的习性，才能免除火灾。你们要事事谨慎小心，而且要设法活下去。”坚战牢记维杜罗这些莫明其妙的忠告，并且在需要的时刻想起了他的这番

话语。

几天之后，五兄弟和自己的母亲贡蒂来到了多象城。多象城的人民极其隆重地欢迎他们的到来。般度族五兄弟拜访了婆罗门、名人志士和本市长官，向他们馈赠了珍贵的礼物，叙说了许多友好热情的话语。然后，布罗旃带领般度等来到了为他们准备的行宫。这位殷勤的布罗旃为客人们准备了最好的肴馔美酒，舒适的卧床、坐椅和豪华的摆设。

走进行宫，坚战仔细观看了这座宫殿，然后对怖军说："这里危险，怖军！这里的一切都是用木料和芦苇建造的，一切都用胶油浸泡过。现在我明白了维杜罗所说的话。难敌的这个卑鄙的仆人，秉承自己主子的旨意，企图烧死我们。"

怖军说："那么，我们就离开这里吧。"

但是坚战却不同意，他说："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还是应当住在这里。难敌掌握着王权、国库、军队，而我们却一无所有。我们应该蒙骗敌人，不让他的暗探发现我们的意图。今天，我们就要象豪猪一样挖掘地道，一旦这座行宫着火，我们就通过地道离开这座城市，到森林里去。"

五兄弟在娱乐玩耍中度过了时光，一晃他们在多象城已经居住一整年了。布罗旃看到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就认定般度等并没有产生怀疑。

于是，他就决定施展预定的阴谋。然而，坚战时刻都在警惕着。他意识到布罗旃准备下手了，就对他的弟弟们说："现在到了该逃走的时候了。"

就在般度族五兄弟决定逃走的那一天，贡蒂为婆罗门准备了一次酒宴。事情也真凑巧，在参加宴会的其他客人和云游四海的苦行者中，还有尼沙陀部落的一个妇女和她的五个成年儿子。这位女人和她的五个儿子吃饱了，喝醉了，于是就倒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睡着了。所有的客人都走了，可是他们仍然倒在那里，也没有人发现他们。

夜幕降临了，怖军以为在这座行宫里只剩下坏蛋布罗旃，于是就把行宫点着了。五兄弟和母亲都钻进了地道，离开正在燃烧的那座行宫，秘密地出了城。第二天拂晓，他们已经离开多象城很远了。

到了次日早晨，那座行宫已化为灰烬，塌落的碎石乱瓦堵塞了地道的入口。人们在灰烬中发现了被烧焦的布罗旃，一个年老的妇人和她那五个儿子的尸体。市民们都认为，般度族五兄弟和他们的母亲贡蒂已经被烧死。因此，他们都十分悲痛。他们立即派出信使火速前往哈斯丁布尔，向持国王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五兄弟的流浪和怖军的奇功

持国听到般度五子和贡蒂遇难的消息，无限悲痛。他派出一批婆罗门前往多象城，为死者举行葬礼。难敌也假惺惺地表示悲伤，但他心里却暗暗高兴。只有维杜罗估计到了实情。

当时，般度族五兄弟正在密林里向南方跋涉，他们又饥又渴，十分疲倦；强壮的怖军小心翼翼地背着疲倦的母亲。他们走了许多日子，睏了就在树下安歇，饿了就吃些草根和野果，渴了就饮些森林中的溪水和湖水。他们担心被难敌的暗探认出来，因此都身穿树皮衣，肩披羚羊皮，留着长长的须发，扮做云游四海的苦行者的模样。

一天夜里，他们来到一座偏僻的森林。由于

白天的奔波，他们都十分疲劳。当时他们坐在一棵大榕树下，再也走不动了。只有不知疲倦的怖军还可以坚持。

“你们在这里歇一会儿，”他对四兄弟和母亲说，“我去找找看，这附近可能会有水。”他向水鸟啼鸣的地方走去。不久，他就在森林中找到了一个小湖。怖军喝足了水，去洗了个澡，然后用自己的雨衣兜了一些水，就回到了大榕树下，可是他的母亲和兄弟都已经睡着了，为了保护他们，怖军就没有睡觉。

在这座森林里，住着一个可怕的吃人魔王罗刹，名叫希丁巴。他嗅到了人的气味，就对自己的妹妹希丁波说：“你去看一看，是谁闯进了我们的领地。我已经很久没有碰到猎物了。我真想吃一顿人肉啊！你去把闯入我们森林里的那几个人杀死，把他们的尸体弄到这里来，让我们兄妹俩美餐一顿！”

吃人魔王的妖妹立即去执行哥哥的命令，她来到般度他们所在的那棵大榕树下。希丁波看到身材魁梧而匀称的怖军，宛如娑罗树一样，他正警觉地站在熟睡的亲人身边。这位罗刹女心里顿时产生了爱慕之情。希丁波精通魔法，能随心所欲地变换自己的相貌。当时希丁波摇身一变，一位婀娜多姿、亭亭玉立的美女，出现在怖军的面

前。她对怖军说：“啊，英雄！你是谁？这几个男子都是什么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这位可敬的女人又是谁？你们从何处来到这里？难道你们不知道，在这座森林里住着一群凶恶的罗刹？强大而又可怕的罗刹希丁巴，就是我的哥哥，是他派我到这里来的。他叫我立即杀死你们，但是我的心被你俘虏了。噢，天神般的勇士！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希望别人做我的丈夫了。请你不要拒绝我的爱情。我要从我哥哥的魔掌中把你拯救出来。我可以在空中飞翔，我要带着你飞离这座野蛮的森林，到距离这里很远的一座高山上去，就让我们俩在那里共享伉俪之乐吧！”

可是怖军却对她反驳说：“我怎么能为了满足一个罗刹女的心愿而离开亲爱的母亲和兄弟呢！啊，美女！请你不要叫我去干那种做为一个武士、儿子和兄弟不应当干的事！”

当时希丁波对他说：“为了你，我心甘情愿援助你的兄弟和母亲。请你叫醒他们。我一定帮助他们逃出罗刹的魔爪。”

怖军回答道：“我不能为了一个罗刹女叫醒他们，因为他们奔波了一天，已经很累了。你不要以为我怕你的哥哥。假如你愿意，你可以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叫吃人的魔王来这里，我并不惧怕他！”

吃人魔王希丁巴看到自己的妹妹很久没有回来，他就气势汹汹地亲自赶来了。当他看见自己的妹妹正在和怖军谈话时，就知道他的妹妹没有听他的话。他当时就狂叫起来："我要吃人！谁敢违反我的意愿？希丁波，你竟然不惧怕我，你难道疯了吗？我看得出，你是爱上了这个小伙子，并且准备背叛我。可是我要把你和这几个人一块杀死！啊，你这个玷污罗刹族的贱骨头！"吃人魔王希丁巴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咬牙切齿地向他妹妹扑去，企图杀死她。

可是，怖军却把他拦住了，并且微笑着对他说："啊，罗刹！你这样吵吵嚷嚷干什么？这样你会吵醒我的母亲和兄弟的。这样袭击一个女人，你不觉得害羞吗？爱神迷住了她的心窍——这可不是她的过错。噢，吃人的恶魔！最好你来和我较量。我一定让你去见阎摩，叫老鹰和豺狼高兴，它们今天一定会撕碎你的尸首，饱餐一顿。我一定要把这座森林从你的魔掌中解放出来，让过往行人从这里无忧无虑地通过。"

这个罗刹被怖军的傲慢激怒了，他立即挥舞自己那只巨掌，向怖军袭击。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打到怖军的身上，就被对方捉住了手臂。怖军用力一揪，就把他揪倒在地。怖军顺势拖起这个大声咆哮的吃人魔王，离开了他的母亲和四个

兄弟酣睡之地，就象一头雄狮拖着一只被捕的小鹿一样。罗刹挣扎着站立起来，用双手抱住怖军。于是，他们两人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在森林中搏斗着。他们撞倒了高大的树木，踏平了许多灌木丛。

般度族四兄弟和贡蒂被树木倒落的巨大声响惊醒了，他们看见身边站着美女希丁波，而在远处，怖军正在和一个相貌可怕的庞大的罗刹厮打。这两个勇士掀起了滚滚尘埃，他们俩宛如烟雾笼罩着的山崖。般度族四兄弟还没有来得及去援助自己的亲人，怖军就把精疲力尽的敌人从地上揪起来，高高举过头，然后用力向地上摔去。这个吃人的魔王发出一声可怕的惨叫，这叫声在森林中久久回荡，怖军又用双手抓起他，把他一折两断，凶恶的希丁巴立即断了气。

怖军结果了吃人魔王的性命，又对四位兄弟说："罗刹都是爱记仇的，我们留着这个恶魔的妹妹是不明智的。她也是一个妖魔，将来会为她死去的哥哥报仇的。"

但是坚战却不赞成怖军的意见，他说："怖军，你太冲动了，还没有冷静下来，所以才不加考虑地说出了这种话。一个武士是不应当杀害女人的。她怎么会伤害我们呢？"

希丁波这时跪在贡蒂的面前，对她哀求道："您知道，爱神会使女人陷入情网的！我与亲人

断绝了关系，来选择您的儿子做我的夫君。请允许我与他结合吧！我将终身陪伴他，一切都按照他的意愿去做。在你们漫游丛林的时候，我对你们是有用的。不过，现在请您让他和我住在一起吧。”

贡蒂答应了希丁波的要求，于是希丁波就带着怖军飞往遥远的山巅，在那个只有鸟兽唱和的无人之地，他们夫妻俩度过了美好的蜜月，享受着爱情之乐。后来，怖军回到了母亲和兄弟们的身边。而希丁波为怖军生了一个巨人般的儿子。他一半象人，一半象罗刹。他有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一张大大的嘴巴，两个尖尖的耳朵；他具有很大的气力，但他全身没有毛发，所以就给他取名叫瓶首，意思是“象瓶子一样光滑”。他比凡人生的孩子长得快。他长大之后，就成了一个强大而勇敢的武士。他永远忠于自己的父亲和叔伯们，成了般度族五兄弟所钟爱的人。

怖军回来以后，般度五子继续在丛林中漫游。由于当心难敌的密探，他们长期来一直避开村镇。但是最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名叫独轮城的小镇。他们扮成云游四海的苦行者，就在这座小镇边缘上的一个穷困的婆罗门的茅屋里住了下来。

过了没多久，有一天五兄弟出去沿街乞讨。留在家里的贡蒂，听到隔壁有人在哭泣，她就走了进去，想见见户主婆罗门。她当时看到婆罗门的

妻子和孩子们正在啼哭，全家都沉浸在恐惧和悲痛之中。老婆罗门向贡蒂讲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在许多年以前，一个名叫钵迦的可怕的罗刹来到了我们这座城镇，并在近郊住了下来。他保护着这座城镇，免遭外敌的侵扰。但是他要求每天必须送给他一车大米，两头水牛和一个活人，作为贡品。我们城镇的居民一个又一个地落入吃人魔王之口，可是我们又无法摆脱这个恶魔。明天就该轮到我了。"

善良的贡蒂对这位婆罗门和他的家里人说道："请你们不要悲伤，也不要绝望。我们既然借住你的家里，就不会对你们的灾难置之不理。"晚上，般度五子乞讨回来了，贡蒂就把这一家所面临的不幸告诉了儿子们。贡蒂说："明天就让怖军去代替那个婆罗门吧，让怖军把这座城镇从吃人魔王的手中解救出来。我看到他与希丁巴搏斗时十分英勇。我相信，他一定会战胜任何罗刹的。"她的儿子们都表示同意。

次日黎明，怖军带着贡品，出了城门，来到罗刹栖息的森林里。他用宏亮的声音呼叫罗刹，大地立刻震动起来，巨大的怪物撞断树木，从树林里窜了出来。他看到怖军正在吃着带来的食物，便怒吼着向贡蒂之子扑过去。在吃人魔王的首次打击下，这位少年勇士岿然不动。残暴的钵迦从

地上拔起一棵大树，向怖军掷去。而怖军却笑着用左手接住大树，把它反投过去。就这样，他们拔倒树木，踏平了四周的灌木丛，一对一地对打起来。最后，钵迦又冲向怖军，伸出一双巨手紧紧把他抱住，而怖军也搂住钵迦，用尽全身的力气把他压倒在地。他们的厮打没有继续多久，吃人的恶魔很快就耗尽了力气，气喘吁吁了。英雄怖军这时却用他那两只强有力的大手把他紧紧抓住，拚命向地上摔去。然后，他用膝盖顶住钵迦的后背，一只手握住他的脖颈，另一只手抓住他的围裤纽带，一下子就折断了他的脊梁，就象以前对待希丁巴一样。钵迦口吐鲜血，倒在胜利者的脚下，立即咽了气。

勇士背起吃人魔怪的尸体，来到城门下，把尸体扔在地上，就悄悄地离去了。早晨，人们在城墙下发现一具宛如山丘般的血肉模糊的巨大尸体，都感到十分惊奇，纷纷猜测谁是他们的救命恩人。然而，那位老婆罗门却一直保持沉默，因为般度族五兄弟请求他不要泄露他们的秘密。

钵迦死亡的消息，传遍所有的郊区。欢天喜地的村民们纷纷涌进独轮城，和城镇居民一起欢庆这一令人欣慰的传奇式的胜利。而般度等人则继续居住在老婆罗门那座简陋的茅屋里，不为人们所知。

黑公主的选婿大典

般遮罗国的木柱王，准备为自己女儿选召驸马。国王的这位公主由于皮肤黝黑，人们都叫她黑公主。黑公主选驸马的消息也传到了独轮城。人们到处谈论着般遮罗国这位妙龄公主的非凡姿色。她那双眼睛宛如莲花瓣，头发乌黑发亮，优美的身段柔软而苗条，在她降生的那天，有一种声音曾经预言：这位美女将成为许多高尚的刹帝利死亡的根源。

木柱王宣布为自己的女儿举行选婿大典，同时向那些希望被选中的人们提出了一个条件：只有用国王那张巨大的雕弓射中目标的人，才有权参加竞选。

从般遮罗国传来的这个消息，打破了般度五子的平静。他们心似潮涌，日夜思念着黑公主。他们热切希望参加竞选。贡蒂看到这种情景，十分可怜自己的儿子们。于是就对他们说："孩子们，我们在这里住得太久了。整天老是看着这周围的树林、山川，已经感到腻烦了。我们是不是应当到般遮罗王国去转一转呀？在木柱王的都城，将要欢庆伟大的节日，而且一定会有十分动人的场面。"

兴高采烈的五兄弟，很快作好了出发的准备。他们告别了老婆罗门，同母亲一起离开了独轮城。几天之后，他们就远远地望见了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廓和要塞——这就是木柱王治理下的南般遮罗人的都城金毗离。

般度五子扮作云游四海的苦行者，来到了这座都城，并在城门附近的一户陶器匠家里住了下来。

这时候各国著名的君主和英雄都带着随从和军队，来到了金毗离城。其中有难敌及其众兄弟，和他们一同来的还有迦尔纳；有不可战胜的摩德罗国的沙利耶王及其儿子们；有雅度部落的首领大力罗摩和黑天，就是贡蒂的哥哥富天的儿子们；有犍陀罗国的王子——沙恭尼，还有摩差国的君主毗罗吒；桑维拉国的君主胜车王，英雄

马勇和善战以及许多其他英雄。在郊外高墙和深沟环绕的一个场地上，前来求婚的人将要举行比赛；在比赛场的周围筑起了宏伟壮观的看台，上面镶嵌着宝石和装饰着花朵，那里坐满了前来求婚的各国国王和王子。

在般遮罗国的都城，选婿大典已经持续了十五天，木柱王盛情款待前来参加选婿大典的刹帝利和婆罗门，并且向他们馈赠了大量的礼物。到了第十六日，宣布正式比赛开始。这一天，美丽的黑公主身着富丽华贵的盛装，来到比赛场地。众国王看到她如此美貌，都不由自主地站立起来凝望着她。

黑公主的哥哥——般遮罗国的太子猛光，来到了比赛场地。他向大家宣布说："啊，土地的主宰者！请你们注意！这里有一张弓和一些箭镞，箭靶就设在那里；谁能准确地连续五箭射中箭靶上的小圈，他就可以娶我的妹妹做妻子。"

众国王和勇士，一个接一个地出场了。但是没有人能拉动木柱王的这张巨弓。许多人只是拉弯了一点，就被弹到一边，摔倒了；有的人撕破了衣服，打碎了手镯，退出了比赛场地。因为失败而感到懊丧的众国王，失去了被选中的希望，纷纷离去。

现在，强大的迦尔纳出现在比赛场上，他拿

起巨弓第一个把它拉开了。就在瞄准箭靶准备射击的时候，黑公主急忙挥舞着准备送给优胜者的花环，高声说道："我绝不选车夫的儿子作驸马！"迦尔纳望着太阳，苦笑了一下，沮丧地放下巨弓，怏怏不乐地离开了比赛场。

这时候，阿周那从普通的坐席上站了起来，向比赛场的中心走去。当时在国王的坐席上没有去碰运气的国王已寥寥无几。

当阿周那向放置巨弓的地方走去的时候，前来观看比赛的婆罗门纷纷议论起来。他们说："既然强大的国王们都拉不开这张弓，难道这位少年苦行者就能拉开吗？他只会玷污我们婆罗门的种姓。"他们喊叫着，要求这个胆大妄为的人赶快回去。这时阿周那操起巨弓，刹那间拉动了弓弦，连发五箭；箭箭射中了箭靶，穿透了靶子的圆环。

观众们都十分惊讶，他们从坐位上站起来，高声欢呼，热烈鼓掌，向这位胜利者表示祝贺。歌手、乐师和说书人开始颂扬这位不知名的英雄，整个比赛场上欢声雷动，歌声不绝。而那位美丽的黑公主，银装素裹，头饰鲜花，满面春风地走到那位气宇轩昂的阿周那面前，给他戴上了花环。

众国王看到木柱王准备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

这位不知名的苦行者，都十分愤慨。于是就大喊大叫地威胁国王。只有雅度族的圣明君主黑天，悄悄地对自己的哥哥大力罗摩说："这位少年英雄和同他一起来的四位少年，既不是云游四海的苦行者，也不是婆罗门，只有阿周那才能拉动木柱王的那张巨弓；而在众国王喊叫时站了起来并准备去援助自己弟弟的那位强者，毫无疑问一定是怖军。那位肤色黎黑，气宇轩昂，举止稳重，沉着冷静的少年，一定是他们的兄长坚战；而跟在他后面的那对孪生兄弟——就是偕天和无种。这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被大火烧死，我们的姑母贡蒂还活着。"大力罗摩回答道："你说得很对，黑天！感谢天神的保佑，我们的亲戚没有死在多象城！"

这时候，一些国王逼近了般遮国国君，并且以武力威胁他。"卑鄙的木柱王难道真要把公主许配给那个穷要饭的婆罗门？这简直是对我们大家的侮辱！"他们大声地嚷道。阿周那和怖军奋起保卫木柱王。怖军挥舞棍棒，打退了进攻者。当时迦尔纳和沙利耶从国王们的稀疏行列中跳了出来，他们与般度族两兄弟展开了一场厮打。

迦尔纳与阿周那拼搏着，他向对手发射了许多利箭，可是阿周那都把它们挡了回去。阿周那自己也向对手准确地射击了许多枝利箭，而迦尔纳也把他们一一挡了回去。于是迦尔纳就对阿周那

说道："噢，婆罗门！你的武艺真不错！你竟然能经得住我的打击，你是什么人？难道你是下凡的天神？你要不是战胜刹帝利的持斧罗摩，那么，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种姓中还有哪一位武士可以和我相媲美。"阿周那回答说："噢，迦尔纳！我不是天神，也不是伟大的持斧罗摩！可是在这场战斗中你却无法战胜我。退却吧，英雄！我今天有充分的理由取得胜利！"于是迦尔纳就停止了战斗。

而怖军这时候抓住沙利耶的腰带，把他高高举起，用力把他向地上摔去。沙利耶已经不能再拼杀，承认自己被打败了。阿周那的对手们吃了败仗，都一一退却了。没有参加搏斗的黑天，劝说众国王与木柱王和解。他说："把公主许配给这位年轻的婆罗门是公正的。"于是众国王都屈服了，他们郁郁不乐地离开般遮罗国，各自返回了自己的领地。

般度五子离开比赛场，就向陶器匠的家里走去，美丽的黑公主跟在他们的后面。贡蒂当时正在陶器匠的家里等待着自己的儿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在这一天参加了选婿大典。当五兄弟快到茅舍的时候，他们想告诉自己的母亲他们回来了，于是就大声说道："我们带着恩赐回来了！"般度族五兄弟扮作到处流浪的苦行者，每天沿街收集施舍。贡蒂以为他们所说的恩赐是指的施舍，

还没有看到他们进来，她就回答说：“那就让它归你们大家吧！”后来，她看见黑公主后，十分不安地大声说道：“哎，多么不幸啊！我说了些什么呀！”可是阿周那却说：“你说得好，妈妈！你的话是不能违背的。我们的家族有过这样一种古老的习俗。根据这个习俗，就让般遮罗国的公主嫁给你的五个儿子吧！首先是坚战，然后按照年龄嫁给我们四兄弟。”

大家坐下来，正在思考着阿周那所说的话语，这时候没有料到的客人来到了陶器匠的家里。他们就是黑天和他的哥哥大力罗摩。他们从比赛场一直悄悄地跟在五兄弟的后面，最后找到了他们这座简陋的房屋。黑天向坚战躬身施礼，并且作了自我介绍，大力罗摩也照此做了。然后他们俩祝贺坚战五兄弟的胜利，并且跪在姑母的脚下施礼。雅度族的首领认出了般度族五兄弟，般度五子感到十分惊异，可是黑天却微笑着说：“纸是包不住火的。它迟早会显露出来的。除了般度王的儿子们，谁能有如此强大的威力和勇气呢？我祝贺你们万事如意，我祝愿你们的威力不断增长，就象山洞中燃烧的烈火，越烧越旺！不能让各国的国王知道你们的地址，我们绝不告诉任何人。但是请你们记住，我们对你们的友谊和援助，是永远可以信赖的。”说完这一席话，黑天告别了般度

等人，在自己那位强大忠诚的兄长陪同下，匆匆离去。

次日，木柱王邀请驸马及其亲人前来参加女儿的婚礼。他想知道，这几位战胜众国王的勇士究竟是些什么人。于是他就吩咐手下人在宴席的周围摆上各种东西：水果、毛皮、农具、各种商品和镶有金银宝石的武器——盔甲、弓箭、长矛、钺斧和双锋剑。

在约定的时刻，木柱王看见身披羚羊皮的五位英雄迈着雄狮般的矫健步伐，走了过来。他的女儿黑公主也跟在他们后面。国王看到他们潇洒地走进王宫，毫不拘束地坐在华美的座椅上，心里十分高兴。宴会结束后，五兄弟开始巡视王宫，他们径直走向放置盔甲的地方，满心欢喜地观看着这些盔甲。这时候国王才确信，站在他面前的是五位著名的武士。

木柱王走到他们跟前，问道："噢，五位英雄！请你们把真实情况讲给我听，你们是什么人？是什么出身？如何称呼你们？"

坚战回答说："噢，国王陛下！请你不必担心！我们出身于著名的刹帝利世家，俱卢王是我们的先祖，般度王是我们的家父。"国王十分惊奇：因为他听人们说过，般度五子及其母亲已被烧死在多象城的紫胶宫里。当日坚战向国王讲述

了他们那不平凡的经历：怎样逃出了难敌的阴谋暗算，如何扮作婆罗门隐姓埋名地四处漫游，听说黑公主要举行选婿大典，又怎样来到般遮罗国。

般遮罗国的国君，攀上了般度族这门亲戚，心里感到十分高兴。他说："那就在今天举行婚礼吧，就让我的女儿成为英勇的阿周那夫人吧。"可是坚战却对他说："今天我也应当结婚。"

木柱王问道："那么，你们当中哪一位英雄与我的女儿结婚呢？"

坚战回答说："按照我们家族古老的习俗，黑公主将成为我们五兄弟的共同妻子。就让她根据我们的年龄分别和我们五兄弟结婚吧。这就是我们的约定，我们决不能违背它。"

"噢，俱卢的子孙！"惊讶不已的国王高声说道，"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法典规定：一个男人可以有几个妻子，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女人可以有众多的丈夫。"

黑公主的兄长猛光王子也说："我也不能同意这种反常的婚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典。"

正当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广博大仙走进了王宫，于是众人就请这位大仙来帮助他们驱

散疑云。广博大仙证实说，古代是有过这种习俗的，如今已被人们忘记。他还说，早在黑公主的前世就曾经有过预言：她将成为五兄弟的共同妻子。

在这位大仙的祝福下，黑公主举行了五次婚礼。就这样，般遮罗国的公主成了般度族五兄弟的共同妻子。

般遮罗国的君主为自己的女儿和般度族五位英雄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婚礼庆典。雅度族的首领黑天也送来了厚礼，并且同般度族五兄弟结成联盟和建立了永恒的友谊。木柱王就让五位兄弟住在自己的王宫里，并且准备帮助他们返回自己的王国。

创建天帝城

难敌听说般度族五兄弟还活着，而且与强大的般遮罗国国王结成了亲戚，他心里充满了仇恨和恐惧。他暗自埋怨那个倒霉的布罗旃，于是就去谒见他的父亲，要求立即召开秘密宫廷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持国王的所有儿子，还有毗湿摩，德罗纳，马勇，慈悯、沙恭尼，迦尔纳和英明的维杜罗。难敌宣布：般度族五兄弟还活着，并且要求继承王国的一半土地。“但是他们是不会满足半个王国的，”持国的长子继续说，“如果我们不及时制服他们，最后他们必然会吞并我们。因此我们应当想个办法，不让他们强盛起来。”

难敌建议用诡秘阴险的方法削弱或消灭般度五子。他说："我们派出一些善于施展阴谋诡计的婆罗们，让他们在贡蒂的儿子和玛德利的儿子之间制造不和。或者用厚礼去收买木柱王及其儿子和大臣，让他们疏远般度族五兄弟，拒绝援助他们。或者我们派出几个心腹，让他们秘密地杀死怖军；他是五兄弟中最强大的一个，如果没有怖军那个狼崽子在后面掩护阿周那，那么阿周那在战斗中就不可能获胜。或者派我们的人，去离间木柱王的女儿和她的五个丈夫；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毕竟她有五个丈夫。让我们的人去撩拨她的醋意，或者煽动五兄弟为她争风斗气。"

迦尔纳反驳难敌说："你已经试图用密谋手段消灭般度族五兄弟，可是并没有成功。你提出的这些方法不是英雄好汉应该做的。最好是趁他们力量不足的时候，在公开交战中打败并消灭他们。"

但是毗湿摩、德罗纳和维杜罗，既不同意难敌的主张，也不赞成迦尔纳的意见。他们对老持国王说："般度族五兄弟有权继承一半国土，请你把一半国土分给他们，那样他们就会成为你的朋友和同盟者。只有这样做，你才能洗刷掉焚烧紫胶宫的耻辱，因为在人民中间已经议论纷纷，都说火烧紫胶宫是秉承你的旨意。"虽然难敌、

迦尔纳和沙恭尼极力反对这个建议，老国王还是采纳了几位长者的意见。因为他考虑到，如果不能用其他方法消灭般度五子，那么就要和强大的般度族和般遮罗族开战，那样做是十分危险的。于是他就指派维杜罗作为使者，去请般度五子回来，治理属于他们的那半个王国。

就这样，般度族五兄弟辞别了般遮罗国君主，同贡蒂和黑公主一起回到了哈斯丁布尔，持国王派了德罗纳和慈悯去迎接他们。当他们在德罗纳和慈悯的陪同下，进入王宫的时候，人民都站在大街上兴高彩烈地欢迎他们。般度族五兄弟来到王宫之后，老持国王对他们说："噢，英雄们！我分一半国土给你们。为了不再引起纷争，请你们到分给你们的那一部分国土上去，建设你们的都城。"

于是般度五子就动身前往老持国王划给他们的那个地域。这个地方位于哈斯丁布尔的西部，叫做甘味林。他们就在阎牟那河岸上的丛林中，开始建设一座崭新的城市。他们砍伐树木，挖掘沟渠，建筑城墙和塔楼。然后铺设笔直而平坦的街道，在街道两边建起了雄伟壮丽的宫殿和市民住宅。这座城市被命名为天帝城。工匠、商人、武士、歌手、乐师和婆罗门开始涌进这个城市。这座新城以美丽和富有而闻名遐迩。

弗里湿尼族的英明首领黑天，经常来天帝城做客。他和勇敢的阿周那特别要好。有一天，阿周那来到黑天的管辖地，这个城市位于海滨，在那里雅度人将要欢度自己的节日。黑天十分隆重地接待了阿周那。过了几天，他们俩来到离城不远的赖瓦达山，在那里，人们正在欢度佳节，鼓乐齐鸣，歌手、舞蹈家、说书人和滑稽伶工吸引了聚集在那里的许多人。雅度族的主人们，向在那里主持礼仪的婆罗门馈赠了大量礼物，丰盛的宴会持续了一整天。参加这次欢宴的有：大力罗摩及其夫人列瓦娅，弗里湿尼族的国王，雅度族的首领，大力罗摩和黑天的堂祖父猛军及其一千个后妃，还有许多其他国王及其后妃，众多的王子和公主也参加了宴会。

就在这个豪华喧腾的宴会上，阿周那看到了一个美貌非凡的少女。爱神之箭当时就射中了他的心。黑天发现阿周那一直望着这位少女，于是就笑着说："噢，英雄！我看你的心里激荡着爱情之波。那一位少女是我的妹妹妙贤。如果你看中了她，我可以为你做媒。"

阿周那回答说："这位女郎简直使我倾倒。黑天，请你告诉我，我应该怎样做才能使她成为我的夫人？"富天之子略加思索后说道："你可以等待她举行选婿大典，就象一般刹帝利所做的

那样，但是这种办法并不可靠。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在她的心目中是否有你，也不晓得她是否会选你为婿。也许她的心已被别人占据。作为一个刹帝利，也可以采取另一方法，那就是抢走这个少女。我劝你趁她现在还没有选定自己的夫婿之机，把她抢走。”

阿周那采取了黑天的建议。翌日，美丽的妙贤在婆罗门的陪同下前往赖瓦达山去祭典山神。般度王的这个儿子驾起快速马车，秘密地跟在妙贤公主的后面，他对仆人说去打猎。就在这位少女结束祭典，正要动身回城的时候，阿周那一把抓住她，把她安顿在自己的车里，然后驾车向着东方的天帝城飞驰而去。

陪伴妙贤的婆罗门，急忙跑回多门城，气喘吁吁地闯入议事厅，报告了这件事情，议长当时擂响了战鼓，召集弗里湿尼人准备战斗。武士们从四面八方涌来，顿时响起了一遍喧嚣声。威武的大力罗摩已经喝醉，这时他怒发冲冠，扬言要向那个侮辱了雅度族的阿周那报复。他吩咐仆人立即为他备好战车。可是黑天却劝阻了暴怒的哥哥。他说：“般度王之子的行为并不是对我们的污辱。古老的法典允许刹帝利抢走未婚妻。阿周那不愿意污辱我们骄傲的弗里湿尼部族，他不愿意象贪婪的商人们那样，用重金购买妙贤公

主。而且他认为选婿大典也不是一种稳妥的办法。既然他爱上了我们的妹妹，并且决心要她做自己的妻子，他就不能不按照古代武士的习俗行事——抢走我们的御妹妙贤公主。阿周那出身于显赫的俱卢家族，妹妹跟他结婚不会降低我们家族的地位。况且他和妙贤又是天生的一对。”黑天的这番话语使自己的哥哥和弗里湿尼族的武士都消了气，他还建议派出使者去邀请阿周那，请他回到多门城来。

弗里湿尼人接受了黑天的忠告。阿周那带着妙贤，又回到了多门城。在那里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阿周那同弗里湿尼人又言归于好。尔后，满载着礼物和祝愿，离开了那座海滨城市，带着妙贤回到了天帝城；黑天为护送他们，也一同来到般度族的京都，并且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

黑公主责备阿周那不该再娶，然而妙贤公主却以自己的温柔赢得了黑公主的好感；她恭顺地承认黑公主的主妇地位，想方设法地讨她欢心，恭敬地侍候她。黑公主终于和阿周那和解了。

后来妙贤为阿周那生了一子，名叫激昂。激昂从童年时代起就以自己的智慧和武勇而超群出众，因而成为父亲和叔伯们最喜爱的孩子。黑公主也为自己的每个丈夫都生了一个儿子，一共生了五个儿子。就这样，贡蒂、黑公主和妙贤和睦

地住在天帝城的王宫里。俱卢族和般度族的老祖母——老王后贞信早就离开了王宫。她住在净修林里修苦行，想以此度过自己的余生。

自从妙贤与阿周那成亲后，阿周那和黑天的友情与日俱增。他们俩住在坚战的王宫里，度着幸福的时光。有一天，两位英雄在郊外阎牟那河岸上的密林深处散步，遇见了一位陌生的婆罗门。他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红须赤发，身穿黑服。这种非凡的相貌使人肃然起敬。他走到阿周那和黑天跟前，对他们说："噢，高贵的国王！请你们供给我这个穷困潦倒的婆罗门一些食物吧！我知道你们慷慨好施。可是你们要知道，我是个食欲极大的人，供我吃饱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两位勇士说："虔诚的婆罗门！你需要什么，请告诉我们。刹帝利的义务不允许我们拒绝穷苦人的请求。"

这位陌生的人于是说道："噢！两位英雄！你们要知道，我是不吃一般食物的，我是火神阿耆尼。适合做我食物的就是般度族都城周围的这片甘味林。我本来早就想把它吃掉，但是雷神因陀罗一直妨碍着我；在这座密林里住着他的朋友达克沙迦蛇王，他保护着这座丛林。天神之主因陀罗每次都用自己的暴雨熄灭我发起的大火。啊，

伟大的弓箭手！只有你们俩才能用自己的弓箭击退因陀罗的雷雨。”

两位勇士答道：“我们同意帮助你，不过一般的武器是不管用的。”阿耆尼当时唤来对他垂青的水神伐楼拿。水神根据他的请求，送给两位英雄几件神奇的武器：送给阿周那一张甘狄拨神弓，两个取之不尽的箭袋，还有一辆由白马驾驶并插着绣有猴像旌旗的华贵的战车；送给黑天一个百发百中的铁饼和一个无法招架的大杵。两位英雄携带着这几件兵器，跟着火神走了。

那位火神脱去了凡人的躯壳，立刻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烈火，从四面八方包围了甘味林。黑色的烟云笼罩着整个森林，到处是一遍野兽的哀嗥和林木的折断声，栖息在那里的野兽，成群结队地逃出火海，奔向外面的开阔地。但是阿周那和黑天却根据阿耆尼的要求，不断用弓箭射杀它们，不让任何一只鸟兽活着逃出森林。

当时因陀罗前来保护森林中的生灵，他急忙派出雷雨云、前往森林上空洒播骤雨。但是阿周那射击的密如暴雨般的利箭，挡住了因陀罗的布雨之路。因此在燃烧着的森林上空连一滴雨都没有降落。就这样，阿耆尼把甘味林烧成了灰烬，森林中的所有鸟兽和蛇蟒，水泽中的鱼鳖，统统被烧死。只有因陀罗的朋友达克沙迦蛇王还活

着，因为那天他不在甘味林里。然而，他不得不另外为自己寻找栖身之地，为此他对阿周那及其整个家族十分怀恨。

住在甘味林里的恶魔摩耶，也从树林中死里逃生，他是阿修罗的著名建筑师，建设过许多神奇的城市和要塞。当森林快烧烬的时候，阿周那看见他从火海里逃出来，阿耆尼乘坐着风神驾御的战车在后边紧紧追赶；惊惶失措的摩耶触发了般度之子的仁爱之心。阿周那向他伸出了庇护之手；由于这位英雄替他说情，阿耆尼就饶恕了他。

在阿周那和黑天返回天帝城不久，感恩知报的恶魔摩耶也赶到了那里。他来到般度族五兄弟的面前，对他们说："请你们吩咐吧！我要为你们建造一座人间从来没有过的宫殿，它将犹如天神之主因陀罗的天宫一样宏伟壮丽。为此我要前往北方，攀登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巅。在那里有一个天池，在天池的岸边，一群檀那婆[1]曾经举行过杀牲祭祀。从前，我在那里收藏了大量的名贵宝石。我要用它们建造宫墙，我要让未来的宫殿如同太阳一样灼灼闪光。在天池的水下藏有一根魔怪们使用过的大杵，它的威力相当于十万根普通将士使用的大杵。我要把它取来，送给怖军。那里

[1] 檀那婆——一种魔怪，体形高大而俊美。

还有一个罕见的螺号，从前是属于水神伐楼拿的，我要把它带给阿周那。这螺号一响，敌人就会吓得发抖。就让坚战来治理我所建造的这座宫殿吧！”

征得般度五子的同意，摩耶开始履行自己的诺言。他从喜马拉雅山运来了他所提到的宝石，在天帝城建起了一座五千肘[1]长的宫殿。这座宫殿以黄金做柱，以宝石砌墙，并且设有许多塔楼和拱门；塔楼上，雕像林立；拱门上，彩绘绚丽；宫室内，和风习习，凉爽宜人。这座宏伟的宫殿由八千个骁勇的罗刹守卫着。他们个个身材魁梧，力大无比，眼红如血，耳尖似箭。这些罗刹就象鸟儿一样，可以自由地升空飞翔。在宫院内，这位建筑大师用大理石建造了一座美丽的池塘；在池塘的水面上，千姿百态的荷花及其他金枝玉叶般的花卉在轻轻浮动；在清澈见底的池水中，金鱼和龟鳖在戏游；在池塘的四周，稀有罕见的珍禽在漫步，它们那艳丽的羽毛闪光夺目。沿着宫墙还修着许多美丽的水池，水池四周环绕着无数绿荫如盖的高大树木。

坚战迁居新宫之后，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参加这次宴会的有许多国家的国王，著名的武士，婆罗门、歌手、乐师、滑稽伶工和说书艺人。大

① 肘——古代印度的长度单位，从臂肘到中指尖为一肘，大约等于半米。

家吃着美味佳肴，喝着玉液琼浆，欣赏着歌舞和音乐；他们颂扬慷慨布施的坚战王和技艺高超的建筑大师摩耶。

般度人在这座金碧辉煌的宫廷里过着豪华幸福的生活，到处受到人们的尊敬。可是，有一天，阿周那对他的长兄说："国王陛下，现在我们有了一切，有王宫，有都城，有臣民，还有神仙送给我们的神奇的武器。但是我们的土地和财宝都不够多。请允许我们带领军队去讨伐四方。我们要征服周围各国，让他们向你进贡。坚战批准了他的请求，四兄弟开始出征：阿周那向北，怖军向东，偕天向南，无种向西。他们打败了邻国的君主，迫使他们向坚战称臣。然后，他们满载着大批战利品回到了天帝城。般度族的宝库里充满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即使用上一百年，也消耗不完。

在坚战统治的土地上，到处呈现着一派和平安乐的景象：五谷丰登，买卖兴旺，强盗和骗子绝迹了；人民富裕，无重税负担。在被征服的各民族之间也听不到怨恨之声。般度族五兄弟当时认为，举行伟大王祭的时候到了。这种伟大的王祭将向全世界宣布，坚战王在众国君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诛杀妖连和童护

坚战派出使者去邀请黑天。不久黑天就来到了天帝城。般度五子的长兄对黑天说："噢，最英明的朋友，你是无所不知的！不得到你的忠告，我是不敢贸然行事的。我的兄弟和群臣都认为，我应该举行伟大的王祭。可是你知道，只有拥有无限权力的国君，才有权力这样做。黑天呀！请你为我解除疑难，现在我是否应当举行王祭？我要按照你的意见行事。"

黑天回答道："坚战呵！毫无疑问，你被封为伟大的国王是当之无愧的！不过，你现在还有一个强大的对手，他就是摩竭陀国的国王妖连，他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他的女儿就是坏蛋

刚沙的遗孀，刚沙是被我杀死的。在他女儿的教唆下，他多次率兵逼近雅度族的古都摩竭陀城，这使我非常头痛。因此我的部落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故土，迁移到海滨地带。妖连骄横跋扈，他给周围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侵占了别国的大片领土，打败并俘虏了许多国王，把他们关在京都的监牢里。在被俘虏的人们中，就有我们的亲戚。噢，般度之子！其他的国君不是降服，就是与他结成了联盟。他让自己的统帅——高傲的童护做了车底国的君主。坚战呐！在没有征服妖连之前，你不能举行王祭。可是要战胜他又是很不容易的。湿婆亲自庇护他，在他降生的时候就赐给他不受人间和天堂任何武器伤害的本领。只有赤手空拳才能战胜他。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只有你的弟弟怖军能与妖连比试高低。国王陛下，请准许我们到摩竭陀去吧。凭借我的计谋和怖军的勇武，我们就可以战胜敌人。让阿周那陪我们一同前往，在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保护我们两个人。”

听黑天说完这番话，坚战说道：“克敌制胜的人哟！请你吩咐吧！我们就按照你所说的去做。”怖军和阿周那满心欢喜，当时就表示他们已经做好了立即出发的准备。

根据黑天的建议，他们三人都换上了婆罗门

的服饰，动身到东方去。他们经过许多国家，越过许多江河，最后望见了摩竭陀国的京都王舍城，它座落在风景如画的群山之间，四周筑有坚固的城墙，城内辟有鲜花盛开、幽香四溢的花园，宏伟的宫阙鳞次栉比。他们三个人进入城内，沿着通往王宫的大街走着。街道两侧都是摆满各种货物的店铺。这三个威武的外乡人，一路上强行拿走了花店里的鲜艳芬芳的花环，把它们戴在自己的颈上。走进王宫的时候，他们就从侧门闯入宫里。当时妖连正端坐在宝座上，两侧排列着文武百官。

惊异的妖连站起身来，迎接这几位来者，然后问道："噢，陌生人！请问你们尊姓大名？从穿戴上看，你们好象是修业期满的婆罗门，可是你们颈上却带着鲜艳的花环，手上又涂着檀香膏，你们身上又佩戴着闪闪发光的珠宝首饰，所有这一切与你们高贵的出身很不相称。客人们通常都从正门进入宫内，可是你们为什么不走正门？你们打扮成婆罗门的模样，但我却发现你们的手上有弓弦磨出的茧痕。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到我这里来想干什么？"

黑天回答道："刹帝利同婆罗门一样，都要度过修业期，但是他们的习俗是不同的。刹帝利的威力不在言词，而在于他们的勇武。陛下，今天你可以来见识见识。闯入敌人的宫廷，不同进入

朋友的王宫。你可要知道，我们现在闯进了敌人的宫廷，而且拒绝你的盛情款待。”

“你为什么把我看成敌人？难道我欺负过你们？”妖连问道，“我不记得自己有什么罪过，我从来没违反过刹帝利的习俗。你的言词实在冒失粗鲁。”

黑天反驳道：“噢，国王陛下，你罪大恶极！你俘获了很多英勇的刹帝利，并把他们关在监牢里，就象把牲畜关在畜栏里一样。而且我们还知道，你象对待牲畜一样对待他们，并且准备把他们当作献给湿婆的牺牲品。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制服你这个恶魔。你不要以为世界上再没有比你更强大的刹帝利了。这样的人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你说得很好，我们不是婆罗门。我就是富天的儿子黑天，而我这两位伙伴、就是般度王的勇敢的儿子——怖军和阿周那。现在我们来向你挑战！”

“我很高兴和你们当中任何人交战，”妖连回答说，“被我关在监狱里的那些国王，都是我手下的败将。还没有人敢强迫我把他们放出来，他们的生命都操在我的手里。”妖连把自己的儿子萨哈代瓦叫到跟前，吩咐他暂时主持国政，而妖连自己摘下王冠，来到了角斗场。

“你想和我们当中的哪一个搏斗？”黑天问

道。妖连于是选中了怖军。

怖军和妖连这两个强大的勇士开始交手了，他们俩赤手空拳，犹如两条铁链一样互相纠缠在一起了；他们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厮打着，都想把对方击倒；他们彼此拖拉着，推打着，互相用脚踢着，你把我摔倒，我又把你抛在地上。就这样，他们搏斗了十三天。到了第十四天，摩竭陀的国王已经精疲力尽。

怖军当时觉得敌人已经疲惫不堪，于是决定把他打死。怖军使出全身力气，从地上揪起妖连，把他举在空中，使劲地在头顶上旋转。怖军大叫一声，折断了他的脊梁骨。摩竭陀的居民听到怖军的怒吼和妖连垂死的号叫，都吓得战战兢兢，他们仿佛觉得山崩地裂了。王舍城中的许多孕妇，都吓得流了产。

三位壮士把妖连的尸体抛在宫门口，直奔关押众国王的囚室，他们砸开铁锁，把他们都放了出来。被解救出来的众国王十分感激黑天，一再向他和般度的两个儿子表示谢忱，并且情愿把自己的财宝送给他们三人，可是黑天拒绝接受他们的礼物。他说："各位国王陛下，如果你们想感谢我们，那么你们就前往天帝城，去参加伟大的王祭，向坚战王表示崇敬。"感恩不尽的众国王欣然许诺：在举行伟大王祭的时候，一定前往天

帝城，竭尽全力支持坚战王。

黑天和两兄弟缴获了妖连那辆神奇的战车，这辆战车从前属于因陀罗，后来为摩竭陀国王所得，他们三个人乘坐这辆风驰电掣般的战车，出了王舍城。在城门外，妖连之子萨哈代瓦恭顺地迎接他们，并且表示愿意向黑天缴纳丰盛的贡品。富天之子答应保障萨哈代瓦的安全，并且宣布他为摩竭陀的国君。

黑天同怖军和阿周那一起回到了天帝城，他们告诉坚战，他对手中最强大的国王已经被消灭，现在举行伟大的王祭再也不存在什么障碍了。

坚战邀请邻国的国君，盟国和附属国的国王，哈斯丁布尔的本家人和自己的师尊，前来参加这次王祭。毗湿摩和德罗纳，全胜和维杜罗，慈悯和马勇，难敌和持国王的其他儿子，同般度族五兄弟一起参加了王祭的准备工作，负责接待客人和分发礼品。在人山人海的欢呼声中，来自世界各国的君主参加了这场十分隆重的王祭。坚战王慷慨地奖赏了主持祭祀的婆罗门，并且热情地款待了那些前来京都参加王祭的众多的城乡居民。

祭司们向坚战王的身上滴洒圣水和涂抹登极圣油，坚战王吩咐自己的弟弟偕天，按照习俗把享有盛誉的饮料端给客人们。这时候英明的毗湿

摩说道："应当首先把饮料送给前来天帝城参加王祭的众国王中最尊贵的国君。"

"你认为谁是最尊贵的国君呢？"坚战问道。毗湿摩于是就提到了富天之子黑天的名字。

当时，偕天就把那享有盛誉的饮料献给了黑天，黑天接过这杯盏一饮而尽。然而，车底国的君主——童护当时走上前来，开始斥责毗湿摩。"恒河之子呀！你破坏了习俗。"他说，"你为什么在大庭广众之中这样厚待黑天呢？难道在我们这里德高望重的国王和倍受尊敬的国王还少吗？你这是对我们大家的侮辱；我们来到坚战的王宫并不是为了那个所谓光明磊落的国君。"说完这席话，童护就离开了王宫，许多赞同他意见的国君，也纷纷跟着他离去。

车底国的国王纠集一批同伙，决心扰乱般度五子举行的王祭。他带领一群怂恿的国君，威胁着坚战，并且又对毗湿摩口吐恶言："你这个抢劫女人的家伙！你这个丧失理智的断子绝孙的老东西！你只是在口头上高喊遵守正法，其实你早已离开了正法的道路。否则你就不会大肆吹捧这个下流的牧民。他那些臭名远扬的功勋一钱不值。他只不过打死了一只鸟，有什么了不起？他推翻过一辆车，杀死了一头公牛，这又有什么好炫耀的？难道只是由于这些，你就把他看得高于一切？"

听了童护这番粗野的话语，怖军被激怒了，他企图立即向这个诽谤者扑去，但是年长的首领毗湿摩用力拉住了他。这时童护犹如一头猛虎，怒气冲冲地对黑天说道："我向你挑战，你出来和我决一雌雄！等我把你杀死之后，再去对付你那几个般度族的朋友，因为今天他们侮辱了各国尊贵的国王。"

黑天对在座的众国王说道："不论是我还是我的亲人，从来没有欺负过车底国的国王，可是他却残酷地迫害我们，他杀害并俘虏了雅度家族的许多子孙，他抢走了我父亲的祭马，妨碍我父亲举行祭祀。他还向艳光公主逼婚，结果也没成功，艳光倒成了我的夫人。过去我饶恕了他这些罪过，因为他毕竟是我姑母的儿子。可是今天他竟然在众国王面前这样来侮辱我，我实在不能再宽恕他了。"

当时童护狞笑着说道："我说黑天呐！你真不知道羞耻！居然在众国王面前提到艳光公主！她在成为你老婆之前就已经是我的妻子！"

听到车底国国君这些话语，黑天实在忍无可忍。他举起自己的武器——边缘锋利的神奇的铁饼，一下子削掉了童护的脑袋。黑天的这个敌人，宛如一棵被重雷击倒的大树，立刻瘫倒在地。他倒下来的时候，大地颤抖起来，雷鸣般的

轰响在碧空中回荡。众国王都被惊呆了，久久地立在那里，讲不出话来。童护死了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反对黑天了。

坚战王传谕：为勇敢的童护举行火葬，并且宣布童护的儿子为车底国国王。然后，他顺利地举行了伟大的王祭。

第一次掷骰子

隆重的王祭结束之后，应邀前来参加王祭的各国国王，纷纷离开天帝城，返回各自的京都。黑天和大力罗摩也回到了多门城。只有难敌和沙恭尼，还短时期地留驻在那里。难敌惊奇地观看着摩耶建造的这座美妙的宫殿。他从一个宫室走到另一个宫室，默默地观赏着，心里充满了妒忌。他从来没见过如此美丽豪华的宫殿。有一间宫室，地板是用透明的水晶玻璃砌成的。难敌走进去后，以为地上是水，他怕弄湿衣服，就用手把衣服提起。另一个宫室真是一个游泳池，池水清澈见底，宛如水晶玻璃。难敌以为这一定是水晶地板，于是就大胆地迈步走了进去，结果他跌进了水池。

看见难敌那种狼狈不堪、浑身湿透的样子，强大的怖军和众多的仆人禁不住大笑起来。还有一次，难敌走到两扇透明的水晶门前，没有发现有门，所以他的头就撞到了门上。般度族五兄弟和宫内的仆人，又一次讥笑了他。由于懊恼和羞愧，难敌简直无地自容，甚至都不敢抬脸见人。接着，他来到敞开的门前，为了不再犯错误，他伸手想去推开那两扇看不见的宫门，结果由于用力过猛而摔倒了，顿时又响起了一阵笑声。难敌一气之下，跑出了王宫。就在这一天，他和沙恭尼一起离开了天帝城。

回到家里，难敌闷闷不乐，常常在城里踯躅彷徨，回忆自己在那座奇妙的宫殿里所受到的讥讽，想着般度人如何走运。为了让他们失去王国，难敌把他们赶出了哈斯丁布尔城，可他们还是得到了它。他企图害死他们，但他们却逃出了他的暗算。现在般度人控制着许多国家，承认他们威权的国君都云集在坚战的宝座下，乞求他的恩典。

在坚战治理下的王国，城乡一片繁荣，人民安居乐业。般度人的京城变得更加豪华和秀丽，而他们的宫阙简直就象天宫一样。想到这里，难敌心里充满了妒忌，这种妒忌和仇恨的烈火灼烤着他的心，他简直就象炎热的夏天的一个小池塘，开始干涸了，于是便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难敌去找他的舅舅、健陀罗国的国君沙恭尼，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苦衷。沙恭尼听了之后对他说："难敌，你不必难过！你并不孤立，你有亲戚、朋友和同盟者；他们绝不会在危难时刻抛弃你，他们会来帮助你的。但是你不要指望用武力战胜般度人。他们征服了整个世界。他们有强大的军队，充实的国库，他们的盟国十分强盛，他们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但你放心，我们将用计谋战胜般度人，夺取他们的财富。我知道坚战喜欢掷骰子，但他掷得并不好，可他一旦玩起来，又不肯停止。应当邀请他到我们这里来，让他和我赌掷骰子。在掷骰子方面，世界上还没有谁能比过我。我赢了他，就会得到般度人所占有的一切，我把这一切都送给你。到那时，你就不会再感到苦恼了。不过，我们必须得到持国王的允许。"

他们一起去谒见持国王，难敌对他父亲说，他无法容忍般度人的强盛，如果父王不肯帮忙，他就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老国王怕儿子自杀，于是就同意了沙恭尼的计划。

持国传旨召集建筑师、美术家、木工、石匠，命令他们在短期内建造一座雄伟壮观的宫殿，这座宫殿应当拥有一百扇门和一千根圆柱。当这座宫殿建成之后，老国王派遣使者前往天帝城，邀请坚战前来观赏俱卢族这座新宫，并同他

们一起掷骰子取乐。

坚战听了使者的邀请，说道："掷骰子——这是一种无聊的娱乐。一旦我同俱卢族掷起骰子来，我们之间就可能发生纠葛。但我又不能拒绝他们的挑战。般度人不应当表现出怯懦，害怕赌输。"于是，他吩咐自己的四位弟兄和他们的妻妾、侍从打点行装，准备起程。

般度五兄弟到达哈斯丁布尔时，受到了隆重的欢迎，随后他们来到了持国王的新宫。他们走进大殿，向集聚在那里的众国王问安致敬。当般度人落座之后，沙恭尼站起来，对坚战说："噢，国王陛下！大殿已经坐满了人，大家都在等待着你。让我们坐下来掷骰子吧。"

坚战回答说："好吧！不过，我们掷骰子应当光明磊落。我不是赌徒，我是个武士，而武士最讲光明磊落。我不靠阴谋取胜，也不需要无义之财。"

"一个人在战斗或学术中会超过另一个人，"沙恭尼说，"技艺较差的人总是要输给技艺较强的人。在战斗中大家都渴望取胜；可是强者总是要战胜弱者的，这就是规律。如果你害怕，那么你完全可以拒绝掷骰子。"

"我从来没有拒绝过别人的挑战。"坚战回答说。接着他们就开始掷起来。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

沙恭尼，一次又一次地取得胜利。坚战把自己的珍珠财宝都输给了沙恭尼，然后又输掉了无数的金币，后来又输掉了伐楼那神赠给他的礼物——白龙马驾御的战车，输掉了十万名能歌善舞、雍容华贵的彩女宫娥，输掉了同样数量的手艺高超的奴隶，输掉了一千头带有鞍辔的大象和镶金的兵器。

看到般度人的财富都转到了卑鄙无耻的沙恭尼手里，正直的维杜罗异常愤慨，于是他就对老持国王说："国王陛下！请你传旨停止这场赌博！教唆你做坏事的难敌，是我们家族的不幸。请传旨把他斩首示众，而让沙恭尼滚回他自己的国家去！我要对你说，这种卑鄙的赌博将会导致我们家族的毁灭。你可千万不能让我们的人和般度人发生战争！"

难敌担心持国王会听信维杜罗的话，制止赌博，于是他就大声说："维杜罗，你从来不是我们的朋友！你在保护我们的敌人，企图消灭我们。你还是走开吧，请珍惜自己的荣誉。这里的主人不是你，而是国王——我的父亲。"持国王没有听从维杜罗的忠告。

沙恭尼赢了坚战的一切财宝，所有的牛和马。在赌红了眼的时候，坚战又把自己的国土和首都，连同所有的居民、房屋和宫殿都一起输掉了。随后他又输掉了自己的侍从及其衣物，而当他再也

没有东西可赌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四个兄弟作为赌注，并且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输掉了。

这时沙恭尼对坚战说："啊，国王陛下，你还有什么可以作为赌注呢？"

坚战回答道："我还没有把我本人押上呢。我本人——这就是我的赌注。"坚战又把自己押上，结果也输了。

闷闷不乐的坚战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沙恭尼又对他说："坚战，你并没有输光一切，你还有美丽的黑公主呢，你就把你这位妻子也作为赌注押上吧！也许你会把你所输掉的一切都捞回来呢。"

听了沙恭尼的这番话，各国的国君举座哗然。当坚战宣布把黑公主作为赌注押上时，大家都十分惶惑不安。他的四位兄弟也无法掩饰自己的痛苦，而维杜罗则双手抱着头，坐在那里，脸色十分难看。瞎子持国，被当时的赌博所吸引，他急不可待地询问他的侍从："怎么？他输了吗？"迦尔纳和难敌那个诡计多端的弟弟难降大笑起来，他们对般度人受到的污辱感到十分惬意。

这一次坚战又输了。现在般度人一无所有了。

"你去把黑公主带到国君们聚集的这座大殿上来！"趾高气扬的难敌对维杜罗说。

维杜罗气愤地反问道："恶棍！难道你不知道，你说出这样粗鲁的话语，简直是作茧自缚！你是否意识到你在铤而走险？难敌，你不要去触动般度人的国土，不要把他们变成自己的仇敌。不是靠战斗而是靠欺诈性的赌博来征服对手的人，是可耻的。"

"可鄙的维杜罗！他在般度人面前竟然吓得浑身发抖。"难敌说道。接着，他派了一个仆人去叫黑公主。仆人去了之后，又一个人回来了，并且说，般度族五兄弟的夫人想知道，坚战首先输掉了谁——是黑公主还是他自己。可是坚战什么也没有说，他由于过度悲伤而有些麻木了。难敌吩咐仆人再到内宫里去："让黑公主亲自到这里来，坚战会当面回答她的。"可是那个仆人害怕黑公主发怒，不敢再去。

于是难敌就派自己的弟弟难降去："你去吧！不论好言相劝还是使用暴力，都要把她弄来。"难降来到黑公主的宫室，对她说道："噢，遮罗王国的公主！请你到众国王聚会的大殿上去。坚战已经把你输给了我们的舅舅沙恭尼，你应当顺从我们。"

"我没有更衣，怎么能去呢？我现在只穿一件纱丽。"黑公主反驳说，并且企图避开难降。但是难敌的这个弟弟却粗暴地揪住她的头发，强

行把她拖到大殿上，国君们都集集在那里观看掷骰子。

难降拖着黑公主来到大殿上，黑公主双手提着半脱落的纱丽伤心地哭着。看到这种情景，众国王更加忐忑不安了，甚至许多俱卢族的人也在谴责难降。般度族五兄弟，极其悲痛地立在那里，连头都不敢抬，而难敌、迦尔纳、沙恭尼却开心地笑着。看到黑公主受到如此的污辱，怖军简直忍无可忍了。“你怎么能这样卑鄙无耻？”他愤怒地对着他的大哥喊叫道，“偕天，你取火来，我要烧掉坚战那双不务正业的手！”阿周那制止了他：“怖军，你要克制自己的愤怒！看见敌人这样嘲弄我们，我知道你很难过，可是你不能再在我们之间制造不和，让他们幸灾乐祸。”

“噢，我是多么的不幸啊！”黑公主向在场的众人哭诉道，“无论在我的娘家，还是在我的婆家，我从未遭受过暴力和污辱。别人谁也不敢这样无理地对待我。可是，在这里我却成了被嘲弄的对象，人们就象对待奴隶一样地对待我。请你们评一评理吧！我究竟是什么人？！是奴婢还是公主？请品德高尚的男人们来回答我！”

可是毗湿摩、德罗纳、慈悯以及其他在座的长者一直沉默不语，尽管黑公主向他们如此地恳求，但他们只是忧心忡忡地摇着头，对所发生的

事情感到惶恐和难堪。这时持国王的一个儿子——年少的奇耳大叫起来："明智的长者们，你们为什么不讲话？请回答般遮罗国的公主！请你们想一想吧，坚战是在输掉黑公主之前就已经输掉了他自己，因而成了沙恭尼国王的奴隶，而奴隶是没有财产可供自己支配的。所以，坚战已经没有权利再把黑公主做为赌注了，因为黑公主已经不属于他了。我认为黑公主不是奴婢，这样对待她使我感到羞耻。"

"住嘴，你这个不懂事的黄口小儿，"迦尔纳愤怒地申斥道，"长者们都还没有来得及作出裁决，你怎么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喊大叫！黑公主当然是奴婢。因为坚战既输掉了自己，也输掉了他的四个弟弟，他们统统都是奴隶，而奴隶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主人的。现在般度族五兄弟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就连他们所穿的衣服现在也都属于我们的。"他又指着般度五子说："让他们马上把衣服脱下来，黑公主也要脱！"

般度族五兄弟羞得垂下头，他们脱去了上衣。而难降跑到黑公主面前，开始用力脱她的衣服。当她的衣服被撕掉的那一瞬间，天神又重新使她穿上了衣服，难降再次撕掉了她的衣服，她的身上又出现了新的衣服。就这样反复了多次，直到

难降感到疲倦和羞愧，他才住手。

这时候众国王都愤愤不平，议论纷纷。怖军气得浑身发抖，他用雷鸣般的声音发誓道："刹帝利们！你们听着！如果我在交战中不撕碎难降这个恶棍的胸膛，不喝他的血，那就让我死后不能进入祖先的天国！"

听了这番话，在座的人都十分恐惧，持国的宫廷里一片喧哗。品德高尚的维杜罗大声要求长者们履行自己的职责——决定黑公主的命运。迦尔纳和难敌却高声呼唤般遮罗国的公主："女奴！女奴！"

"黑公主，你到内宫侍候后妃去吧！"迦尔纳对她说，"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另选一位不再使你遭受厄运的丈夫。"英明的毗湿摩忧伤地摊开两手，说道："正法的道路是曲折的。在这件事情上什么合乎正法，什么不合乎正法，我无力作出抉择。在这个世界上谁握有权柄，谁就拥有一切。至于谈到黑公主是否被输掉的问题，最好让坚战自己来回答。"

当时难敌奸笑着对坚战大声说："你来回答吧，不要在那里装哑巴了！你是否认为输掉了自己的老婆？"这期间般度族的这个长兄始终沉默不语，仿佛他真地变成了哑巴和聋子。难敌趾高气扬，对般度五子十分仇视，所以才做出了卑鄙

无耻的举动：他拉开围裤的一边，露出了半个屁股，并且肉麻地转向黑公主。这种空前的污辱激怒了怖军，他大声喊道："难敌，你听着！如果在战斗中我不一杵打碎你的屁股，那就让我死后进不了祖先的世界！"

随后一片寂静，就在那一瞬间，不知从何处传来了一阵阵令人惊恐的狼嗥；王宫附近的几头毛驴也大叫起来，仿佛是在应和狼的叫声；天空中几只不祥之鸟也在鸣叫。聚集在王宫里的武士们十分惊恐。大家意识到，这种可怕的征兆预示着俱卢家族的灭亡。

直到现在，一直保持沉默的持国王，听了上天的声音，开始讲话了。他气愤地对儿子说："难敌，你简直不知廉耻！蠢货，你为什么羞辱木柱王的公主？"他又亲切地对黑公主说："公主啊！请你不要难过。你有什么要求，请告诉我，我一定满足你的愿望。"

"噢，国王陛下！"黑公主说，"如果您肯可怜我，那我就请你不要让高尚的坚战做奴隶，今后也不要让人们把我为他生的儿子称做奴隶！"

"我满足你的这个愿望，亲爱的孩子。"持国王说道，"噢，美丽的公主！请你挑选第二件礼物。"

黑公主说："请让怖军和阿周那，无种和偕天获得自由，让他们得到自己的武器和车马。"

“噢，虔诚的公主！请你挑选第三件礼物。”可黑公主却说：“国王陛下，我不应该获得更多的奖赏。作为武士的夫人表现过分的贪婪也有失体统。由于您对般度族的恩典，我的丈夫们已经获得自由，他们将依靠自己的威力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当时迦尔纳冷嘲热讽地说：“般度族五兄弟实在幸福，命运之神给他们派来了这样一位夫人。他们坠入了耻辱的深渊，黑公主成了他们的救命之船。他们能摆脱奴隶地位，倒应当感谢自己的这个老婆。”听到这一番话，暴怒的怖军火冒三丈，大发雷霆，他要立刻打死迦尔纳和持国王的所有儿子，可是阿周那再次制止了他，并且劝他息怒。这时清醒过来的坚战，也叫他保持沉默，不要轻举妄动。

老持国王还对般度五子说：“请你们和解吧！我把你们的王国和你们所输掉的一切都还给你们。你们要忘掉难敌的粗鲁，不要在心里记仇！把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忘掉吧！你们可以把我看作你们的父亲。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我之所以允许你们掷骰子，是想考验一下我的儿子们，揭示他们的长处和短处。从今以后就让我们之间和睦相处吧！”于是持国王把坚战输掉的一切统统还给了般度人，让他们返回了天帝城。

第二次掷骰子

老国王的宽宏大度，使难敌感到绝望。他对那些得而复失的财宝垂涎三尺，又担心般度五子会来报仇。般度人离开之后，他就和难降、沙恭尼一起去劝说老持国王。

“父王，”难敌说，“般度族五兄弟一定会带领自己的军队和盟国的军队回来报复的。到那时，我们就没有救了。现在请你传旨，叫般度人回来。请允许我们再和他们掷一次骰子。谁输了就让谁流放到森林里十二年，而在第十三年还不能被认出来。如果被认出来，那么还要再流放十二年。沙恭尼是掷骰子的能手，他一定会赢的。父王，请允许我们把般度人叫回来！”

持国王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同意了。他派出使者去追赶般度五子。使者在途中赶上了他们，并且转达了国王的旨意："请你们回去吧。让坚战再掷一次骰子。"

"这既是邀请，也是圣旨，"坚战说，"我知道苦难在等待着我们，但是我不能拒绝持国王的邀请。那就听天由命吧。"说完，他就带领四兄弟和黑公主返回了哈斯丁布尔城。

当坚战重新坐下来准备掷骰子的时候，沙恭尼对他说："老国王已经把财产还给了你们，这很好。现在我们这样商定：如果我们输了，那我们就披上鹿皮，到丛林里去过十二年的隐居生活。在第十三年还要藏在一个地方，不要让人认出来；如果被人认出来，我们就再一次去过流放生活。如果我们赢了，那么你们就应该到丛林里去生活。"

"沙恭尼，"坚战说，"你不要以为象我这样的国王会拒绝别人的挑战。"于是，他们掷起骰子来，结果沙恭尼又赢了。

般度族五兄弟就要去过流放生活了。他们脱去豪华的衣服，披上了鹿皮。难降看到他们这种装束，兴奋地大叫起来："难敌的最高统治从现在开始了！高傲的般度人，终于在种种苦难的重压下弯腰低头了！他们失去了荣华和威严，失

去了财富和王国，他们将如同乞丐一样，到丛林里去生活；他们将采集野果，捕食野兽，向好心肠的人们乞求施舍。可怜的般遮罗国的黑公主呵！你已经过惯了奢华的宫廷生活，到森林里去，你可怎么过呀！请在我们中间另招驸马吧！那样你就可以免除贫困和灾祸！”

听了这些带侮辱性的话语，怖军立即冲向前去，就象喜马拉雅山上的一头雄狮扑向豺狼一样。“喂，坏蛋！”怖军叫道，“因为沙恭尼赢了我们，你现在幸灾乐祸。但是，我们将在战斗中相遇，我要用双手撕碎你的心，就象你现在用卑鄙下流的语言刺痛我的心一样！”

般度族五兄弟离开王宫的时候，怖军转过身来，对狞笑着的难敌说：“蠢猪！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一定要在战斗中杀死你，还要喝你的血！阿周那将杀死你的朋友迦尔纳；偕天将要打死那无耻的赌棍沙恭尼；我们将在战场上消灭你所有的兄弟！”

般度五子亲切地与持国王、毗湿摩和德罗纳告别；坚战又向忠厚的维杜罗提出请求，希望在他们从流放中返回来之前，让年迈的贡蒂后住在他的家里。般度五子向自己的母亲贡蒂行了告别礼，带着黑公主出了哈斯丁布尔城的北门，向丛林走去。

般度五子被放逐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京城和郊区。居民们听说后都感到十分恐惧和忧郁，许多人都为自己家庭的幸福和安全担忧，决定离开哈斯丁布尔，跟随被放逐的般度人到丛林中去生活。

“一旦难敌成为拥有无限权力的主宰者，我们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人们纷纷议论说，“那时我们的一切希望都会成为泡影。持国的这个长子凶狠，贪婪，妒忌，他不知道善意待人，既不尊老，也不爱幼，更不怜弱。他是个极端贪权、极端阴险残忍的家伙。俱卢人把高尚的般度五子劫掳一空；他们用掷骰子这种欺骗的手法使般度人失去了王权，遭受厄运，并且侮辱了黑公主。因此，他们是不可饶恕的。但是，现在是难敌统治着王国，所以我们不会有好日子过，也不会得到安宁。”人们带着自己的所有家私和眷属，紧紧跟随着般度五子。他们请求坚战带着他们，不要把他们留在难敌统治的国土上。可是坚战无力帮助他们，因为他现在既没有政权，也没有土地，更没有财产。

“你们回去吧，”他对臣民们说，“我们的亲人还留在京城，我们将他们托付给你们。请你们保护他们，使他们免遭灾难和横祸。就让这一切成为你们热爱和效忠我们般度人的具体表现

吧！”

告别了哈斯丁布尔城的居民，般度人登上马车，开始踏上了漫长的旅程。傍晚，他们来到恒河岸边一棵圣洁的大榕树下。他们在河里沐浴过后，喝了一些水，就准备在那里过夜。当时，一些云游四海的婆罗门来到他们身边。他们围坐在篝火旁，通宵达旦地向坚战及其兄弟们讲述古老的传说故事。翌日清晨，般度族五兄弟进入丛林，那些婆罗门也跟着他们来到那里，想在般度五子经受考验的时刻帮助和安慰他们。

般度人在丛林中的生活

般度族五兄弟在森林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他们采集野果，挖掘草根，猎获禽兽，穿着羚羊皮。他们漫游在丛林里，常常借宿在隐士们的茅舍中，听到过不少古老的传说故事，其中有在掷骰子中输掉自己王国的那罗和陪着他流放的妻子达摩衍蒂；以自己对丈夫的忠爱而战胜死亡的沙维德丽；以自己的威力消灭了高傲的孙杜和乌巴孙杜兄弟的美女蒂洛达玛；还有关于天神和英雄，恶魔和妖怪，以及惊险的漫游和伟大的英雄业绩的传说故事。

一开始，般度族五兄弟住在哈斯丁布尔城北部的喜乐林里。在他们被放逐后不久，黑天就来到

那里。由于同邻国交战，在俱卢族首都掷骰子的时候，他不在场。对此黑天感到很惋惜。他深信，假如当时他在场，绝不会让这场赌博出现这种不幸的结局。他对坚战说：“你为什么要屈服呢？为什么要让阴险毒辣的难敌和沙恭尼的无理行径占上风呢？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国土让给无耻的敌人，心甘情愿地来到这片荒僻的森林里？现在，收回失掉的一切和恢复被践踏的正义还为时不晚。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会来援助你，还有你的岳父——强大的般遮罗国王，毫无疑问，他也会来帮助你，而且你们般度族还有许多忠诚的朋友和盟友。我们一定能在战斗中打败难敌，让你重新登上王位。”

但是坚战却说：“我已经向老持国王许诺，我们将在流放中度过十三年。无论什么样的财富都不能使我失信。黑天，请你不要再劝我了。赌博的条件，是我认可的。现在我怎么能拒绝履行这些条件呢？”黑公主劝他照黑天的意见办，为在第一次赌博时所受到的侮辱报仇；怖军也赞同黑天的主意，责备他的长兄无所作为，提醒他不要忘记一个刹帝利军人的职责。但是，他们的劝说都是徒劳的，坚战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对黑天和怖军说：“你们不要忘记，如果我们挑起战端，强大无比而又不可战胜的毗湿摩、德罗纳、

慈悯、迦尔纳等勇士，就会站在难敌的一边。我们将无法战胜他们，我们重返王国的一切希望就会破灭。最好我们还是走和平之路。”

黑天返回了多门城，而般度族五兄弟越过荒凉的密林和沙漠，继续向北跋涉。他们走了很久，经受了许多考验。

有一天，黑公主沿着一条偏僻的林间小道走着。她又饥又渴，疲惫不堪，坐在地上，再也走不动了。这时风暴逼近了森林，附近又没有可以避风的人家。当时怖军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吃人女妖希丁波所生的森林巨人瓶首，他就住在这一带密林里。怖军刚一想到他的儿子，瓶首就从树丛中钻了出来。他走到精疲力尽的黑公主面前，小心翼翼地把她从地上扶起来，背在自己的身上；瓶首呼叫一声，立刻又钻出来五个相貌狰狞的大力罗刹。他们背起般度族五兄弟，以不寻常的速度在森林中飞驰，瓶首背着般遮罗国公主走在前面。就这样，在风暴到来之前，他们已经远远地离开那片森林。他们不知不觉地来到恒河岸边一棵大枣树下，那里有一座苦行僧的寺院。

他们在这个寺院里住了几日，然后般度族五兄弟告别了瓶首和其他几位罗刹朋友，继续向喜马拉雅山脚地带进发。一路上，他们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被迫与凶恶的罗刹、夜叉（保护财神

俱比罗财宝的山鬼）、恶魔、妖怪多次交战。由于坚战的明智谨慎，怖军的强大武勇，阿周那的高超武艺，两位孪生兄弟的英勇果敢，他们顺利地经受住了一切考验，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般度五子和黑公主，到达湿婆的住地吉罗娑神山，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而后又返回到他们最初几年所住的喜乐林。当时他们听到一个消息：伟大的将领迦尔纳开始讨伐邻国，并且象从前般度五子一样，战胜了所有的国王。所有被他征服的国土都置于难敌的统治之下。黑天又到丛林里来拜访般度五子，并且再次对他们说，和俱卢人打仗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就应该准备战争，"他对坚战说，"现在就应该寻找同盟者。"但是坚战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毫不动摇，在十三年流放期满之前绝不破坏和平。

般度五子第十二年的丛林生活开始了。有一天，他们兄弟五人外出打猎，黑公主一个人留在当时他们所住的茅舍里。恰巧在这个时候，信度国强大的胜车王也在喜乐林里狩猎。从前，许多国王曾经到般遮罗国首都，向美丽的黑公主求婚，但都遭到了拒绝，胜车王也是其中的一个。现在他又见到了黑公主，但已不是在豪华的宫廷，而是在密林深处的一间茅屋的门旁。然而她还是那样娇艳，于是昔日的情欲又在胜车王的心

里油然升起。他又向黑公主倾诉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当般度五子的这位品德高尚的夫人愤怒地拒绝他之后，受情欲驱使的胜车王强行劫走了黑公主。他用自己的战车载着黑公主，向他那遥远的西方国度驰去。

般度五子回到茅舍后，发现黑公主不见了，便循着劫持者的踪迹追去。不久他们就在一处荒无人烟的密林里追上了他们，在那里般度五子与胜车王及其军队展开了一场厮杀。怖军击溃了胜车王的武士；阿周那在与信度国国王单独决斗中轻而易举地把他击败，并且俘获了胜车王，救出了黑公主。

“阿周那，杀死他！”怖军吼叫着，“杀死这个无耻之徒！杀死这个侮辱我们般度人的家伙！如果你不干，就让我来亲自结果他。”但是阿周那不想杀害俘虏，坚战也制止了怖军。胜车王是持国王的驸马，是他唯一的女儿杜娑罗的丈夫，所以般度五子就没有杀害这位亲戚，而是把他释放了。

然而，般度五子一想到自己所受到的侮辱，就感到十分难过。特别是坚战，他认为自己是四兄弟和夫人遭受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可他还是下不了决心和俱卢人交锋，他最惧怕威武的勇士迦尔纳。坚战知道，般度人中谁也不能在公开交

战中打败他，甚至阿周那也无法战胜他。

阿周那的上天之父——雷神因陀罗也了解这一点。在焚烧甘味林的时候，他的儿子曾经站在火神一边反对他。可是就在这之后，他仍然继续庇护着般度五子。因陀罗还知道，将来迦尔纳必然要与阿周那搏斗。因陀罗为自己的儿子担忧，决定帮助他。迦尔纳在战斗中是不会被伤害的，因为他的父亲太阳神对他垂怜，使他一生下来就全身缠着不会被任何武器击穿的甲胄。因陀罗企图使他失去这种保护，于是他变做一个云游四海的苦行者，来到盎伽王迦尔纳的面前。迦尔纳不久前为难敌立下了赫赫战功，此时他正在休息。因陀罗扮作一位温顺的婆罗门，请求这位王室的勇士对他施舍。迦尔纳慷慨地回答说："虔诚的苦行者，请你选择礼物吧，我一定满足你的愿望。"因陀罗请他把生下来身上缠着的甲胄送给他。高尚的迦尔纳二话没说，毫不踌躇地从自己的身上割下甲胄。天神之王为盎伽王这种崇高的行为所感动，就在这位身上流着鲜血的迦尔纳面前现出了本相。为了酬谢他的馈赠，公正的因陀罗送给他一件神奇的武器——飞镖，它可以准确地击中任何对手，不论是凡人，还是天神或恶魔。"但你要记住，"天神之主在告别时对迦尔纳说，"这个飞镖你只能在战斗中使用一次，尔后

它就失去了魔力。”

已经在丛林里生活了十二年的般度五子，这时候又经受了一场考验。

有一天，他们五兄弟围坐在林中空地上的篝火旁。陪同他们漫游的老苦行者，正在准备每天的火祭。突然从树林中窜出来一只小鹿，径直向苦行者奔去。小鹿叼起篝火旁的祭棍，飞快地隐没在树林里。这位老人感到十分懊丧，请求般度五子去追捕那只小鹿，夺回被叼走的祭棍。

五兄弟拿起弓箭和飞镖，就去追赶。他们眼看着就要追上了，可是小鹿却忽然不见了。般度五子停下来，呆呆地立在那里，对小鹿莫明其妙的失踪感到十分惊奇。他们觉得有些失望，就悒悒不乐地坐在一棵老榕树下。他们又累又渴。坚战吩咐无种爬到树上去看看，周围是否有小溪或湖泊，以便取些水来喝。

无种爬到树上，向四周望了一下，发现附近有一个优美的小湖泊，湖边有许多仙鹤在走动。他从树上跳下来，就为兄弟们去取水。

无种来到湖边，正想喝水，突然从天上传来了人的语言：“不要急，孩子。这潭优美的小湖是属于我的。请先回答我的问话，然后你再饮水和把水带给你的兄弟。”但是无种渴得实在难忍，就没理睬这来自上天的话语。他刚喝了几口

水，就立即倒在地上死去。

四兄弟等了很久，不见无种回来，他们有些不耐烦了。坚战派偕天去催无种快回来。偕天来到湖边，看见自己的兄弟倒在湖边死了。

满怀悲痛的偕天也渴得要死，他俯下身来正想喝水，这时他也听到天上传来的话语：“不要急，孩子。这湖是属于我的。请先回答我的问题，然后你再喝水，而且你想带走多少水都可以。”但是偕天干渴到了极点，他也没有理睬这来自上天的声音，喝了几口湖水，也立即倒在弟弟的身边死了。

时光在流逝，可是两个孪生兄弟还没有回来。

坚战又派了阿周那去找两位兄弟和取水。阿周那来到湖边，看见自己的两个弟弟已死在那里。他悲愤交集，操起自己的神弓，开始环顾四周，企图寻找杀人凶手。可他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看见，甚至连任何足迹都没有发现。阿周那走到水边，突然传来人的语声：“站住！不经我的允许你不能喝水。请先回答我的问题，然后你再喝水，而且你想喝多少都可以。”阿周那回答道：“你要禁止我饮水，你就站出来！你出来，我就用利剑把你削成肉泥，叫你再也不敢这样和我说话。”阿周那说完就用双手捧起湖水喝了起来。

结果他也倒在两个弟弟的身边，立刻死了过去。

“三个弟弟出了什么事？”坚战在想，并对怖军说：“你去吧，把他们都叫回来。”怖军于是就去寻找他的三个弟弟。他来到湖边，发现他们都死在那里。

在绝望中他开始寻找杀人凶手。“这大概是某些罗刹或恶魔干的。”怖军这样想，可是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走近湖边想喝水，这时却听到了人的语声：“你不要急，孩子！这是我的湖。请先回答我的问题，然后你再喝水。”可是怖军等不得了，他喝了水，结果也倒在地上死了过去。

坚战见怖军也不回来，就亲自去寻找他们。他来到湖畔，看到周围的湖光美景十分动人。可是当他发现自己的兄弟都倒在那里死了，他悲痛欲绝。他的生命，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怎么会出这种事？是谁杀害了他们？”坚战忧伤地思索着，“谁能够战胜他们呢？莫非是难敌把自己的刺客秘密地派到这里来了？可是周围又不见有搏斗的痕迹，也没有血迹，而且在我兄弟们的脸上，也看不到被诅咒的印记。”突然，从天上传来了那个神秘的声音：“是我把你的兄弟们派往阎摩的阴曹地府去的。你先不要碰这湖水，这湖是属于我的。请先回答我的问题，然后

尽你取水。”

“你是谁，是天神还是魔鬼？”惊恐不安的坚战问道，“你为什么害死了我的兄弟？”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完这番话，就看见一个巨人站立在自己的面前，高大的身躯犹如棕榈树，闪光的面庞宛如太阳；他目光炯炯，令人生畏。他对坚战说：“你的兄弟们不听我的劝阻，随心所欲地从我的湖里取水。因此他们都被我杀死了。你要能回答我三个问题，你就可以活下去。”

“请问吧。”坚战说。

巨人问道：“是谁使太阳升起？是谁使太阳降落？是谁陪着它在天空遨游？什么是太阳的根基？”

坚战回答说：“大梵天使太阳升起，普照大地；正法之神达摩使它降落；众天神陪着它在天空遨游；真理之神是太阳的根基。”

巨人当时又对他说：“噢，国王！你正确地回答了我的问题。现在请你选择，你希望看到你的哪一位弟弟复活，不过只能选择一个。”

坚战想了一下，然后说：“就让无种复活吧。”巨人十分惊讶：“你为什么让无种复活？你为什么不让怖军，也不让阿周那复活？无种只不过是你的异母兄弟，为什么你爱他胜过自己的亲兄弟呢？”

坚战回答说：“家母贡蒂还有一个儿子活着，

那就是鄙人。玛德利也应当有一个儿子活着，这样才公平合理。”巨人对坚战的高尚品格和正义感十分钦佩，因此就对他说：“让你的所有兄弟都复活吧。”

这句话一出口，坚战的四个弟弟立即复活了，就象从酣睡中醒来一样。

巨人对坚战说：“坚战，你认得我吗？我就是正法之神达摩。是我变成了小鹿，把你引到湖边来的，以便考验你对我的忠诚。我想奖励你，请你自己选择礼物吧。”

坚战说：“啊，强大无比的达摩！请你这样向我们施恩吧：在我们被放逐的第十三年，不论我们居住在什么地方，都不要让任何人认出我们来。”

达摩回答说：“我一定满足你的愿望。这一年，你们就到摩差国毗罗吒国王的宫廷去度过吧！谁也不会认出你们来的。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扮做各种手艺人。”这样说完之后，达摩就消逝了。般度五子安然无恙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地，对他们所经历的这次奇遇感到十分惊异。

般度五子在毗罗吒的王宫里

般度五子度过了十二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就离开了密林，动身到摩差国去。在摩差国，强大的毗罗吒国王执政。在路上他们告别了伴随他们的婆罗门，并把自己的眷属、仆人和车辆派人送往般遮罗国木柱王那里。他们把自己的武器埋在距离摩差国京都不远一处僻静的密林里，并在那个地方作了记号，然后就动身到城里去。

坚战首先来到毗罗吒国王的宫廷。他打扮成婆罗门的模样，手里拿着一包镀有珐琅的金质骰子。“噢，国王陛下，祝您万福金安！”坚战说，“我是掷骰子的能手刚伽。请收留我为陛下效劳吧！在闲暇的时候我会使陛下的生活充满乐

趣。”英俊而彬彬有礼的坚战，赢得了毗罗吒王的青睐。于是国王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委任他为自己的大臣。

紧跟在坚战之后进入王宫的是怖军。他一手拿着铲子，一手拿着勺子。看到他那魁梧的身材和高傲的气度，谁也不会相信他是个厨子，而不是英雄，也不是武士。可怖军自称是牛牧，曾经做过坚战的厨师。毗罗吒检验了他的烹调技术，十分满意，于是就让他去主持御膳房。

就这样，般度五子和黑公主扮作微不足道的平庸之人，一个接一个地在毗罗吒的王宫里找到了自己的职业。阿周那取名巨苇，做了公主的歌舞教师；无种成了毗罗吒的马夫；而偕天为王室牧放牛群。毗罗吒王的妻子妙施，看中了黑公主，收她做了宫女。

在毗罗吒国王的宫廷里，他们不知不觉地度过了许多日月。可是就在第十三年快结束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王国的统帅——妙施王后的哥哥空竹，在他妹妹的内宫里遇见了黑公主。空竹被黑公主的姿色迷住了，就对黑公主说道：“绝妙的佳人哪！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你的美貌简直使我倾倒！你象吉祥天女一样，简直就是爱情和幸福的化身。爱我吧，美人！我会给你金银财宝和金缕绸缎，我的宫院和我的财富都将成为你

的。我是军队的统帅，我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爱我吧，美人！举国都将为你效劳。”

但黑公主却回答道：“噢，老爷！我已经有了丈夫，而且我一贯忠爱他。假如你不想告别人生，请你不要追求我，也不要和我谈论爱情。”王后的这位兄长遭到拒绝之后愤然离去，但他心里十分怀恨。

翌日，妙施打发黑公主到空竹家里去取酒。空竹又一次向她调情，并且企图拥抱她，但是黑公主挣脱出来，跑回王宫去寻找保护。空竹追到王宫，赶上了黑公主，一气之下，踢了她一脚。怖军见了，想扑过去把他剁成肉泥。但是坚战把他拉住了。“到年底只剩下半个月了，”坚战说，“你要忍耐一下。我们一定要惩罚这个坏蛋的！”

夜幕降临了。黑公主满怀着委曲和悲愤来到御膳房，要求怖军为她报仇。她抱怨般度五子使她这位千金小姐蒙受耻辱，她埋怨说，她的生活充满了苦难和不幸，她责备坚战轻率、好赌，责怪他输掉了自己的国土。黑公主哭着说，如果怖军让空竹活着，那她就自杀。她的哭诉感动了怖军，他答应在第二天去跟侮辱她的空竹算帐。

第二天晚上，怖军藏在一个宫室里等待着空竹。当空竹走进来的时候，怖军犹如一头狂怒的雄

狮，立即扑向这位国舅，一把抓住他的头发，用力把他摔倒在地。空竹当时就断了气。怖军揪下空竹的脑袋，扯断他的四肢，然后就回到了御膳房里。

第二天早晨，在王宫的那间内室，人们看到这位统帅的尸体，并且对于那位不知名的刺客的超人膂力感到十分惊奇。大家都认为一定是保护黑公主的那个神秘的恶魔杀死了空竹。空竹的亲眷控告黑公主害死了统帅，因此要求在为空竹举行火葬时把她作为空竹的遗孀烧死。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合乎情理的。他们闯进王宫，抓住黑公主，把她拖往城门外的火葬场。怖军听到黑公主悲惨的叫声，急忙跟在后面追去，并且一边跑一边顺手拔起一棵大树。他举着这棵大树向劫持者们追去。不一会儿工夫，他把所有的人都赶跑了，并在通往火葬场的路上留下了一些死尸。

空竹家族的毁灭吓坏了毗罗吒国王，于是他传令，让黑公主离开摩差国。但是黑公主恳求国王允许她再住十三天。她向国王许诺，她一定援助摩差国人，并让自己那些强大的庇护者与国王和睦相处。

摩差国与三六国的交战和俱卢人的袭扰

这一年，难敌手下的人，为寻找般度五子累得疲惫不堪。规定的流放期限快要结束了，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派出去的密探返回哈斯丁布尔，并向难敌禀报说："大王，我们搜遍了高山、平原、田野、森林以及可以藏身的山洞。我们走遍了所有城镇和乡村，可是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找到般度五子的踪迹。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是死在荒僻的丛林里了。"

听了密探的报告，难敌就同他的朋友和同盟者商议。他宣布说，到处都没有发现般度五子，流放的第十三年即将结束，他想听一听他们的意

见。德罗纳建议等待般度五子回来并且把属于他们的一切都还给他们。迦尔纳反对妥协，号召武装起来，训练军队，准备战斗。维杜罗和毗湿摩支持德罗纳的建议，难降和难敌的其他兄弟都支持迦尔纳的主意。

御前会议上的争论还没有平息，就从摩差国传来了空竹及其亲人被秘密杀死的消息。在参加难敌的宫廷会议的国王中，还有三穴国的国王善佑，他不止一次地尝到过空竹侵扰掠夺的苦头。善佑听说他的仇敌已死，非常高兴，因此他建议俱卢人马上进攻摩差国，夺取毗罗吒国王的大量牲畜。大家都一致赞成善佑的建议，于是俱卢人就开始准备袭扰摩差国。

在夜幕的掩护下，善佑王侵入摩差国的边境，并且袭击保护毗罗吒牲畜的牧民，三穴国的军队击溃了牧民，掠走六万头牛，并把它们赶入了自己的国境。第二天早晨关于三穴国军队入侵和掠夺的消息传到了毗罗吒王宫。国王马上传旨集合部队。战象、战车、骑兵和步兵很快做好了出征的准备。毗罗吒国王传令，让武器库发给刚伽和牛牧兵器。仆人们给他们拿来了盔甲、宝剑和镶有金银的雕弓，给他们配发了由熟练御者驾驶的战车。他们两人与国王一起出征。毗罗吒国王的太子优多罗，留在京都管理国事。

经过短时间的追赶，毗罗吒赶上了善佑，双方军队摆开阵势，开始交战。毗罗吒勇敢地闯入敌阵，但是三穴国的军队人数众多，并且牢固地压住阵脚。善佑很快就占了上风，毗罗吒受了伤。两军展开了恶战：到处是喊杀声，遍地是血迹，尘埃滚滚，烟云弥漫；被击毁的战车、死伤的战士和马匹布满战场。这时候，坚战命令怖军投入战斗。怖军想拔起一棵大树，用它作杵进行搏斗，但坚战没有同意，他担心怖军会被人认出来，那样般度五子还得再被放逐十三年。怖军手持弓箭、镖枪和宝剑，坐着战车参加战斗。他杀入敌阵，直奔善佑。怖军犹如一头强大的战象，向前挺进，不断地用利剑为自己开路，向四周播种死亡。在他的打击下，三穴国的士兵纷纷倒地，活着的将士最后也仓皇逃窜。“站住，站住，善佑！”怖军大叫着奔向三穴国国王。般度的这位儿子追上善佑王，一把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拖下战车，然后用力向地上摔去。善佑被摔晕了。怖军把他拖上自己的战车，就向站在小丘上观战的坚战奔去。三穴国的士兵看见他们的国王被俘，纷纷逃出了战场。

怖军把惊恐万状、半死不活的善佑扔在坚战的脚下。坚战看了一下俘虏，对他说：“起来吧，国王，你自由了，你想去哪里都可以，请走吧。”

而被战斗激怒的怖军却向善佑喊道："站住！你如果还想保住自己的狗命，不论你到哪里去，都必须高喊：'我是奴隶，我是毗罗吒的奴隶！'"但是坚战制止了弟弟："放他走吧。从今以后让他向摩差国国王进贡。他再也不敢来骚扰抢劫了。"

这时候毗湿摩统率俱卢族的军队，从另一个方向逼近了摩差国的都城。俱卢族军队蹂躏了郊区，赶走毗罗吒国王的大量牲畜，当时正准备返回哈斯丁布尔。牧民们急忙派人进京，向优多罗太子报告。他们请求王子帮助牧民们夺回被俱卢人夺走的牲畜。可是优多罗却犹豫不定：京城已经没有军队，他一个人跟俱卢族军队交锋是很困难的，而且也是很危险的。"我连御者都没有，"他对报信者说，"你要能给我找一个勇敢的御者，我就去追击敌人。"阿周那听他这么一说，就把黑公主叫到一边，对她说："你去告诉优多罗，就说我——巨苇，从前当过阿周那的御者，我愿意为王子驾车。"

在这种情况下，优多罗不得不克制自己的胆怯，登上战车，和巨苇一起去追赶俱卢人。高超的御者驾驶的这辆战车飞驰而去，简直就象疾风一样。不久，在他们面前就现出了俱卢大军的旌旗。俱卢族士兵在浓烟弥漫的尘埃中驱赶着摩差国的

牛群。看到这支庞大的军队，优多罗吓得半死：“巨苇呀，他们的人太多，他们会杀死我们的！”优多罗说着就跳下战车，拚命向后逃跑。阿周那拨转马头，追赶优多罗，在疾驰中一把抓住王子，把他拖上战车。

“放我回去吧，巨苇！”优多罗哀求道，“只要你别把我拖去送死，你要什么我都依你。”

阿周那回答道：“你不害羞吗？王子！你可是英勇的毗罗吒国王的太子呀！你可不能成为胆小鬼呀。你来替我驾车，我来和他们拼搏。”

优多罗十分惊奇，他说：“你一个人怎么能对付这么多军队呢？你只不过是个舞蹈教师，又不是战士。”

巨苇忍不住笑了，他说：“我只是暂时做了舞蹈教师。我是般度的儿子阿周那。你来当御者，我一个人来对付俱卢族的军队。”

听他这么一说，优多罗马上振作起来，恐惧的情绪一扫而光，而且对胜利充满信心，因为阿周那是一位不可战胜的武士，和他在一起，可以打败全部敌军。优多罗建议阿周那使用他的武器，可是般度之子觉得他的武器太轻，而且也不坚固。阿周那拨转马车，向附近的一处森林驰去，般度五子在去摩差国京都之前曾在那里埋藏了自己的兵器。他从地里挖出了火神送给他的神

弓，穿上盔甲，同优多罗一起乘车去追赶俱卢人。

当他们接近敌军时，俱卢族中的许多人认出了阿周那，因此俱卢军开始骚动起来。俱卢人在般度五子流放期满的时候和他们相遇，感到十分恐惧。毗湿摩立即派难敌率领一支庞大的队伍，驱赶牛群，返回哈斯丁布尔，而让剩下的队伍布阵迎敌。

阿周那马不停蹄，驱车直奔俱卢族的军队。他的神弓向敌人发射千万枝利箭。可是，他没看到被劫持的牲畜，当时他就明白了毗湿摩的计谋。他掉转战车向难敌追去。阿周那追上难敌之后，向他射出了暴雨般的利箭。难敌招架不住，扔下部队和牛群，狼狈逃窜。而所向披靡的阿周那，又急忙去迎击俱卢族的主力军。他迅猛地深入敌阵，不断地发射利箭。阿周那的神弓如此神速地发射利箭，致使毗湿摩的武士们都来不及使用盾牌掩护自己。阿周那在敌营里开路前进，命令优多罗一会儿驾车奔向德罗纳，一会儿奔向迦尔纳，一会儿又奔向毗湿摩，轮番向他们每个人交战，并且一个接一个地打败了他们。军士们看到自己的统帅吃了败仗，都纷纷逃离战场。就这样，阿周那从俱卢人手中夺回了被劫持的牲畜，赶着牛群回到了摩差国的首都。

在回去的路上，阿周那对优多罗说："你不要对国王讲，般度五子在隐名埋姓地为他效劳。关于我，你什么都不要说。你就讲，是你从俱卢人手中夺回了牲畜，并且打败了他们。"优多罗答应了阿周那的要求，他表示一定一个字也不说。阿周那又坐到御者的位置上，藏起自己的旗帜和兵器。就这样，他们两人乘车向京都驰去，并派出几个牧民，前去报告胜利的喜讯。

这时候，毗罗吒也结束了同三穴国的战斗，回到了都城，并且已经知道他的儿子和舞蹈教师去追击俱卢人，企图夺回牲畜。毗罗吒对王子的勇敢和轻率感到吃惊。他毫不怀疑，优多罗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一定牺牲了。但是坚战却安慰他说："国王陛下，请不必担心。只要巨苇做您儿子的车夫，优多罗在他的保护下一定能打败任何国家的军队。"还没等他把这番话说完，优多罗的信使便带着胜利的消息赶到了。国王十分高兴，于是传令手下人准备隆重地欢迎凯旋者。市民们在房顶和街道上挂起了彩旗和花环，乐师们擂响了锣鼓。优多罗在一片赞扬声中进了京城。

兴高采烈的国王当时对坚战说："刚伽，你说奇怪不？我那个英勇的儿子独自一人竟然战胜了俱卢族的强大军队。"

坚战回答说："陛下，您不必惊讶。既然巨

苇做王子的御者，那就没有什么奇怪的。”听了这番话，国王很不高兴：“你怎么胆敢把我的儿子同一个舞蹈教师相比？！婆罗门呀，你这是第一次，我饶恕你。从今以后你要注意，不要再说那些混账的话，惹我生气。”可是坚战又重复了自己的话，并且声称：如果没有巨苇，王子就不会活着回来。国王一气之下打了他两个耳光。

就在这一瞬间，优多罗走进王宫。看见刚伽脸上流血，他就十分不安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当人们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他之后，他就为这位婆罗门辩护，并且向国王讲述了战斗的真实经过。但是，由于他牢记自己的许诺，就没有说出阿周那的名字。优多罗王子说：“有一位天神之子前来助战，并且把敌军赶跑了。我这次胜利多亏了他的帮助。”

“那位天神般的勇士在哪里？”毗罗吒王问道，“让他进来，我想见见他。”

“我们俩回到都城以后，他就离开了我。”王子说，“不过，时机一到，他就会来的，而且还会说出自己的名字。”

战斗之后的第三天，般度族五兄弟，身着白色盛装，佩戴着珠宝首饰，走进毗罗吒的王宫，并且坐在宝座的旁边。惊愕的国王说道：“我的仆人们，你们怎么胆敢坐在王族的席位上？”

阿周那面带微笑，指着坚战对国王说："噢，国王陛下！这位君子应该与天神之主——因陀罗平起平坐，在人间没有谁能比得上他。他德高望重，仁慈善良，武艺超群。坐在您面前的这一位，就是赫赫有名的般度之子坚战王。"

毗罗吒王非常惊讶："难道坐在我面前的真是功勋显赫而又屡遭不幸的般度族五兄弟吗？不过，十三年已经过去，可没有人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呀！"

阿周那说："请看，陛下！您的这位厨师，就是力大无比的怖军，是他杀死了空竹。您的这位马夫，就是无种；您的牧牛人就是偕天。王后的这位宫女就是美丽的黑公主。国王陛下！我就是贡蒂之子阿周那。"优多罗王子当时也对毗罗吒国王说："父王，就是这位阿周那，把我从耻辱中解救出来，是他击溃了俱卢人的军队，是他夺回了我们的牛群。"

赞叹不已的毗罗吒王，向般度五子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并且提议结成友谊联盟。他以国王之礼对待般度五子，给予他们大量馈赠。毗罗吒还希望与般度五子结亲，决定将自己的女儿至尚公主许配给阿周那和妙贤的那位年轻的儿子激昂为妻。

努力争取和平

般度族的亲友，远近诸国的国君，都来参加阿周那的儿子激昂和毗罗吒的女儿至尚公主的豪华的婚礼。在婚礼的第二天，客人们都聚集在富丽堂皇的大殿里。他们按照年龄的顺序在镶有金银和宝石的座椅上落座之后，黑天站起来向众人讲了下面一席话："各位德高望重的君主！你们大家都知道，坚战和他的四位兄弟经受了多少苦难的折磨。你们都晓得，坚战在掷骰子时是怎样受骗上当的，般度五子又是怎样失去自己的国土，被放逐到丛林里多年。现在流放期已满，到了我们该为坚战和难敌的幸福着想的时候了。你们知道，即便是天国，如果不属于坚战，他也是不会

要的；假如只给他一个村庄是公正的，那他也会表示同意。般度五子在战斗中是不可战胜的，而且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对他们置之不理。但是我们现在不了解难敌在想些什么，他将如何行事。因此，我们首先应当派出一名聪明而又善于辞令的使者到俱卢人那里去，让他敦促俱卢人和平地归还属于坚战的领地。”

“我兄弟的话很在理，”大力罗摩紧接着黑天的发言说道，“将王国一分为二，对坚战和难敌双方都有利。但是应当让使者心平气和地去劝说。不应当责怪难敌搞骗局。要知道，坚战本身也有错——他十分迷恋掷骰子。当沙恭尼向他挑战时，他又不自量力。结果技艺高超的赌手赢了。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健陀罗国的国君。”

然而，雅度族英勇的武士善战却怒气冲冲地反驳道：“你怎么能这样怪罪坚战呢？他相信自己的亲人，可是俱卢人却用阴险手段诱骗了他。为什么我们要低三下四地向敌人求和呢？如果他们不肯把一半国土还给般度五子，我们就要强迫他们归还。”

木柱王也说：“我从来不相信难敌会心甘情愿地交出他所霸占的一寸土地。他只会把我们的善意忠告看成是软弱的标志。对于老持国王也不要抱有什么幻想，他对自己的儿子百依百顺。可以

派一个使者到哈斯丁布尔去，不过现在就应当准备会战。我们应当向一切友好的国家和部落派出使者，让他们的军队加强战备。我们还要赶快行动起来，抢在俱卢人之前争取各国的国王站在我们一边。因为难敌无疑也会这样做的。”

大家都同意木柱王的意见。黑天还向他提出了请求："噢，般遮罗国的君主！您年高德劭，睿智过人。老持国王也十分敬佩您，德罗纳和维杜罗与您交往又深。您出使哈斯丁布尔，我们都很放心。如果俱卢百子赞成和平公正的解决，那么多年的纠纷就会结束；如果持国王那个狂妄的儿子不听劝告，请您立即召唤我们。我们一定前来援助般度人。”

“就这样办吧！”众国王一致赞同。他们告别了毗罗吒王，各自返回自己的京城。

般度五子立即开始备战。毗罗吒王派出自己的亲信，去谒见邻国的国君和自己的诸侯，号召他们集合军队并带领大军前来摩差国的都城。木柱王也这样做了。许多国君响应他们的号召，率领大军前来援助般度五子。持国诸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召集自己盟国的军队开进哈斯丁布尔城。全国到处都布满了军队，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的投奔般度五子，有的加入俱卢人的行列。在他们沉重的步履下，整个大地仿佛都在颤动。

难敌得知黑天和大力罗摩回到了多门城，就急忙亲自赶到那里。阿周那也匆匆到达多门城，请求黑天在未来的战斗中援助他们。他们两个人同时到达多门城，并且同时来到了黑天的宫廷。不过，难敌首先走进他的宫室，他看见黑天正在床上睡觉，就站在他的床头。阿周那紧跟着也走了进去，躬身立在黑天的脚边。

黑天睁开眼睛，阿周那首先映入了他的眼帘。然后他也看到了难敌，并且对他们两人都表示欢迎。持国王之子说："我是第一个进来的，亲人！我请求你在未来的战争中援助我们。我希望你不要拒绝，因为我和阿周那一样，都有权得到你的友谊。"

"难敌，你说出了真理，"黑天回答道，"我决定援助你们两个人。你是第一个进来的，不过我首先看到的是我的朋友阿周那，所以我首先让他选择。你们两个中的一个人，可以带走我们部族那支由一千名精锐战士组成的战无不胜的大军，另一个人可以得到我个人的帮助。不过我不使用武器，我本人也不参加战斗，而只是为你们出谋划策。"

"噢，黑天！我选择你。"贡蒂之子毫不犹豫地说道。难敌非常满意他的这种选择，因为他得到了雅度族的军队。

然后难敌又拜访了大力罗摩。“你要知道，我在毗罗吒国王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曾经为你辩护过。”这位勇士对他说，“你和坚战都是我的亲戚。我又不能去反对我的弟弟。所以我决定不站在任何一方参加战斗。”持国之子听了这一席话，紧紧拥抱了品德高尚的大力罗摩，然后与他分手告别。难敌带领雅度族的大军，离开了多门城，这支军队的统帅就是雅度族无畏的勇士成铠王。

这时，般度族两位孪生兄弟的舅舅摩德罗国的沙利耶王，也招募了一支军队，并且亲自统率他们去支援般度五子。难敌听说之后，急忙赶到前面去迎接。他先派出了自己的仆人，吩咐他们在摩德罗国军队经过的路上搭起大批供他们休息的木房和帐篷，并且热情款待沙利耶王。摩德罗国国王接受了这些款待和敬意，还以为是坚战安排的。当难敌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并请他在未来的战争中支援俱卢族时，沙利耶十分惊奇，可是又不好拒绝他。

沙利耶王后来到达了般度人那里，并且向坚战讲述了所发生的这件事。

“就这样吧。你就站在俱卢人一边参加战斗吧！”般度的这位长子对他说，“不过，我请舅舅满足我的一项要求，尽管我不配向您提出这种

要求。众所周知，论驾车技术，除了黑天没有人能比得上您。毫无疑问，一旦迦尔纳与阿周那交战，他一定希望您作他的御者。到那时请您设法使他沮丧，暗中保护阿周那。”沙利耶王答应坚战，一定满足他的要求。

与此同时，木柱王同般度五子商议后，就派遣自己的祭司——一个聪颖而练达的婆罗门出使哈斯丁布尔城。木柱王在为婆罗门送行时对他说：“噢，婆罗门！你知道，坚战被骗去掷骰子是老持国王同意的。那些骗子，大概不会自愿归还般度五子的领地。不过，你要是能对老持国王陈述正义之言，你就会动摇他们的军心，而维杜罗、德罗纳和主持公道的毗湿摩就会支持你。如果持国的谋士们都站在般度人一边，那么他们的军队就会动摇。敌人要征服军心也需要时间，而般度五子这时候就可以从容地募集军队和征集必要的战备物资。你大胆地去吧，在敌人的国家里你不会遇到威胁。因为你是一个婆罗门，又是一位使者，而且你是一位老人，谁也不敢伤害你！”

木柱王的使者还没有到达哈斯丁布尔城，他就看到，从恒河之滨到遥远的迦罗库陀山顶，到处都是军队。这就是俱卢人及其盟邦的队伍，他们正从四面八方奔向哈斯丁布尔城。

在持国的王宫，使者会见了俱卢族和他们友

好部族的所有领袖和统帅。受到应有尊敬的这位使者，对集聚在王宫里的国王和统帅们说了这样一席话："诸位都知道国王的权力和义务，持国和般度——是一父之子。毫无疑问，他们两人继承祖先遗产的份额都应当是一样的。持国王诸子已经得到了自己那一份遗产，可是般度五子却一无所有。这公正吗？他们遭受了许多苦难和侮辱，但是他们并不记仇；除了和平和正义，他们别无他求。现在，请你们自己做出抉择：要和平还是要战争？要正义还是要仇恨？在坚战的阵垒里，有成千上万名勇敢的武士，急于投入战斗。他那不可战胜的四个弟弟十分英勇和强大，伟大的黑天智慧过人。请你们不要错过和解的良机！"

听了使者的发言，毗湿摩说道："婆罗门呀，您言之有理。和般度人开战是愚蠢的。谁能在会战中打败他们呢？"迦尔纳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并且望着难敌喊叫道："重弹这些老调有什么用呢？这些老调，我们早就听够了。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合乎法典的：沙恭尼赌赢了，般度五子就应当到森林里去。难道说，坚战忘记了这个约定？他们从森林里回来后，本应该做难敌的顺民。喂，婆罗门！你要知道，威胁是得不到任何东西的，难敌连一寸土地也不会让出的。但是为了正义，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的王国交给敌人。"

“车夫之子呀，你讲的这些话是不明智的。”毗湿摩反驳道，“难道你不记得，阿周那一个人是怎样把我们的军队打得四处逃窜的？”

持国王制止了他们的争论，他说：“英明的毗湿摩，您说得很对。我决定立即派出使者去见般度五子。祭司呀，请你回去对你的国王说，我听了他的话语，感到很高兴。”

使者走了之后，持国王把自己的御者全胜叫到身边，对他说：“在坚战的营垒里，集中了一批不可战胜的武士，他们就象因陀罗一样强大无比。他们在战斗中会杀死我所有的儿子，夺走属于般度五子的一切东西。我害怕和他们交战。全胜呀，你到般度人那里去，给予他们王族般的尊敬。请向他们转告：他们的苦难已经完结，为此我感到十分高兴，从今以后我希望同他们和睦相处。”

使 者 全 胜

全胜毫不迟疑，立即出发前往坚战的营垒，不久就来到这位般度之子的面前。这位使者向坚战鞠躬行礼，对他说道："老国王向你们致意，般度的孩子们，他祝愿你们幸福。老国王十分钦佩你们的美德，并且相信任何一种罪恶行径都不会玷污你们的声誉。老国王深知，不论什么人，甚至就连因陀罗，都无法战胜光荣的般度族五兄弟。但是老国王也知道，就智勇和威力而论，世界上没有谁能超过强大的俱卢人。因此，老国王认为双方交战没有任何益处。在你们和俱卢人之间建立和平——这是老国王及其英明老臣毗湿摩的最大的夙愿。"

坚战回答使者说："噢，全胜！我并没有谈论过战争。和平总比战争好些。的确，一个拥有一切福利并且可以毫不费力地满足自己心愿的人，是不会急于动武的。持国王谈论和平倒很轻松，不过他只是在关心自己那位残暴儿子的幸福。老国王根本不听从德高望重的维杜罗的忠告。他竟然允许自己的儿子用阴谋和欺骗的手段弄得自己的侄子们无家可归。现在他又向我呼吁和平。他不知道什么叫饥饿和贫困；除了华丽的服装，他不知道还有别的衣服；除了美味佳肴，他不知道还有别的食物。他住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可是我们却一无所有，我们赤身裸体，我们是乞丐，我们到处颠沛流离。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自己所打下的江山。现在老国王居然同我们这些失掉一切的人谈论起和平和友谊来了！不过，为了普天下的和平，我们饶恕俱卢人的罪恶。好吧，就这么办吧。全胜，我接受你的忠告，去寻找和平，不过要让他们把京都天帝城还给我们。全胜，请你回去向持国王转达我的话：请归还我们的京都，不然就请他们同我们公开较量吧。"

全胜答应向自己的国君真实而准确地转达他的话，然后就踏上了归途。当天夜里，全胜回到了哈斯丁布尔。次日早晨，国王传诏全胜进宫。俱

卢人急切地询问有关般度人的情况：他们的军队，武器及盟军。全胜详细地回答了他们的询问，讲述了般度人的有关情况：他们拥有众多的军队、神奇的武器和急于求战的朋友及盟军。老国王听了十分恐惧。他特别害怕那个无法战胜的怖军和众多的罗刹及夜叉，惧怕那位从来没有失败过的怒发冲冠的阿周那。老持国王担心自己的儿子们都会战死，所以拿不定主意，是否与般度人开战。

老国王听了使者的讲述，说道："全胜，般度五子会消灭我所有的儿子，一个也不会让他们活着。在这些勇士们的打击下，我们的家族就会崩溃，所以我才谋求和平。坚战对我们的不幸不会漠不关心，但是如果我成为不义之战的根源，他一定会责备我的。全胜啊，我该怎么办呢？怎样才能说服我那些愚蠢而贪婪的儿子同般度五子和解呢？"

"陛下，您说得很对。"全胜回答道，"如果爆发战争，您的家族将会毁灭。可是，我不明白，陛下，象您这样一位英明而持重的国君，为什么要听信您那些愚昧的儿子们的话呢？现在不是唱悲歌的时候，陛下！要知道，当初般度五子被放逐到林里的时候，您不也是兴高彩烈，喜笑颜开吗？当然，您当时还不知道那会引起什么后

果。您的世袭领地并不大，可是由于您侄子们的功劳，现在您几乎统治着全世界。不过，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陛下，现在需要的是您的裁决。”

“父王，你不要听他胡说。我们一定能够打败任何敌人。”难敌对老国王说道，“我不相信般度人。他们不是真心想同我们和睦相处。他们只是高喊和平，实际上在准备战争。我知道坚战的朋友和战友都集聚在他的身边，并在一起商量如何消灭你的整个家族，你的所有儿孙后代。谁也别想得到他们的宽恕。和平是靠不住的。一旦般度人在天帝城站稳脚跟，他们就会侵占你的领地，使你和你的孩子们丧失政权和财富，甚至生命。因此，我们不应当惧怕战争。父王，你不必害怕怖军。我要用我的神杵在战斗中把他消灭，就是天神也经不住我的打击。父王，你把我那些强大的兄弟和横扫一切的挚友都忘了。我们有迦尔纳、毗湿摩和德罗纳！还有谁能跟他们相比呢？父王，请不必担心。般度五子一定会遭到可耻的失败。”

长子之言并没有使持国王得到慰藉。他不相信能够取得胜利，因此还企图说服难敌：“我的儿呀，我恳求你消除对般度五子的仇恨和敌意。我们现有领地的一半就足够你受用了。你把属于般度人的一切统统还给品德高贵的般度五子，把

一部分财产分给他们。不然的话，你的军队和你自己就会在同般度人的交战中遭到毁灭。你的愚蠢和贪婪简直迷住了你的心窍！”

“我同般度五子不共戴天，”难敌回答道，“不是我消灭他们而统治天下，就是他们杀死我而称雄于世。我不得不违背父王的意志和谋士们的愿望，向般度人挑战。我要和迦尔纳一起把他们统统消灭。”

使者黑天

全胜走了之后，坚战就对自己的强大保护者和朋友——雅度族的领袖黑天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俱卢人已经丧失了信任。他们高谈和平，但这只是一种骗局。持国王不敢违背他儿子们的意志，而他那些儿子早已丧尽廉耻和信誉。他们靠阴谋和欺骗夺走了我们的领地，连一寸土地也不会还给我们的。"

"你的怀疑是有根据的，"黑天回答说，"难敌是个卑鄙的人，既贪婪又妒忌，他不希望和平。不过，我还是应当到哈斯丁布尔去一次，设法在你们之间铺设和平之路。不管和平希望多么渺茫，我还是要作为你的使者去谒见持国王。这

样做是为了不给人们留下口实，使他们尔后无法责怪你残酷无情。”

让黑天独自到敌人营垒里去，坚战很不放心，但是他又为自己朋友的英明论断所折服，于是他只好耐心地期待这位使者的归来。

黑天快到哈斯丁布尔的时候，城廓上空现出了可怕的不祥之兆：晴朗的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大地上黄沙滚滚，狂风暴雨袭击了哈斯丁布尔城；许多大树被连根拔起，居民们吓得胆战心惊。

探子向持国王禀报：伟大的黑天即将到达京都。老国王急忙召集群臣，并对他们说道：“明天早晨，黑天将到达这里。应当十分隆重地迎接他：道路上要喷洒清水，免得尘土飞扬；进城的路上要搭起凉棚，免得骄阳灼烤他的身体；还要派出乐队去欢迎他；全城都要挂起花环和彩旗。你们要给他准备厚礼，送给他鹿皮、宝石、战象、金车、宝马、娇媚的丫鬟、侍女和舞伎。”

英明的维杜罗不赞成国王的意见，他对国王说：“陛下，你想欺骗他，那是办不到的。他是般度族的忠诚朋友，你的礼物和盛情收买不了他的心。你这种狡猾的手段，黑天立即就会识破，而且这种作法也不符合你的身分。他来这里，是为你的儿子和般度五子寻找和平，黑天并不想为

自己谋取利益。国王陛下，你要真诚坦荡，请你给他准备一件礼物——一盆清水，好让他在长途跋涉之后为自己洗尘。”

难敌却说：“父王，请不必担心。黑天一到，我就把他关进大牢，让般度人失去最强大的同盟者和朋友。”难敌的话语使国王和大臣们深感不安。

“不肖之子，你疯啦！”愠怒的国王大声训斥道，“黑天是作为使者到我们这里来的，可你竟然要做出那种背信弃义的举动！”毗湿摩一句话也没说，气冲冲地走出了议事厅。各位大臣也纷纷离去，国王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第二天早晨，太监禀报持国王：气宇轩昂的雅度族的君主黑天已经威风凛凛地走进了王宫。黑天向持国王及其儿子们问好，向聚集在大厅里的俱卢族盟邦的国君及其亲随、隐士仙人致意。黑天接受了对方的问候和一个使者应当受到的礼宾欢迎之后，就到专门为他准备的宫室休息去了。

第二天，他来到难敌的宫殿，向国王的这位长子问候，但是他拒绝饮食，他说：“我不能和敌视我朋友的人一块进餐。”他离开难敌宫室，来到维杜罗的宫里，并在那里吃了一些东西。然后黑天拜谒了贡蒂，告诉王后她儿子们的身体都很

康健，尔后倾听了这位母亲的忧虑。第三天，黑天才去谒见持国王。

黑天说："我来到这里，是想为两个家族兄弟之间铺设和平之路，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目的。国王陛下，请接受我的忠告吧！你儿子们的狂妄和奸诈将给你的家族带来灾难，死亡威胁着尘世间的一切生灵。陛下，请不要忘记，和平现在取决于我和你。只有把属于般度五子的一切都归还给他们，只有抑制难敌的贪心和权欲，世界才会有安宁之日。如果不这样做，残酷无情的战祸就会降临到你的宫廷。如果失去亲人，你还指望什么呢？如果一切生灵都将遭到毁灭，你又能得到什么利益呢？"老持国王说，他已经无力说服自己的长子与般度人和解，于是黑天、德罗纳、维杜罗都去规劝难敌，可是他们的努力都无济于事。

"我连一寸土地也不让给可恨的般度人！"难敌恶狠狠地大声说，"一块金子，一个臣民都不给！不用拿战争来恫吓我，我已经作好了打仗的准备。在这个世界上我和般度人势不两立！"愤怒的难敌不听劝告，站起身来，走进了内宫。迦尔纳、难降和沙恭尼也跟着他走出了议事厅。

他们四个人密谋策划，决定把黑天抓起来，关进监狱：没有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般度

人。但是黑天带来的一个仆人，恰巧听到了他们在那座宫室的谈话。他立即走进宫殿，来到黑天跟前，大声揭露了难敌的阴谋。听到这个消息，大殿上鸦雀无声，在座的人都惊呆了。老持国王急忙把几个阴谋家叫来，愤怒地斥责他的儿子胡作非为，背信弃义。“你这个恶棍真愚蠢！”老国王大声说，“难道你不知道黑天是天神的化身？你就象一个小孩一样，幻想水中捞月；又象扑火的飞蛾一样，意识不到自己的灭亡！你要认识自己的过错，把属于般度的一切还给他们，同他们和睦相处！”可是难敌根本不听从父亲的劝告。

黑天当时对难敌说：“你以为我这里没有朋友，孤单一人，你以为我软弱可欺。你看！”黑天伸展双手，刹那间所有的天神，所有的大仙，他王国中的所有将士立即出现在他的身边，般度五子手持天赐的兵器，立在众将士之前。黑天的口中和眼睛里立即喷射出熊熊烈火，脚下的大地在战抖，隆隆雷声震撼九天。持国王的文武百官，俱卢族的客人和盟友，都吓得用手捂住眼睛，纷纷跪在地上叩拜。不一会儿，一切都消逝了，只有载着黑天飞驰的马车，在远处闪耀着金光。

黑天离去之后，哈斯丁布尔居民的心里罩上了一层忧郁的阴云。和解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

了，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为自己儿子们的性命担忧的贡蒂，日落之后来到了神圣的恒河之滨，她看见迦尔纳正在那里祈祷。

车夫之子也看见了贡蒂，于是就走到她面前，说道："贡蒂王后，你为什么这样悲伤？请把你的烦恼对我讲一讲。"

贡蒂对他说："我请求天神保护我的儿子免遭祸殃。噢，迦尔纳！在战场上你可是般度人的最危险的敌手。你要知道，迦尔纳，你可是他们的亲人呐。车夫并不是你的生身之父，他只是在河岸上拾到你并且象亲生儿子一样把你教养成人。你是太阳神苏利耶的儿子，而我就是你的生身母亲。我在我的娘家生了你，并且偷偷地把你装在竹篮里，又把竹篮放到河水中。太阳神不让你死，波涛把竹篮冲向河岸。就这样，你就到了车夫的家里。啊，迦尔纳！你可要知道，般度五子是你的兄弟。你不应当与俱卢人站在一起，而应当和你的兄弟们站在一起。只要你们众兄弟团结在一起，你们就是不可战胜的。"

迦尔纳说："你怎么能不顾我的死活，把我抛弃呢？在和平的日子里，你把我象狗崽子一样扔掉了，而现在你却说我应当离开我的亲密朋友。我要是听信你的话，我岂不成了忘恩负义的人啦？人们都知道，阿周那是个威武强大的勇

士。如果现在我转到他一边，人们就会认为我是个胆小鬼，并且会说我惧怕他。不，我要和难敌在一起，他是我的朋友和保护人。不过我现在向你保证：除了阿周那，在战斗中我一定饶恕你其余的几个儿子。我要同阿周那决一死战，我们俩不论谁死亡，反正你总会有五个儿子。”

俱卢之野的军队

黑天回到了水没城，述说自己这次出使没能成功。坚战于是召开军事会议，并在会上说："俱卢人不想同我们和解。应战的时候到了。就请久经沙场的各位勇士统领我们的大军去战斗吧。"他将般度族的军队分编成七个军；每个军有二万一千八百七十头战象和同样数量的战车，六万五千六百一十名骑兵和十万零九千三百五十名步兵。他任命这七支大军的将领是：木柱王及其儿子束发和猛光，善战，怖军，毗罗吒王和紫马吉人的国君显光。般度五子长时间未能选定全军的统帅，最后，根据黑天的建议，坚战宣布木柱王之子——般遮罗国太子猛光为最高统帅。大

家都拥护这项任命，于是坚战就吩咐猛光率领大军开往哈斯丁布尔附近的俱卢之野。

般度族军队就象春汛时节的恒河之水，汹涌澎湃，滚滚向前。战车辚辚，战马萧萧，人语嘈杂，号声震天。怖军、无种和偕天驱车在前，坚战命驾在后。黑公主及其女仆、亲随都留在水没城，并派有重兵保护。

军队开到俱卢之野西部边缘，就停了下来。为了选择营地，坚战同猛光和黑天乘车走遍了这片原野。然后他们传令将士，在希兰瓦迪河岸附近的一片树林环绕的空地上安营扎寨。般度族军队的将领为骑兵、车兵和象兵划定了宿营地，并且命令在营盘四周掘沟筑垒，然后他们亲自来到东面，观察敌军的动静。

难敌及其盟友统领十一支大军来到俱卢战场。统率这十一支大军的强大勇士是：精通兵器的慈悯大师，赫赫有名的德罗纳，摩德罗族的国王沙利耶，信度国的国君——持国王的驸马胜车王，甘谟惹国国君善巧，博遮族和安陀加族的君主成铠，德罗纳的儿子马勇，盎伽国的国君迦尔纳，广声，沙恭尼和巴利迦。难敌任命毗湿摩为俱卢族全军的统帅。

双方大军在俱卢之野对峙扎营之后，膂力过人的大力罗摩来到了般度五子的阵营。这位身披

蓝袍，头戴野花花冠，身材高大的持犁者，在自己的儿子乌尔姆迦和黑天的儿子明光、山巴、美视的陪同下，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了坚战的营帐。般度五子、黑天和所有在座的国王都站起身来，对他表示热烈欢迎。大力罗摩按照年龄向在座的众国王致意请安，然后说道："流血的毁灭性的大战和可怕的互相残杀就要开始了，战争已经无法避免。为了使互相敌视的亲戚和解，我曾经告诫我的弟弟不要偏袒任何一方，要一视同仁地对待我们的这两家亲戚。现在看来，我的忠告是徒劳的。黑天的心向着阿周那，他已经站在般度族一边了。我既不想反对我的弟弟，也不想看到我的亲戚们流血牺牲。因此，我不打算参加任何一方的战斗，我要离开这里到圣地去朝觐。战争结束的时候，我再回来。我深信胜利一定属于般度人。噢，般度五子！我希望在我回来的时候能看到你们还活着。"罗希妮之子[①]告别了众人，就动身到神圣的娑罗室伐底河滨去朝圣。

大战前夕，俱卢军营的众将领集聚在持国王长子的大帐里。难敌请毗湿摩讲一讲双方武艺高强的勇士。毗湿摩在讲述难敌和坚战军营中勇士的威力和武艺时，提到了许多善于车战的将士。

---

① 罗希妮之子——指大力罗摩，他是富天和罗希妮的儿子。

可是最后他才提到太阳神苏利耶之子迦尔纳。老毗湿摩对难敌说："你的朋友和谋士——车夫之子迦尔纳，是一个喜欢吹牛的人。在这次大战中，他不是善于车战的第一流勇士。他在与战无不胜的阿周那的交战中难以幸免。"英明的师尊德罗纳，赞同毗湿摩的论断。老统帅的话语，宛如利箭，刺痛了迦尔纳的心。

"毗湿摩！你这是侮辱我。"迦尔纳说，"不过我不准备回敬你对我的侮辱。我不愿意在大战前夕制造不和。但是，你不要期待我对你的援助，在你还没有战死之前，我绝不会登上战车。等你断了气之后，我再和般度族的所有勇士拼搏，让婆罗多的后代看一看，谁是车战的最强者。"

毗湿摩结束了自己的讲述，难敌就把沙恭尼之子乌卢迦叫到面前。"你向般度去报信，"难敌对乌卢迦说，"你就这样说：'大战的日子已经迫近。坚战啊，你那伪善的面孔再也帮不了你的忙了，你的贪权和残忍最终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坚战！你就象人们所讲述的那种猫一样，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虔诚的行善者，是企图轻而易举地捕食那些轻信谎言的老鼠。你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可是现在到了大会战的时候。坚战，你不要害怕，你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

子汉和勇士，你就应当鼓舞你的四个兄弟：厨子怖军、马夫无种、放牛娃偕天和舞蹈教师阿周那。你的兄弟经常炫耀自己的力气，威胁我的生命安全。就让他们用行动而不是用空谈来证明自己的威力和英勇吧。在战斗中拼搏——这可不同于教姑娘们跳舞。般度五子，请你们来证明你们并不是王宫的奴仆，而是真正的勇士！’乌卢迦，请你向黑天转告：‘你用魔法吓不倒难敌，占卜算命，俱卢人也会。’你还要告诉他，难敌将在疆场上向他挑战。”难敌说完，就大声狞笑起来，然后把自己的使者派往般度人的阵营。

乌卢迦向坚战及其兄弟们大胆准确地转达了难敌所说的话，般度五子无法抑制自己的忿懑。黑天回答使者道：“我们听了你的讲述，明白了你这番话的含意。请告诉你的主子，明天即将开始战斗，我们的武器将替我们作答。”

大战前夕的军队

婆罗多国的城乡，由于即将来临的战斗而变得人烟稀少了。凡是能拿起武器的人，都上了俱卢战场，家里只剩下女人、孩子和老人。大地因为即将来临的灾难而憔悴了。到处出现了可怕的征兆。白天太阳暗淡无光，夜晚也不见月华闪耀。庙宇里的男女神像忽然活动起来，有的狞笑，有的口吐鲜血。村子里，母牛生了小驴驹，母马下了小牛犊；两个头、五条腿、两根尾巴的怪兽也出现了；江河开始倒流，河水变得血红。夜里，从未见过的只有一个翅膀、一只眼睛、一条腿的一种怪鸟在空中翱翔，不断发出令人生畏的哀鸣。听到这种叫声，人们都吓得口吐鲜血。

大战的前夜，俱卢之野降了一场血雨。天刚蒙蒙亮，在广袤的原野上响起了一片喧嚣声：鼓声咚咚，号角齐鸣，战马嘶叫，战车隆隆，激动的战象吼声震天，兵器的撞击声震耳欲聋；将领们在高声呼喊，鼓舞战士们前去杀敌冲锋。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布满将士的战场；战士们的兵器和盔甲，闪闪发光。两支庞大的军队，列阵对峙。

俱卢族的军队已经准备就绪。这支大军布成了飞鸟阵：战象为鸟阵的躯干，骑兵和步兵是它的两翼，而战车就是指向敌阵的鸟嘴。持国王诸子的战车排在最前面。白发苍苍的毗湿摩，乘坐着一辆银光闪烁的战车，车上挂着一面绘有金色棕榈树的白旗；老英雄一身白盔银甲，出现在军队的阵前，犹如一轮秋月悬挂在布满白云的中天。

"噢，勇敢的刹帝利！通向天国的大门现在已经向你们敞开！"他对战士们高声说道："在家里病死对一个武士来说是一种罪过。战死在疆场——这才是军人自古以来的天职！"毗湿摩讲完了这番话，众将领都各就各位，立在全军的队前。只有车夫之子迦尔纳，扔下武器，拒绝在毗湿摩指挥下参加战斗。

难敌的军队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这时候，坚战才对阿周那说："伟大的仙人和精通武艺的大师说过，数量少的军队参加会战，应当布成坚

固而锋利的针形阵。”

阿周那回答道：“噢，国王！你一定还记得，伟大的天神之主因陀罗曾经带领一支不大的军队，战胜了一群恶魔，他当时正是用的密集的环形阵。布成这种阵式，我们一定能够从各个方面反击敌人，取得预期的效果。”

于是，般度人的军队就象阿周那所说的那样，布成了环形阵。怖军立在阵前，面对着敌人；在他战车两侧的是无种和偕天；紧跟在强大的怖军战车后面的，是黑公主的五个年轻的儿子；在他们的后面则是猛光和毗罗吒国王的军队；在般遮罗国和摩差国军队的后边是阿周那，他乘坐着黑天驾御的战车。坚战王身披熠熠闪光的盔甲，立在军队的中央，周围排列着众多的战象。他仔细地观看了敌阵，心中不由地产生了怀疑和忧虑。俱卢族的军队实在太多了。难敌那些雄伟的战象，数不胜数，一眼都望不到边。每一头战象配有一百辆战车，每一辆战车又有一百名骑士相随，每一名骑兵配有十个弓箭手，而每一个弓箭手的后面又有十名手持利剑的步兵跟随。

坚战当时对阿周那说：“我们能战胜我们的祖父毗湿摩统率的这支庞大的军队吗？俱卢族的军队这样多，他们将领的武艺又如此高强，我真怀疑我们是否能取得胜利。”

阿周那回答道：“国王陛下，我们的军队是不多，但是真理、正义和勇气都在我们这一边。黑天又和我们在一起，而黑天在哪里，哪里就有胜利。”

当时阿周那就向令人恐怖的杜尔伽女神——宇宙破坏之神湿婆的夫人祈祷：“啊，伟大永恒的不可战胜的女神！我俯身向您致意！噢，强大无比的黑天的御妹，身披黄袍的女神！您使日月运转，您使它们闪光生辉！您是朝霞，您是白昼，您是伟大的母亲，您是忠于您的人的靠山，您是恩赐胜利的天神，您就是胜利！啊，金眼女神！啊，善于洞察一切的女神！我俯身向您致敬。我满怀着喜悦的心情赞美您，伟大的女神！请让胜利和您的仁慈永远伴随着我们！”

雷霆般的杜尔伽女神，听到阿周那的祈祷，飘然下凡，她对阿周那说：“般度之子呀，再过几天，你就会战胜你们的敌人。你在大战中是不可战胜的，就是因陀罗也无法打败你。”女神说完之后，就消逝了。坚战当时非常高兴，恐惧和怀疑的情绪一扫而光，般度族全军上下都充满必胜的信心。

太阳已经徐徐升起，将士们都在等待开战。这时候，坚战下了战车，扔下武器，脱掉盔甲，谦恭地双手合十，向对方的阵营走去。他的四个

兄弟和黑天都非常担心地跟在他的后边。“喂，国王呀！你为什么下了车，赤手空拳地向我们敌人的营垒中走去？”他们这样追问坚战，可是坚战却不回答。

当坚战走进俱卢军营的时候，俱卢族的武士们都在嘲笑他。“这位大王害怕了，”他们讥笑着说道，“他大概是来向我们乞求恩典的吧？大战前夕他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坚战不象是刹帝利家族的子孙。说书人赞美他的勇武，那纯粹是胡扯。”坚战既不回答武士们的呼喊，也不顾他们的讥讽，他谦恭而默然地穿过武士们闪出来的通道，走到毗湿摩面前，躬身向他施礼致敬。

“战无不胜的爷爷呀，您好！”他对毗湿摩说道，“请允许我们与您交锋，请您向我们祝福。”

毗湿摩回答道：“啊，国王！如果你不来，我就要诅咒你并且会祈求上苍把挫折和失败赐给你。可是，现在我祝福你，孩子！你勇敢地战斗吧！去夺取胜利。你有什么要求，请告诉我。不过，在大战中我将为持国的儿子们效力，因为我是他们的仆人，并且有誓言约束。”

坚战说：“请您为俱卢人战斗吧，战无不胜的祖父！但是您要为我们祈祷和祝福。”然后坚战又走到德罗纳和慈悯大师跟前，请求他们的祝福。这两位大师也象毗湿摩那样回答了他。

般度五子躬身施礼，向自己的老师告别，尔后又来到摩德罗国的国王面前。“啊，沙利耶王！请您向我祝福。”坚战说，“我参加战斗是无罪的，我要战胜自己的对手。”

沙利耶王回答说：“噢，国王陛下！假如你不来，我一定会诅咒你。外甥，你这样尊敬我，我感到很满意。你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请用战斗去夺取胜利吧。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告诉我。不过，你要知道，我在未来的大战中是俱卢族的盟友，并有诺言相约束。”

“我对您只有一个请求，沙利耶舅舅，”坚战说，“假如您愿意，可以站在我们敌人方面作战，不过，请不要忘记我们的幸福。”

“可是，我如何帮助你呢？请告诉我，最贤明的君主！”沙利耶说。

坚战回答道：“噢，舅舅！交战的时候，请您帮助我们削弱迦尔纳的力量。在决定他命运的时刻，您要让他灰心丧气。”

“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贡蒂之子。”摩德罗国国王说，“你去和敌人搏斗吧，我会关注你的胜利的。”

与此同时，黑天走到迦尔纳跟前，并向他致意：“噢，迦尔纳！我听说你被毗湿摩侮辱过，发誓不再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毗湿摩现在还活着，

请到我们这边来，和我们在一起战斗吧。毗湿摩倒下之后，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还可以回到难敌那里去。”

“对持国王长子不利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高尚的迦尔纳对黑天说，“你知道，我是忠于难敌的，我的生命也是属于他的。”

坚战在离开俱卢军营时大声对敌方的武士们说：“我们一定把同情我们的人看做朋友和同盟者！”

持国王的庶出儿子(一位低种姓的妃子所生)东战回答道：“啊，坚战王！如果你能平等待我，那么大战中我一定为你拼搏！”

坚战对他说：“跟我们走吧，强大的兄弟！我们大家都欢迎你。光荣的持国王家族将由你来接续，你还要为他老人家送终呢。”坚战满怀喜悦的心情，同黑天和东战一起回到了自己的阵营。

毗湿摩指挥的战斗

早晨，般度族大军和俱卢族大军互相逼近，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可怕的轰鸣震撼着原野，就好象在风暴时节大海发出的吼声。在整个战场上，到处都在混战。父与子厮杀，子同父格斗，亲戚之间举起利剑，朋友之间挥舞刀枪。武士们猛烈地进击，都想结果对方的性命。疾驰的战车相撞，发出了震耳的断裂声，折辕、断轴、掉轮的战车，堆叠在一起，挡住了武士和战马的道路。战象冲进了骑兵阵，撞倒了骑兵，粗大的象足践踏着战车、战马和士兵。被杀伤的战象，嚎叫着倒在地上，做着垂死的挣扎。战马在嘶鸣，伤兵在呻吟，垂死者在呼喊。怖军正在与持国的儿子们

交战，他就象一头狂怒的公牛，高声喊叫着。难敌及其兄弟们的强弓金光闪闪，宛如云天中的太阳。俱卢人的长箭飞向敌阵，犹如脱壳的毒蛇一样。射向怖军的弓箭，遮天蔽日，雨点般地打在英雄的皮质盾牌上。黑公主的两个儿子，无种、偕天和猛光，急忙赶来援助怖军。阿周那和毗湿摩，坚战和沙利耶，束发和马勇，木柱王和信度国的胜车王，都在顽强地搏斗着；在整个广袤的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武士们用弓箭、飞镖、长矛、宝剑、铁杵互相拼杀着，俱卢人的勇武并不亚于般度人。

从午后开始，持国诸子已经迫使般度族的军队节节败退。

战无不胜的、强大无比的毗湿摩，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扫荡了成千上万的将士。在他那致命的箭雨的打击下，人马纷纷倒地，战车接连停滞前进，强大的战象临死前在不住地抽搐。

盛怒的激昂乘坐快速战车，迎战毗湿摩。他向毗湿摩及其保镖不断地发射云箭。一枝打伤了成铠，第二枝击伤了沙利耶，第三枝射伤了毗湿摩本人。持国王之子恶颜的车夫，在激昂的打击下倒在地上断了气；激昂又发一箭，击落了慈悯手中的大弓。激昂驱车横冲直撞，不断地向四面八方发射百发百中的利箭。毗湿摩的雕弓掉落在

地上，绣有金色棕榈树的战旗被射倒，难敌的将士们立即惊叫起来，他们仿佛觉得，武艺高强的统帅毗湿摩已经不在人间。毗罗吒和他的儿子优多罗，怖军和猛光，冲上前来援助激昂。优多罗骑着战象向摩德罗国国王沙利耶进攻。他的战象踢倒了对方驾车的战马，摩德罗国国王的战车就停止不动了。沙利耶一气之下，向优多罗投去一枝铁镖，飞镖击穿了他的甲胄，毗罗吒王的这位年轻的儿子受了致命伤。沙利耶手持宝剑，直奔优多罗的坐象，一剑就把它砍倒了。

毗罗吒王的另一个儿子白净，就好象被浇过油的篝火一样，顿时燃起了复仇的怒焰。白净立即冲上前去，和沙利耶决斗。悲愤交集的白净十分凶猛，仿佛死神必然要降临到沙利耶的头上。可是毗湿摩及时地赶来援助摩德罗国王。白净和毗湿摩，就象森林中为争夺一只雌虎而互相角逐的两只凶猛的雄虎一样，互相扑打着。白净一箭把毗湿摩的强弓射成两段，可是俱卢人急忙赶来，支援自己的统帅。他们向白净发射了一阵雨箭，并且递给毗湿摩另一张更强大的弓。俱卢族这位老统帅射出了一串准确的利箭，击落了摩差国王子战车上的旗子，并使他的御者受了致命伤。白净于是抓起铁镖，拼命向毗湿摩抛去，致命的铁镖还没有飞抵目标，就在空中被毗湿摩发射的利箭射

成碎片。俱卢人纵情欢呼自己统帅的高超箭术。白净被激怒了，他又操起沉重的铁杵，抡将起来，向自己的对手掷去。强大的铁杵嗖的一声飞奔过去，击中了毗湿摩的御者，他的战马也被打翻在地。白净手持宽刃利剑，扑向毗湿摩的战车，可是他还没有跑到，就摇晃一下栽倒了，离开了人世。原来他被毗湿摩的一支利箭射中了，这枝箭射穿了白净的皮质盾牌、甲胄和身体，一直钻进泥土里。毗罗吒王的第二个儿子，就这样阵亡了。般度人的心里笼罩着一层悲凄的阴云。他们在会战的第一天损兵折将，死伤了许多人。坚战军队的数量减少了。可是强大的毗湿摩还在左杀右砍，成千上万的人头滚落在这位猛将的脚下。俱卢人兴高彩烈地追击着退却的敌人，然而降临的夜幕中断了这场可怕的战斗，被激怒的将士们，只好回营休息。

深夜，坚战王悒悒不乐地走进了黑天的帐篷。般度的长子对他说："噢，黑天呀！我们的祖父毗湿摩威力无比。他一路上扫荡着我军将士，就象烈火舔噬地面上的干草似的。满怀恐怖的军士，一见到他都纷纷逃离战场。我们不可能战胜毗湿摩，他就象伟大的因陀罗一样，是不可战胜的。我还是回到森林中去吧，在那里生活要比为国王们效劳好受一些。我看毗湿摩一定会消灭我们所有的军队。在毗湿摩的打击下，我军将士犹如飞蛾

扑火，必将毁灭。在为争夺王国的大战中，我会葬送我的兄弟、亲人和我自己。我要在我的余生进行严厉的忏悔。”

黑天这样回答坚战说："婆罗多族的君主呀！你不要悲伤！一个国君不应当沉湎在痛苦和绝望之中。你的兄弟，你的将士，都是强大无比的英雄，在世界上也赫赫有名。在我们中间有木柱王的儿子束发，老毗湿摩一定会死在他的手下。”黑天的话语充满了必胜的信心，鼓舞了般度人的士气，振奋了他们的精神。

次日黎明，坚战的军队布下阵势，准备开战。

阿周那位于最前列，他的旁边是木柱王和般度族的其他盟友。占据右翼的是怖军，占据左翼的是猛光，坚战的战车位于般度军队的后边。在开战之前，难敌在俱卢族的军营中十分得意地对自己的将士们说："你们是强大而不可战胜的英雄。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消灭般度人及其所有的盟军。你们联合起来，就更加强大无比！我们的军队数不胜数，而我们敌人的数量并不多！开战吧！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螺号响，战鼓鸣，两军在冲锋。战士们在激烈地厮杀；战马在相互冲撞；战车在相互撞击中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将士们的战斗呐喊，受伤人马的哀鸣，响成了一片。同第一天战斗一样，

般度人猛烈的攻击又被坚如峭壁般的毗湿摩阻止了。当时阿周那对黑天说："请把战车驶向我的爷爷毗湿摩。我要把他杀死，搭救我军将士。"阿周那犹如一头狂怒的战象，冲向毗湿摩。密如乌云般的利箭飞向阿周那，可是他毫不动摇。他的强弓准确地杀伤敌军，俱卢族的军队开始在减少，士兵们四处溃逃。毗湿摩的将士纷纷倒下，而且再也站不起来了。看到自己的数百名将士接连丧命，难敌十分恼怒，他吼叫道："这都怪你，毗湿摩！由于你的过错，迦尔纳才没有上阵。本来他可以制服这位疯狂的般度之子的。你要想个办法杀死他！"

"应当按照武士的传统，正大光明地交战！"毗湿摩高声对难敌说，然后驱车去迎战阿周那。两个人打得十分激烈，他们二人势均力敌，旗鼓相当。

在阿周那的左翼，猛光与武勇的德罗纳在激烈地拼搏。他们互相发射密如乌云般的利箭，并且都用自己的利箭把对方射来的箭击落。猛光向德罗纳投去了一支镶有黄金和珐琅的宝镖，可是德罗纳却微笑着发射一箭，把猛光的宝镖击碎在空中，然后又发射一箭，把自己对手的巨弓射断。木柱王之子抓起铁锤，向德罗纳抛去。德罗纳急驱战车，避开打击，同时又抛出铁镖，击穿了猛光那身珍贵的甲胄，把他打伤。他们就这样搏斗

着，鲜血染红了他们的盔甲，在阳光下显得更加鲜艳夺目，好似春天森林中盛开的鲜花那样火红。

德罗纳一箭射伤了猛光的车夫，又连发几箭射倒了他的战马，击落了他手中的皮质盾牌。木柱王之子拿起大斧，正想跳下战车，可是德罗纳一箭又把他手中的大斧击落。怖军赶来，救出了猛光。他把猛光载入另一辆战车，自己又与疲惫不堪的德罗纳展开拼搏。羯陵伽国国王输噜多尤斯带领一支人数众多的大军，急忙赶来助战，尼沙陀族的武士们也赶来援助德罗纳。他吼叫着围住了怖军的战车，并向这位英勇的般度人发射利箭。羯陵伽国的王子周天[1]，准确地连射数箭，打伤了怖军的战马。怒发冲冠的怖军，于是就抛出沉重的铁锤，周天被击伤了，栽下战车。怖军咆哮着跳下战车，冲向羯陵伽族的武士，吓得他们心惊胆颤。随着怖军宝剑的飞舞，人马和战象纷纷倒地。他犹如一条火龙，驰骋沙场，在敌军中散布恐惧，向四周传播死亡。被怖军击伤的战象，痛得发狂，向后逃去，践踏着羯陵伽国的战士。不可战胜的怖军砍倒了输噜多尤斯国王之后，羯陵伽国的军队动摇了。“这不是怖军，”武士们叫

[1] 周天——梵文Cakradeva，输噜多尤斯王之子。

道，“这简直是手执利剑的死神在追逐我们！”羯陵伽国的将士们扔掉武器，纷纷逃离战场，而这位武勇的般度人却在欢呼自己的胜利。

鲜血染红了战场，激烈的战斗一直继续到天黑。大战的第二天并没给俱卢族带来胜利。夜幕降临了，黑暗笼罩着大地，疲倦不堪的双方将士，收兵休息。

每天拂晓，般度军和俱卢军就开始展开拼死的搏斗。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般度军并没有取得理想的胜利。般度族五兄弟英勇顽强地拼搏着，老持国王的儿子们越来越减少了。可是坚战及其兄弟们的一切努力，都遭到了战无不胜的毗湿摩的反击，于是黑天就想设计战胜他。

毗湿摩之死

大战的第十天，根据黑天的建议，般度五子把木柱王之子束发的军队布在阵前，然后向毗湿摩冲去，并且不断地用雨箭和飞镖开路。难敌的许多将士，在怖军及其兄弟们的打击下，纷纷离开了人世。就在那一天的早晨，俱卢军再也没有力量阻止般度人的猛烈攻击。般度人的军队从四面八方把毗湿摩、他的卫士和持国的儿子们团团围住，射向老统帅的利箭遮天蔽日，密如乌云。束发射出的三枝箭，深深地钻进了毗湿摩的胸膛，强大无比的毗湿摩心中燃起了怒火。可是，他不想同束发交锋，并且嘲讽地对他说："你是否同我交战，随你的便。不过，我永远不会与你交锋。

你是天神创造的一个女流之辈，我并不认为你是男人。”无所不知的毗湿摩说出了真情。束发生在木柱王的宫廷，原来是个女性，但是她不想成为女人。她在少年时代就把自己的女性交给了一位半仙，并从他那里换来了勇气和力量。

毗湿摩这番令人难堪的话语，犹如利箭刺痛了般遮罗国王子的心。他气得浑身发抖，他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回答毗湿摩说："你是一位伟大而又不可战胜的武士。你的功勋盖世，膂力过人。但是今天我偏要与你搏斗，我一定要杀死你！”束发这样说完之后，就向俱卢族的统帅发射了一阵暴雨般的利箭，然而强大的毗湿摩却微笑着将它们一一击落，仿佛它们不是利箭，而是雨滴似的；这些利箭无法给他带来更大的伤害。他对木柱王之子的进攻也不予以回击。

隐蔽在束发背后的阿周那对他说："你不必害怕和犹豫，大胆向毗湿摩进攻吧！他不会向你袭击。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不杀死毗湿摩就收兵回营，全世界都会讥笑我们的。”于是般度人就以新的力量向毗湿摩展开了进攻。

难降开始与阿周那对打。难降顽强地抵挡阿周那的猛烈进击，就象不屈的大地，勇敢地承受着汹涌澎湃的大海的冲击。这两位不可战胜的勇士，英姿勃勃，辉映日月。两个人怒发冲冠，都

渴望杀死对手。

难降的三枝利箭，射中了阿周那的前额，他满脸是血。阿周那带着额上的三枝利箭，继续进行战斗，很快他就击落了难降手中的弓，击毁了他的战车，难降全身是血，已招架不住阿周那的攻击。在毗湿摩掩护下他逃走了。毗湿摩就象一堵峭壁，屹立在这个血染的战海之中。

在战场的中央，强大的德罗纳在钳制坚战将士们的进攻。他一边阻挡般度人对毗湿摩的猛烈攻击，一边悲伤地对自己的儿子马勇说："我不断地发射利箭，可就是击不中目标，武器都不听我调用了，我心里充满了悲伤。怪鸟在上空盘旋，并且在凄惨地鸣叫；日光昏暗，大地颤抖，我仿佛觉得，整个宇宙都充满了恐怖，苍天都在倾诉哀怨。我听到了豺狼的嗥叫声，这是一种不祥之兆。狡猾的阿周那，让束发在自己的前面与我们的靠山和保卫者毗湿摩奋力拼搏。看到这种情景，我的心都在抽搐。噢，我的儿啊！为了胜利和荣誉你快去战斗！你要祈求上苍的保佑。去和木柱王之子束发交锋吧！你一定要杀死他，而我要和坚战本人搏斗。"

德罗纳的话使难敌的将士们受到了鼓舞，于是战斗更加激烈。云箭纷飞，遮天蔽日，争雄的战车聚集在一起；受伤的大象和战马在哀鸣，将

士们在怒吼。杀声震天，大地颤抖，血水汇成溪流；勇士们犹如争食肥肉的一群雄鹰，在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战场上，到处都是阵亡将士们的尸体；血染的原野，宛如秋天的彩云，一片殷红。饿狗、豺狼、鹰鹫、乌鸦，围在战地的四周，不断地发出贪婪的号叫声。

般度人紧紧围住毗湿摩，不停地向他进攻。利箭穿透了他的盔甲，伤痕布满了他的全身。他的强弓和宝剑也是无情的，他的攻击锐不可挡，他简直就象宇宙毁灭之时焚烧一切的烈火。般度人的队伍动摇了，死亡在威胁着他们，只有阿周那和被德高望重的毗湿摩所饶恕的束发，还在继续打击这位老统帅。他们两人越来越接近俱卢军的统帅，阿周那的利箭越来越频繁地击中毗湿摩。这位老帅环顾四周，对同他并肩战斗的难降说："这不象是束发的箭。这些利箭简直就象阎摩派来驱赶我体内灵魂的使者，这些利箭又好似一条条无情的毒蛇在咬杀我，只有从阿周那的弓弦上才能射出这样的利箭！"

最后，贡蒂之子的一枝利箭射断了毗湿摩的战弓。他又拿起另一张弓，可是又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毗湿摩被激怒了，于是他就开始向阿周那的战车投掷飞镖。然而，这位般度之子的利箭又

将他的飞镖一一击落。毗湿摩的御者只中一箭，就离开了人世；为毗湿摩驾车的战马也倒在地上死去，那辆银光闪闪的战车不动了。毗湿摩当时抓起宝剑和盾牌，企图打退对手的进攻，但是刹那间阿周那的利箭又把他的盾牌射得粉碎。根据坚战的暗示，般度军从四面八方向这位满身是血的老英雄冲击，众多的利箭一齐射中了他的身躯。

“现在我的末日到了。”毗湿摩声音微弱地说。他最后一次望着西下的夕阳，慢慢地倒在地上。露在他身体外边的箭杆，犹如豪猪身上的针刺，扎入泥土里，这张箭床成了老英雄毗湿摩的最后一张卧榻。

奄奄一息的毗湿摩倒在地上了，恐惧和悲痛笼罩着整个战场。般度族五兄弟和持国的诸子都来到自己祖父的这张箭床前，默默地垂头肃立。

毗湿摩睁开眼睛，望了一下自己这些孙子和曾孙，然后说道：“我的身躯倒在箭床上，可是我的头却垂向大地，我已经没有力气抬起头来。阿周那，你来帮我一下，用箭把我的头支起来。”阿周那取出一支钢箭，搭在自己那张强大的弓上射了出去。这枝箭射进毗湿摩头下的土地，箭杆在空中颤动，然后慢慢地停了下来，箭尾正好可以支撑着毗湿摩的头。阿周那又连射数箭，用利箭为

这位老英雄造了一个箭的枕头。

这位叱咤风云的勇士，心情十分沉重，他即将告别人世。利箭穿透了他的身体，流血的伤口疼痛不止，他感到口渴难忍。“给我一点水喝吧。”毗湿摩说道。仆人们于是就用五彩花碗给他端来了凉水，但是他拒绝喝这种水。

“阿周那，”他对自己这位孙子说道，“你的箭射穿了我的身体，我体内的一切都被击毁，炽热的火燃炽烤我的伤口。你看，我就要离开人世。在我临死之前，你给我弄一点水喝吧。”

“好吧！”阿周那说完，就登上战车，拉满弓，向毗湿摩的箭床旁边射了一箭。那枝箭深深地扎入泥土里，于是一股清澈凉爽的甘泉奇迹般地涌现出来。毗湿摩饮过泉水，消除了干渴，他对难敌说：“你应当平息自己的愤怒和贪欲。现在我就要死了，在我咽气的时候你应当消除对般度五子的敌视，同他们和解。”这位勇士所说的这一番话，就成了他留下的最后嘱托。

德罗纳指挥的战斗

没有毗湿摩，俱卢军犹如森林中失去牧人的羊群，又好象群星泯灭的夜空。当时，他们想起了强大勇武的迦尔纳，只有他可以和毗湿摩相媲美，俱卢人的心都向往着那位天神般的勇士，就象一个忧伤之人期待着能为他解愁排忧的朋友一样。

俱卢人说："只有迦尔纳可以拯救我们。太阳神之子在射箭、投镖、驾车等各种武艺方面都不亚于阿周那。曾经侮辱过他的毗湿摩在世的时候，他不想参加战斗，可是现在他绝不会眼看着自己的朋友陷于困境而袖手旁观。难敌，你快去把他找来！让迦尔纳到我们的军营里来，不要再

让他离开我们。”

当迦尔纳那辆金光闪闪的战车出现在俱卢军队驻地的时候，将士们人人兴高彩烈，欣喜若狂。“只要迦尔纳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壮士们欢呼着，他们那欢快的喊声在空中久久回荡，难敌及其众兄弟满心欢喜。各国国王和众将领都集聚在难敌的大帐里，这时候迦尔纳说道：“在我们中间有许多伟大的武士，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支光荣的俱卢族军队的将领。用不着再去考验他们。然而，我们只能推举一个人做我们的统帅，他的智慧和武艺同样为大家所钦佩。就让我们英明的武术大师德罗纳统率我们的军队去战斗吧！他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胜利！”

难敌和他的众兄弟以及他们的盟友，都一致赞同迦尔纳的意见，于是德罗纳就成了俱卢族这支庞大军队的统帅。迦尔纳又向难敌提出了英明的忠告，因而他们的军队就成为一支难以战胜的劲旅，般度人也难以突破俱卢军坚不可摧的阵势。

到了大战的第十三天，坚战把阿周那的儿子叫到跟前，对他说：“激昂，你应当帮助你的亲人和朋友攻破俱卢军的阵势。英明的德罗纳将自己的军队布成了铁环阵，除了你再也没有人能攻破这种阵势。”

坚战派遣激昂去建立战功，激昂这样回答

道：“伟大的国王陛下，我一定完成您的嘱托。今天我要让许多敌人葬身沙场，让众多的孩子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孤儿。”激昂命令他的御者催赶驾车的战马，直奔德罗纳布下的铁环阵。阿周那这个儿子犹如一头愤怒的雄狮，向难敌的将士们冲去，俱卢军中立即出现了极大的骚动。阿周那这位英勇的儿子突破了他们的阵脚，激昂周围的俱卢族战士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就象恒河的波涛注入大海时掀起的漩涡。

“站住，站住！截住他！”俱卢人高喊着，但是激昂那威力无比的弓箭百发百中，德罗纳的弓箭手和骑士们纷纷倒毙。激昂的宝剑寒光闪闪，被击毙的尸体堆积如山，犹如祭坛旁边不断隆起的柴垛。密如乌云般的利箭从四面八方飞向激昂。宽阔的皮质盾牌和坚固的甲胄保护着他的身体，而他的宝剑和强弓到处在杀伤敌人。

激昂完成了坚战王的嘱托，他旋风般地突破了俱卢军的铁环阵，但是般度人还没有来得及跟进，被突破的阵脚又迅速合拢。激昂孤车陷入敌阵，与众多的敌人拼搏。坚战、怖军、善战、木柱王、玛德利的两个儿子和般度族的其他同盟军，都企图冲破铁环阵去援助激昂，结果都没有成功。信度国强大的胜车王带领自己的军队，挡住了他们的攻击。这位曾经劫持过黑公主的人，自从那次在森林

中被般度五子打败之后，就祈求湿婆的恩典，这位天神对他十分器重，于是就赐给他一件神奇的武器。现在胜车王就用这件武器猛烈地袭击怖军和前来支援妙贤之子的其他人，迫使他们败下阵去。

与此同时，英勇的激昂不断击退逼近他的敌人，把他们从战车、战马和战象上击落。当时难降对他的兄长说："我向你发誓，哥哥！今天，我一定要当着可恨的般度人和般遮罗人的面杀死激昂。等我杀死他之后，我还要叫你的其他仇人也去见阎摩！"喜欢吹牛的难降驱车去迎战激昂。他们两人的战车多次交锋，互相发射无数的利箭，彼此投掷许多标枪。激昂很高兴与难降决战，所以每次交锋都对他说："你极其恶毒地侮辱了我的亲人。今天你就别想活命！"说着，激昂就向难降射出一枝犀利的长箭，这枝利箭射进了这个俱卢人的胸膛，就象一条毒蛇钻进了蚂蚁窝，难降的弓和盾从手中滑落，身子摇晃几下，跌倒在车上，失去了知觉。

难降中了阿周那之子的利箭，倒下去了，当时俱卢人十分惊慌。难敌的将士们都吓得目瞪口呆，毛发竖立，心跳加剧；他们正准备逃离战场，这时候德罗纳、慈悯、迦尔纳、难敌及其儿子罗奇蛮从四面八方扑向激昂。可是阿周那这位骁勇的儿子，就象疾风驱赶着天上的乌云一样，追逐着敌人。"你最后一次再看一眼这个世界吧！"

他一边对英俊的罗奇蛮喊道，一边拉动弓弦射出了一枝锋利的宽刃箭。这枝箭呼啸一声，罗奇蛮那颗戴着耳环的头颅立刻滚落下来，仿佛是被一把犀利的大刀砍掉似的。惊恐的喊叫声响彻整个战场。难敌失去儿子，心里无限悲伤。

持国的儿孙们一个接一个地战死。在罗奇蛮死后，难敌的弟弟克罗陀也进入了阴曹地府，就连不知道什么叫做失败的迦尔纳本人，在激昂的攻击下也退却了。当时迦尔纳请问英明的德罗纳："师尊，请你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战胜阿周那的儿子？"

德罗纳这样回答道："激昂正值青春年华，他的力气很大，而他的盔甲又可靠地保护着他。只要他的手里还紧握强弓，只要他那辆飞快的战车还在战场驰骋，你们就很难战胜他。"

迦尔纳想了一下德罗纳的这番话，于是决定和成铠、慈悯从三面向激昂进攻。迦尔纳将弓弦拉到耳边，射出一箭，把阿周那之子那张致人死地的巨弓击成碎片。正当迦尔纳射击激昂巨弓的时候，慈悯和成铠也向般度族这位英武的战士展开进攻，他们二人用利箭射死了他的战马和御者。阿周那之子怒气冲冲地抓起宝剑和盾牌，从停止不前的战车上跳下来，可是他还没有落地就中了迦尔纳和德罗纳的利箭，手中的武器也被击落。激

昂扑咚一声跌倒在地上了。俱卢人手持利剑和标枪，呼喊着向他扑来，然而阿周那之子很快又站立起来，从地上抓起被击毁的战车上的一个车轮，双手把它高高举起。俱卢人看见激昂满身尘土，衣服上布满了血迹，高举着一个巨大的车轮，都感到十分恐惧。他犹如森林中一头受伤的狮子，大吼一声举着车轮向德罗纳扑去。可是，迦尔纳射出几枝无法抵挡的利箭，击落了他手中的车轮。激昂又从地上抓起一个沉重的铁锤，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向难降的儿子冲去。一锤就击毁了他的战车和战马，然后又抡起自己的铁锤。这两位英勇的兄弟打得难解难分，他们两人互相残酷地搏斗着，最后二人都摔倒在地。难降之子第一个跳将起来，猛击一锤，又把刚刚站立起来的激昂打倒在地。就这样，这位就象大象践踏湖中荷花一样践踏过敌军的勇敢的壮士牺牲了。激昂的尸体倒在战地上，就象被猎人击毙的一头凶猛的大象横卧在那里，他的尸体犹如干涸的大海，又好似烧毁过森林之后熄灭了的林中的烈火。

英勇的激昂倒下之后，般度族的大军动摇了，并且开始节节败退。但是夜幕降临了，因而中断了战斗。坚战、怖军以及玛德利公主的两个儿子，十分懊丧地返回了自己的营帐，因为他们眼睁睁地看见激昂的牺牲，可是又不能前去搭救

他。"阿周那要是问起他的儿子，我们可怎么回答呀？"他们伤心地说道。

这时阿周那也返回了大营。他全天都在战场的另一端拼杀，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阵亡。当他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之后，十分悲痛。人们向他讲述了年轻的激昂如何英勇地搏斗，胜车王如何挡住了前来支援他的般度军，陷入敌人重围的王子如何英勇捐躯。阿周那听了之后，发誓道，他一定要在第二天日落之前把胜车王打发到他祖先的天国里去。

第十四日早晨，两支敌对的大军又开赴战场，面对面地摆开阵势。这时，种种不祥之兆使俱卢军将士心神不宁。一群阴云般的乌鸦和老鹰在阿周那战车的上空盘旋，豺狼在战场的四周发出可怕的嗥叫。到处雷声隆隆，大地颤抖。大会战又重新揭开了序幕。

胜车王听说阿周那立下了誓言，心里十分恐慌。他对德罗纳说："噢，统帅！请让我离开战场，回到我自己的国土上去吧！我再也不想参加战斗啦！不然我的头今天就保不住了，贡蒂之子是一定要为他死去的儿子报仇的，他一定会杀死我的！"可是德罗纳却安慰他，答应亲自保护他，并传令全军将士都要在战斗中保卫胜车王，使他免遭阿周那的伤害。

战幕一拉开，贡蒂之子就乘坐黑天驾御的战车，闯入了俱卢军的阵营，并在那里展开了一场大血战，杀死了数百名敌人。难降和雅度国的君主成铠，都先后试图阻止阿周那的猛烈进攻，结果都失败了。阿周那射出一连串百发百中的利箭，迫使难降及其军队败走，接着又向成铠投掷一枝飞镖，把他打昏在地，自己疾驰前进。可是德罗纳却挡住了他的去路，阿周那不得不停下自己的快速战车，和德罗纳交锋。打了几个回合，他发现无法战胜自己的老师，于是这位贡蒂之子就不再与这位伟大的武士交战，掉转战车向另一个方向奔去。

木柱王派出两个强大的般遮罗族武士战愤和乌陀毛阇斯，前来援助阿周那，命令他们两人从左右两侧保护阿周那的战车。但是被阿周那打昏的成铠，这时苏醒过来了，他挡住了他们前进的路，经过激战把他们二人打败，迫使他们退却。

然而，尽管没有他们二人的保护，阿周那仍然胜利挺进，一路上他横扫一切，冲散了难敌带到俱卢战场上来的摩勒奇人的队伍和其他外国的军队，战胜了俱卢族强大的勇士广声王子，打败了自己的武艺大师慈悯，并且已经逼近了胜车王。胜车王急忙退却，这时难敌却率领众将士拦住了阿周那，因此使自己的内弟避开了贡蒂之子的致命神箭。

骁勇的雅度族武士善战，赶来支援阿周那。他向难敌发起进攻，并把对方的攻击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而黑天驾驶阿周那的战车，继续追赶逃跑的信度国国君。这时候善战把难敌打得望风而逃，然后又驱散了企图挡住他前进道路的三穴国军队；他又和成铠大战了几个回合，但是这两位英雄都没能战胜对方，于是善战又跟在阿周那的后面疾驰而去，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援助他。

善战还没有与阿周那会合，就受到了广声的攻击，利箭不断地向他袭来；善战也用利箭回击广声，两个人多次交锋，彼此猛烈地厮打着。广声的利箭射倒了善战的战马，而善战的利箭也射杀了对方的马匹。两位英雄失去了战马之后，就手持宝剑跳下战车，两人浑身是血，就象两头狂怒的猛虎，互相拼搏起来。他们厮杀了很久，也不分胜负，最后善战累得精疲力尽，开始败下阵来。看到这种情景，黑天掉转战车向那里奔去，他对阿周那说："你瞧！广声已经占据优势，如果你不去援助善战，他就会被广声杀死。"这时广声把自己的敌手打翻在地，正举起宝剑准备向他砍去，阿周那急忙发射一箭，切断了这位英雄握剑的手臂。

广声摇晃了一下，无力地瘫坐在地上，他转过脸来，用责备的目光望着阿周那，说道："噢，

强者！你干涉我们两人的搏斗，这是不体面的！”说完他就坐在地上低声祷告起来。这时善战站了起来，拾起自己的宝剑，砍掉了广声的头。但是他这种卑鄙的举动，遭到了阿周那、黑天和其他观阵将士的谴责。

阿周那吩咐黑天掉转战车，去追赶信度国的国王。他一路上横扫所有企图阻挡他前进的将士，最后在战场的中央追上了胜车王。

阿周那和胜车王相遇的时候，夕阳已经西斜。看到交战不可避免，信度国的国王就掉转自己的战车，迎战阿周那。他一边勇敢地冲向阿周那，一边拉动自己那张神奇的巨弓，向对手不断发射无法抵挡的利箭。然而，从前天神伐楼拿赐给阿周那的那张神弓，更是箭不虚发；两位勇士猛烈地击打着，不很强壮的战士受到这样的打击就会立即丧命。精通十八般武艺的阿周那，压住了胜车王的拼命进攻。一开始贡蒂之子就用利箭射掉了信度国君主战车上的旌旗，然后击毙了他的车夫，最后准确地发出一枝无法反击的利箭，削掉了杀死激昂的那个罪人的头。

就在这一瞬间，太阳露出脸来，晚霞照耀着大地。然而，俱卢之野上的会战却更加激烈了。就在阿周那与胜车王厮杀的时候，怖军正在战场另一侧的俱卢军营内大肆砍杀；他在战斗中打倒了

勇敢的奇耳、画兵、难耳以及持国的其他许多儿子。迦尔纳急忙赶来，支援难敌和他那几个无力抵挡怖军猛烈攻击的弟兄。于是他就同怖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格斗，在搏斗中两个人都被打得遍地鳞伤，鲜血淋漓。但是迦尔纳一想到对母亲许下的诺言，就没有再向怖军下毒手，而怖军也减弱了自己的打击，因为他知道阿周那曾经发誓要杀死迦尔纳，这个荣誉应当让给他。

迦尔纳丢下怖军，向般度军营中的其他勇士冲去，一路上打倒许多将士，使敌军遭到了严重损失。般遮罗人，摩差人，以及般度族的其他盟军，企图阻击迦尔纳，可是都毫无结果。最后，偕天挡住他的去路，向盎伽人那位不可战胜的统治者发射数百枝利箭。可是都被迦尔纳轻而易举地挡住了。他自己准确地发射利箭，杀死了偕天的战马和御者。玛德利的这位儿子当时就跳下那辆无用的战车，手持宝剑和盾牌，勇猛地向迦尔纳冲去。就在那一瞬间，迦尔纳发射数箭，将他手中的盾牌和宝剑击落。当时偕天抓起一个沉重的大杵，把它高高举起，使尽全身力气向对方投去，可是大杵还没有飞抵目标，就在空中被迦尔纳的利箭击得粉碎。赤手空拳的偕天怒发冲冠，他从自己的战车上拉下一个轮子，向迦尔纳扑去，然而，箭术高超的迦尔纳发射一百枝利箭，又把

车轮击碎。他走到偕天的身边，用雕弓的一端触着他说："请回去吧，玛德利之子！从今以后你应当和那些同你势均力敌的人交战！"偕天于是就退出了战场。迦尔纳的这番话语犹如利箭一样刺伤了他的心，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坚战看到没人能抵挡住迦尔纳，当时阿周那又在战场的另一端厮杀，所以他就对怖军说："只有你的儿子瓶首和他的罗刹军，才能战胜车夫之子，挽救我军的灭亡。你召唤他们来吧！"怖军一声呼唤，巨人瓶首就出现在战场上。他的身体黑如乌云，脸色宛如紫铜，血盆似的大口一直延伸到耳根，一双耳朵尖如塔顶。他被一群凶猛残暴、面目狰狞的罗刹簇拥着，就象云雾环绕的一座高山。他不断地发射致命的云箭，开始杀戮俱卢族的将士。然后他又带领自己那些令人恐怖的战友，一起冲向迦尔纳。

然而，恶魔的力量也无法摧毁这位光荣的英雄。面对着罗刹大军，迦尔纳巍然不动，并且挡住了他们的袭击，杀死了无数凶猛的敌人。战场上布满了丑陋怪诞的罗刹尸体。后来，迦尔纳与巨人瓶首对打起来。两位勇士不断地互相发射利箭，顽强地搏斗了很久，但是谁也无法取胜。瓶首于是施展妖术，他立即隐遁不见了，并在俱卢军中大肆砍杀。俱卢军将士又无法防范，迦尔纳

本人也受了重伤。他在战场上第一次感到惊慌失措，不晓得如何同隐遁的敌人作战。瓶首已经击毙了他的马匹和御者，迦尔纳又登上了另一辆战车，但是这位善于施展妖术的巨人又用自己的武器打死了他的车夫和战马，使他这辆战车无法驰骋。面对着死亡的威胁，迦尔纳的战士仓皇败退。他们对自己的首领说："啊，国王！难道你忘了自己那枝神镖啦？你不应当让这个罗刹消灭我们的全军将士！"迦尔纳再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杀死这个可怕的瓶首了，于是就将因陀罗赐给他的那枝准备用来杀死阿周那的神奇的飞镖抛了出去。

这个令人生畏的巨人，宛如巍峨的高山，又重新现出了原形；这枝具有魔力的飞镖破了瓶首的妖术，击中了瓶首的心脏，他摇晃了一下，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压死了许多敌军战士。

听到怖军儿子阵亡的消息，般度族五兄弟非常悲痛。只有英明的黑天暗自高兴。"你们不要难过，"他对般度五子说，"瓶首是死了，可是阿周那却得救了。迦尔纳抛出的这枝无法反击的飞镖，只能在战斗中使用一次。现在，阿周那可以同他大胆地厮杀，不必再担心会被他暗算了。"

这时候夜幕低垂，夜色已浓，但是俱卢之野上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这一天的战斗如此

残酷激烈，致使将士们第一次在日终前没有撤离战场。可是他们渐渐感到疲倦了，手脚也开始不听使唤。有的战士在行进中就睡着了，有的战士突然倒在自已的战车上和象背上，也有的战士伏在马脖子上；另外一些将士，在黑夜中无法分辨敌我，开始杀伤自已的人。当时，阿周那就用全战场都可以听得见的雷鸣般的声音高喊道："将士们！你们已经累了，你们的战马和战象也已经疲惫！暂时休战吧！大家都去休息吧！在月亮升起之前，你们可以睡一觉，睡醒之后重新再战。"双方将士都赞同阿周那的建议。

俱卢军和般度军的将士们听到阿周那的号召后，就倒在战场上，立刻进入了梦乡。疲惫不堪的马匹和战象，也都卧倒在地上。所有伟大的将领也都被睡意征服，战场上万籁寂静。有的人伏在马背上，有的依在战车旁，还有的伏在象背上，而多数人都倒在地上。他们手里握着钢杵、宝剑、钺斧、标枪，全副武装地倒在地上睡着了——整个战场上到处都是酣睡的将士。卧在地上的战象喘着粗气，在黑暗中看上去，就象一座座山丘，无数条巨蛇在上面咝咝作响。静卧在大地上的这些熟睡的将士，构成了一幅十分幽美的图画，就象技艺高超的画家创作的一轴画卷一样。

一轮桔红色的明月在东方冉冉升起。刹那

间，黑暗消逝了，月光洒满了大地。月华唤醒了将士，就好象无数千姿百态的沉睡的莲花，苏醒过来一样。这军队的海洋随着明月的升起而沸腾起来，就象月光下的海潮一样。毁灭性的大战又开始了，并且一直继续到第十五日太阳升起的时刻。

德罗纳阵亡

大会战进入了第十五天，残酷的厮杀揭开了战幕，两支敌对的大军猛烈地向对方冲去。整个战场烟尘滚滚，天空中腾起团团绯红色的尘雾。骑士、步兵、战象和战车——一切都融合在尘雾里，谁也无法分辨敌我友。

不可战胜的德罗纳，这天早晨打得十分勇猛，他的长矛和利箭毫不留情。在他的打击下，坚战的数千名将士进了阎摩的地府，其中有木柱王及其英勇的孙子，摩差国的毗罗吒王。猛光得知自己的亲人牺牲的消息后，心里就象压上了一块巨石一样沉痛，这位木柱王之子向般遮罗人发誓：这一天他一定要杀死俱卢军的统帅德罗

纳。般遮罗族军队，就象一堵墙似的向德罗纳压过去。阿周那以自己的利箭支援他们的进攻，但是难敌、沙恭尼和迦尔纳都赶来援助自己的统帅。密集的箭雨封锁了般遮罗人前进的道路，猛光的战士们无法接近德罗纳。毫无惧色的怖军发起火来，他对木柱王之子嚷道：“我说猛光，你是武士还是女人？难道说你没有发过誓要为自己的父亲报仇？你站住，看我的！让我来完成你的誓言！”愤怒的怖军拨转战车，向武艺高强的德罗纳所在的地方驰去，持国的儿子们簇拥着德罗纳。怖军的话语使猛光及其般遮罗族的战士们感到羞愧，于是他们也同仇敌忾地冲向德罗纳的卫士。在战场上将士们的鲜血汇流成河，血河一直流向无边的死亡之海。德罗纳的利箭和标枪，百发百中。在他的宝剑的劈砍下，无数的将士、战象和战马纷纷倒在地上。凡是敢于同他交锋的人，很快就去见了阎摩王。般度五子招架不住了，他们心里充满了恐惧。“这位战无不胜的德罗纳武艺实在高强，他与因陀罗本人相比毫不逊色。我们这些凡人怎么能战胜他呢！”坚战的将士们这样议论着，他们的士气渐渐低落。当时黑天对阿周那说：“在战斗中没有谁能比得上德罗纳，任何凡人武士，甚至以因陀罗为首的众天神都无法战胜他。但是，如果他能放下武器，停止

战斗，一个普通的武士也可以杀死他。般度之子呀，如果你们想取得胜利，那就请你们施展巧计吧。高尚的战斗规则并不能帮助你们取胜。我知道，如果德罗纳的儿子——英勇而强大的马勇战死，那么他的父亲就会停止战斗。请派一个人到德罗纳那里去，让他告诉德罗纳，就说马勇已经战死。”但是般度族五兄弟都不同意黑天的建议，他们不想轻易违反军人的战斗规矩，于是黑天再一次对他们说：“坚战啊，你看！你的将士们在不断地死去，在天黑之前恐怕你的军队就不复存在了，为了拯救你的家族和军队，谎言也是有用的。”

般度族五兄弟痛苦地听完了黑天的计谋，并且看到他们的军队在德罗纳的打击下逐渐减少，于是就决定施展巧计。当时怖军用大刀砍死了一头名叫马勇的大象，并且派了一个武士去向伟大的德罗纳报告说，马勇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英明的德罗纳并不相信这个报信人的话：马勇是一位雷霆般的猛士，他的武艺并不亚于自己的父亲。

般度人的计谋第一次没有成功。老德罗纳更加勇猛地拼杀着。坚战的二万辆战车同他交锋，战车上的二万名战士统统进入了阎摩之国。将士们觉得他似乎不是德罗纳，而是手持大刀乘着闪

光的战车在血染的战场上驰骋厮杀的死神阎摩。

然而，顾虑一直萦绕在德罗纳的脑际，并且越来越折磨着他的心，因此他决定去问一问坚战，马勇是否真的战死了。坚战一生从来没有说过假话，所以德罗纳非常相信他。德罗纳询问般度的这位长子道："啊，正义之王！请你告诉我，马勇是死了还是活着？"坚战十分痛苦地望了一眼黑天和自己的兄弟，瞧着惊慌逃窜的将士，肯定了那虚假的消息。

悲痛立即袭击了德罗纳的心，绝望占据了这位大师的灵魂。他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敏捷而勇敢地拼搏了。这时木柱王之子向他展开猛烈的攻击，但是德罗纳已经不能再象以前那样进行反击了。猛光一箭射进了他的胸膛，可是身负重伤的德罗纳，仍然威震敌胆。他的利箭将猛光的巨弓射成两截，把木柱王之子的战马和御者也打翻在地，并且迫使猛光藏在车后，躲避着他那百发百中的利箭。

当时般度五子再次提醒德罗纳，他的儿子已经死去。悲伤重新袭击着他的心，武器从他的手中滑落了。他坐在自己的战车旁边，痛苦地喊道："噢，迦尔纳！啊，慈悯！你们都在哪里？我那可爱的儿子已经战死，今天也到了我的末日！"当时猛光立即扑向德罗纳，他举起宝剑向他的头

颅砍去，可是德罗纳却纹丝不动。木柱王之子的宝剑银光一闪，德罗纳那颗白发苍苍的头颅立即滚落在地。这位久负盛名的宿将活了八十五岁，如果坚战及其兄弟不施展骗术和诡计，他还可以活得更长久。德罗纳的头颅在布满尘土的战场上滚动，持国的将士们仓皇奔命。谁也无力阻止他们，甚至象迦尔纳这样伟大的武士，也和所有的将士一起逃离了战场。

马勇在俱卢战场另一个方向上作战，他看到自己的朋友和盟军仓皇逃跑，心里十分不安。马勇十分艰难地穿过奔跑的人群，来到难敌的面前，问道："大王，你的将士为什么就象惊恐万状的虎狼一样逃离战场？我看到就连光荣的勇士迦尔纳也和大家一起溃逃！国王陛下，我们的军队出了什么事？"

难敌痛苦地流着眼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慈悯大师当时告诉马勇，德罗纳如何中了他们的奸计，木柱王之子如何残酷地杀伤了他。

马勇心里十分悲痛，他沉默良久，然后说道："父亲光荣地牺牲了，他是一位天神般的武士。现在他该立于天神之列了。杀父之仇一定要报，我要向般度人和般遮罗人讨还血债！"

迦尔纳指挥的战斗

德罗纳牺牲的噩耗，刺伤了持国诸子的心。他们个个面色苍白，悲愤忧郁地低着头，不敢对视。他们那握有武器的双手显得软弱无力了，鲜血染红的宝剑和长矛纷纷落地，就象夜空中陨落的流星，金光闪烁。俱卢族的军队动摇了。他们惊慌失措，四处溃逃，战场上只剩下了难敌一个人。他已经招架不住般度人的攻击，于是就大声呼喊溃逃的将士，叫他们停下来，但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将士，听到自己首领的呼唤返回来。难敌把他们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反击敌军的进攻，直到黑夜降临，才终止战斗。

难敌、慈悯和俱卢军的其他将领，在自己的营

帐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天亮以前，难敌召集所有国王和将领商议军机。他对众人说："英明果敢的勇士们！请你们每一个人都来谈一谈自己对我们所面临的战斗的意见。诸位国王，请你们告诉我，在经历了昨天的事变之后，我们现在应当怎么办？"所有参加军事会议的勇士们都表示了愿意继续战斗的决心。当时德罗纳的儿子马勇说："我们许多强大的战友，富有战斗经验的可以信赖的天神般的勇士都牺牲了，但是我们不应该丧失胜利的信心。噢，王子！我们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就让我们最杰出的英雄迦尔纳来统帅我们的军队吧。谁也不能与迦尔纳的武艺相比，他就象死神阎摩一样，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和他在一起，就一定能消灭我们的敌人。"持国的长子听了上述话语，又重新振作起来。他说："噢，迦尔纳！毗湿摩和德罗纳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俩都是伟大的勇士，但是他们毕竟年迈了；啊，车夫之子！你的威力胜过他们二人！你一个人就可以引导我们走向胜利！你永远是我们的忠实朋友。请你就象天兵元帅室建陀那样来统帅我们俱卢族的大军吧！我们的敌人一见到你，就会吓得四处逃窜，就象恶魔遇见毗湿奴，又好似黑夜遇到了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

迦尔纳回答道："请你放心，君主！我再一次告诉你：我一定要消灭般度族五兄弟和他们的

儿子，以及他们的朋友黑天。我来统帅你的军队，我们的敌人必定会遭到失败。”

难敌和所有国王及众将领当时站起身来，向迦尔纳施礼致敬，尊称他为全军的统帅。当即举行了就职仪式，婆罗门念诵了有关咒语；迦尔纳登上了铺着绸缎的芒果木坐椅，祭司和伶工们围着他，高声诵道：“祝愿你消灭般度人及其盟军，就象旭日驱散黑暗一样！”

次日拂晓，迦尔纳传令全军布阵交战。

顿时号角齐鸣，俱卢军营内人声嘈杂，马嘶象鸣。“集合！集合！”突然传来了洪亮的口令，战车的隆隆声，战象沉重的脚步声，战士们的步履声，武器和盔甲的叮咚声，响成一片，直冲霄汉。现在，迦尔纳乘坐一辆宛如太阳一样金光闪闪的战车，出现在全军的前列。他手拿一张镶金的巨弓，在他的旗帜上绣着一头战象。将士们看到迦尔纳英武的形象，心里充满了喜悦和希望，都忘掉了毗湿摩、德罗纳和其他阵亡的勇士们。迦尔纳吹响了战斗号角，发出了出击的信号，他把军队布成海豚阵，指挥他们开始战斗。

当俱卢军的战旗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坚战对阿周那说道：“噢，阿周那兄弟！你看，持国儿子们的队伍已经布好了阵势！他们军队的数目非常之多，可是却缺少十分骁勇的武士。现在还

活着的将士，在我们面前就象茅草一样软弱无力。只有车夫的儿子迦尔纳武艺超群，他是一位强大无比的勇士，不论天神还是恶魔都不能战胜他。如果你今天能杀死他，那么这场战斗的胜利就属于我们了；如果你能杀死他，你就拔出了十二年来一直扎在我心头上的一根刺！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布阵吧。”

听了这番话之后，阿周那就把般度军布成了半月阵，左翼是怖军，右翼是猛光，阿周那自己和坚战王位于阵中央，无种和偕天从后面保护着他们。般遮罗族的君主和其他国家的国王都分布在指定的位置上，大家已经准备就绪。

双方的螺号已经吹响，两军的战鼓惊天动地，渴望战斗的将士们高声呐喊，犹如雄狮在怒吼；马在嘶，象在叫，战车隆隆，震撼山岳。双方的大军已经逼近，仿佛是在跳着欢乐的舞蹈，两阵的前锋战士已经出阵，人人同仇敌忾，准备搏斗，两军开到了战场中央，于是又开始了一场新的大会战。

人、马、车、象在残酷的战斗中相互冲撞。被砍掉的头颅在地上滚动；战士们用钺斧、大刀、利箭、长矛，互相拼杀着。被敌人杀伤的勇士们，纷纷从战马、战象和战车上跌落下来，战车碾压着步兵，战象撞翻了战车，步兵战士又把骑士从

马上击落，而骑士们又在砍杀着步兵。战车与战车相撞，战象与战象冲击，骑士和步兵厮杀；在铁杵、重锤、利箭的打击下，将士们纷纷倒地。一场伟大的流血会战这一天又在俱卢之野展开了。

怖军骑着一头大象，一路砍杀，冲向敌阵。库卢特族军队的统帅——强大的凯摩图迪，远远地看见他，就骑着战象向他扑去。他们的战象宛如两座大山，一会儿相撞，一会儿又离开，彼此互相追逐着；两位骑手互相投掷飞镖，发射利箭。凯摩图迪的飞镖刺伤了怖军的前胸，这位英雄怒吼一声，把一杆沉重的标枪投向敌人，可是库卢特人的国王用利箭击碎了他的标枪，挡住了对方的袭击。于是这位般度之子又向敌人的战象连发数箭，那头被射伤的大象狂奔起来，怖军的战象便在后面紧紧追逼，两头战象，犹如被暴风驱赶的两朵雷雨云，在战场上奔驰。但是英勇的凯摩图迪勒住战象，侧过身来，准确地发射一箭，击断了怖军手中的巨弓。然后他又用标枪刺伤了对手的战象，那头战象载着怖军倒在地上。但是在巨象倒下之前这位勇士及时跳了下来，站稳了脚跟。怖军挥舞大杵猛地一击，将凯摩图迪的战象打翻在地，接着他又举起大杵向已经跳到地上的凯摩图迪本人打去，这位手握宝剑的国王当即倒在自己战象的旁边，断了气。他简直就象

一头被雷电击毙的雄狮，横卧在小山丘的旁边。看到自己的国王被打死，库卢特族的战士们纷纷逃跑了。

而在战场的另一端，吉迦夜族的统治者——阿奴文陀和兄长文陀，正从两翼向善战进攻。数以百计的利箭不断向他飞去，但是善战巍然屹立，不断地进行反击。敌人的利箭击落了他手中的大弓之后，他立即操起一杆锋利的宽刃标枪，用力向敌人投去，两兄弟中的弟弟——阿奴文陀的头颅立即滚落下来。死者的哥哥文陀，更加疯狂地向善战扑去，他发射的利箭密如骤雨，遮天蔽日。箭伤累累的善战仍然微笑着进行反击。他杀死了文陀的御者和马匹，而文陀也杀死了他的御者和马匹。这两位勇猛的武士跳下战车，挥舞着宝剑和盾牌，在地上拼搏着，每个人都渴望把对手消灭。善战一剑砍碎了文陀的盾牌，而文陀回击一剑，也把善战的盾牌击破，吉迦夜族的这位君主，围绕着自己的对手旋转，企图从翼侧突然向他袭击。可是善战却追上文陀，举起长剑斜砍下去，将他劈作两半。吉迦夜人看见自己的两个将领战死之后，都仓皇地逃跑了。

马勇和阿周那的战功

在其他一些地方，般度人及其战友们也不断地取得胜利，并且从战斗一开始就迫使俱卢军节节败退。可是，当怖军乘坐战车追击败退之敌的时候，德罗纳之子马勇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于是两位勇士就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残酷搏斗，就好象因陀罗与妖魔弗栗多在天上厮杀一样。箭术高超的马勇向怖军准确地发射了上百支利箭。怖军的前胸、臂膀、头部都被击伤，但他宛如风暴中的山峰，面对着马勇的攻击岿然不动。怖军也向马勇回射了数百支利箭，可是马勇犹如秋雨冲击下的山崖，威严屹立。两辆战车一会儿相遇，一会儿又分离，但战斗一刻也没停止。利

箭、飞镖、铁饼和标枪及一切可以投掷的兵器，漫天飞舞，宛如携带闪电的乌云笼罩着两位交战者。利箭和标枪在空中相撞，火星四溅，铿锵作响，仿佛世界的末日已经到来，又好象宇宙中两个星球在互相撞击，并要被这场宇宙之火吞噬。众天神带着天上的仙人和乐师立在云端，观看这一场空前的搏斗。他们看到怖军如此骁勇善战，马勇的武艺如此高强，都鼓起掌来，赞叹道："强大的德罗纳之子呀，你应当受到赞扬！噢，怖军，你也应当受到夸奖！"天上的神仙们彼此议论说："在人间还从没有过这样的战斗！"

怖军和马勇战车上的旗帜已被击落，被利箭射中的战马倒了下去，他们的车夫也已毙命，但是两位英雄却毫不动摇，继续不懈地格斗，而两个人又都无法战胜对方。最后，怖军取出一支极长的重箭搭在弓上，向马勇射去，而马勇也在那一刹间向怖军发射了一支同样的利箭。两位勇士同时被对方的利箭射中，当即失去知觉，跌下战车。马勇的武士们看到德罗纳之子失去知觉，跌下车来，立即把他撤离战场，运往安全地带；般度军的武士们也把怖军抢运出来。

当时阿周那坐着黑天驾御的战车，犹如风暴席卷海浪一样，向三穴国的大军冲去。他向敌人准确地发射乌云般的利箭，在敌人的阵营中播种

死亡。他的宽刃利箭不断射落敌军将士的头颅，削断他们的手臂，杀死了许多步兵和骑兵。阿周那挥舞手中致命的武器，就象在丛林中为自己开路的樵夫一样，在敌军中为自己开辟道路。

三穴国的将士企图把他挡住，但没能成功。他们怒吼着峰拥而上，向他发射利箭和投掷标枪。可是阿周那打退了他们的进攻，在他的战车所到之处，敌军的将士纷纷倒毙。阿周那犹如驱散浓云的疾风一样，追逐着敌军。被砍掉的头颅和断臂布满了战场。在阿周那的袭击下，许多战车成了碎片，无数的战象宛如被雷电击塌的山峰一样，瘫倒在地。

炽热的阳光吮吸着广袤的水域，愤怒的阿周那在消灭着三穴国庞大的军旅。

被怖军打伤的马勇这时候已经康复，现在又出现在战场上。他乘坐着一辆崭新的战车驶向阿周那，并且用雷鸣般的声音向他高喊道："啊，勇士！如果在你看来我应当享有如此的荣誉，那就请你在这个战斗的宴席上把我当作贵宾来接待吧！"阿周那停止与三穴国军队的战斗，拨转战车来迎战德罗纳之子，正如家宴上的主人离开不显赫的客人而去迎接贵宾一样。

马勇射向阿周那和黑天的利箭，密如雨点，可是这位般度之子一一击落了他射来的所有的箭

镞，并且回射一箭，击碎了马勇手中的巨弓。这时候，羯陵伽国和梵伽国的勇士们骑着大象赶来援助德罗纳之子，他们愤怒地冲向这位般度人。但是阿周那却从容不迫地迎战他们；没多久所有的勇士都被击毙，横尸遍野。马勇这时又拿起另一张更长更重的巨弓，接连向般度之子及其御者发射十支长箭。黑天摇晃一下，斜依在战车上，阿周那也身受箭伤，垂下身来；得意洋洋的俱卢人都以为两个英雄被马勇杀死。可是阿周那很快恢复了元气，又重新向敌人发射箭雨。尽管马勇挡住了他致命的利箭，面对着阿周那的打击巍然不动，可是他的战马却中了许多利箭，拖着战车拚命逃出战地。马勇被这场力不从心的战斗累得疲惫不堪，因此就没有再回来同阿周那交战。

正当俱卢军在战场的中央节节败退的时候，般度人也在战场的北面连连败北。在那里，摩竭陀国的国王丹达陀罗击退了般度族的军队，消灭了许多步兵、骑兵和车兵。他骑着一头狰狞的巨象，不断用利箭杀伤敌人，而他那头坐象也在不停地袭击和践踏对方的战车，冲撞对方的战象，并用巨齿把他们顶死。在丹达陀罗战象的践踏下，战车折毁，铁甲断裂，鲜血不断地滴在大地上，标出了它那凶残的足迹。

“你看，阿周那！”黑天大声叫道，“没有人能抵挡摩竭陀国王和他那头无法制服的战象！你应当去杀死丹达陀罗，不然我们的军队将会遭受巨大的伤亡。”他拨转战车，向北面激战的中心驶去。在那里，战车、战马和战象混战在一起；在那里，喊声震天，杀声动地；在那里，螺号嘹亮，鼓声阵阵；在那里，马嘶象叫，战士们在咆哮。

丹达陀罗看见阿周那已经迫近，就向他发出了战斗的呐喊，并且拨转战象迎向前去。他向般度之子发射了十二支利箭，并向黑天和他的马匹发射了更多的利箭，但是阿周那准确地连发数箭，击落了他手里的长弓，射掉了他的旗帜，并使这位战象的骑手及其周围的武士受了致命伤。摩竭陀国国王怒吼着，开始向阿周那投掷标枪和飞镖。阿周那瞄准对方，刹那间连发三箭，削掉了他的双臂和头颅。紧接着阿周那又向敌人的战象发射数百支利箭。这头巨兽大吼一声，摇晃了一下，倒在地上死了。

当时摩竭陀国国王的弟弟丹达，乘坐一头巨大的白象，向阿周那猛冲过来。阿周那又射出一支准确的利箭，削掉他的脑袋，丹达滚落在地，鲜血染红了沙场，就好象红霞点缀着傍晚的云天一样。阿周那的利箭射死了他那头宛如白云般的

巨象和许多其他战象。刚才还在向般度人胜利进攻的摩竭陀国将士，现在溃不成军，四处逃窜。这一天，还有许多强大英勇的武士，死于阿周那之手，葬身在俱卢之野。

就在阿周那摧毁摩竭陀国强大军队的同时，马莱雅族山民的头领般迪亚——自称与阿周那、迦尔纳旗鼓相当的勇士，正在俱卢之野的另一端消灭俱卢族的军队。他乘坐一辆急驰的战车，犹如风暴一样，向敌阵冲去。在他迅猛的攻击下，普林达族、卡沙族、尼沙陀族军队以及俱卢人其他盟邦的军队纷纷溃逃。没有人能抵挡住他的进攻，许多骑士和步兵，以及乘坐战车和战象的武士都被他杀死，遍地都是死尸。勇猛而毫不留情的般迪亚，长驱直入，不断地消灭敌军，直到后来骁勇的德罗纳之子才挡住了他前进的道路。

“啊，高尚的国王！”马勇大声说道，“你简直就象战斗中的因陀罗一样，你如此杀伤骑士和步兵，就象一头雄狮扑杀森林中的鹿群！你的战车震撼着大地，你犹如暴风骤雨，摧毁着秋天田野里的果实！在这个战场，只有你才佩做我的对手，请和我交战吧！”

“好吧！”般迪亚回答道。德罗纳之子大叫一声“开战吧！”就疯狂地向他展开攻击。马勇向对方射出了十支利箭，但是这位山民的头领都

把它们一一挡了回去，他向马勇发射了一支带齿的利箭，接着又连发四箭射死了他的马匹。德罗纳之子还没有恢复元气，般迪亚又是一箭，正好射断了他的弓弦。

马勇操起一张新弓，乘他手下的人为他的战车急速套马之机，猛烈地向敌人发射密如骤雨般的利箭。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战斗中，这位箭术高超的马勇，向敌人发射了如此之多的利箭，这些利箭甚至可以装满用八头公牛来拉运的八辆大车。

般迪亚的战马中了马勇的利箭，倒下死了，他那面绣有马莱雅山的战旗，也被击落，他的战车被对手的兵器打得粉碎。然而，德罗纳之子把这位国王赶下战车之后，就放慢了攻击的速度，企图延长这场格斗。

这时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般度军的一支象队，被战无不胜的迦尔纳击退。马勇看见一头没有骑手的大象，就立即以准确的利箭把它逼向般迪亚身边。动作敏捷的般迪亚，犹如一头跃上山崖的狮子，一下子跳到狂奔的大象的背上，并且很快就把它制服了，然而拨转象头向对手冲去。

“现在你的死期到了！”他气势汹汹地叫道，同时保持着必要的战斗警惕性。他把一条沉

重的标枪投掷出去，一下把马勇珍贵的头盔击得粉碎，碎片飞落一地。当时马勇就象一头被踏伤的蛇王，十分恼怒。他射出五枝致命的利箭，把对手的战象打翻在地，又连射三箭削掉了般迪亚的双臂和头颅，又射六箭击毙了对方的六个勇武的战士。这位高山之国的君主的头颅滚落下来，头上那两只喷着怒火的眼睛还在闪闪放光；这颗头颅在两只戴满金镯的手臂中间还在熠熠闪烁，就象两个明亮的星座之间的一轮圆月。般迪亚曾经把对方的无数人马、战象剁成肉酱，为众罗刹准备了丰盛的宴席，然而，他现在却被德罗纳之子的利箭所击中，倒下安息了，就好象那焚烧过尸体的猛烈的葬火熄灭了一样。

迦尔纳的战功

“噢，阿周那！在战场上我再也看不到山民之王了！”黑天说，“你看，我们的军队已经败下阵来！”阿周那也看见迦尔纳正在挤压般度族的军队，并且已经在威胁着坚战王。“赶快催马向前！”他大声对黑天说，打算前去援助自己的兄长。

大会战的声涛席卷整个战场。箭在高歌，弦在鸣响，战车隆隆，战象狂啸，伤者呻咽，活人喊叫——这声涛使那些搏斗的英雄们心花怒放，使那些渴望结束这场旷日持久战斗的将士们斗志更高。

勇敢的般遮罗族将士，也招架不住迦尔纳的

猛烈进攻。打头阵的二十名最强健的勇士，一个个死在迦尔纳的手里。而迦尔纳直闯般度军营，左右开弓，砍杀无力阻挡他的将士，就好似一头野象，突然闯进了荷花拂动、天鹅漂游的一潭平静的大湖。

将士们的盾牌和环甲被迦尔纳的利箭射得粉碎，散落在战地上；迦尔纳箭不虚发，百发百中。他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不断歼灭般遮罗人、室林遮人和般度人，就象一头雄狮在扑杀鹿群。看到这种情景，般度族五兄弟从四面八方赶来援救他们。

在这一眼望不到边的战斗海洋里，到处铁杆挥舞，钺斧闪光，利箭和标枪漫天飞舞，战象和战象拼搏，战车与战车相撞，步兵同步兵厮杀，骑兵同骑兵格斗。旌旗倒地，罗伞折毁，被利箭射落的头颅和手臂布满战场。在这场可怕的大战中，阵亡将士的面貌十分凄惨，就好象凋谢的花朵，又好似被折断或被践踏过的荷花。人、马、象的优美身躯显得十分难看，就好象雍容华贵的礼服沾满了污泥浊水一样。

无种和偕天这一对孪生兄弟，匆匆赶来援助般遮罗人，他们正受到迦尔纳和摩勒奇族战象的两面夹击。这些凶猛的大象宛如运动着的群山，向敌人压过去。它们用长牙刺杀了一些战士，又

把另一些战士挑向空中，然后摔落在地。当时出现一幅十分可怕的景象：一些战士被穿挂在那巨兽的长牙上，另一些战士被摔在地上。偕天勇敢地冲向摩勒奇国国王，而无种又超过他的兄弟，向敌军的这位统帅及其战象发射了数百支致命的利箭。被射掉脑袋的摩勒奇国王连同自己的战象一起倒下去了。这时许多善于驾驶战象的摩勒奇族勇士一齐向无种猛冲过来；般遮罗人、索马吉人和般度人都赶过来援助无种，于是又展开了一场恶战。有八头战象连同它们的骑手，当时被偕天杀死，无种也消灭了许多战象；般遮罗国国君和束发以及黑公主的儿子们，向巨大而可怕的象队发射了密如骤雨般的利箭。敌军于是溃退了。阿周那带领的勇士们又向迦尔纳发起了冲击。

难降挡住了勇猛的偕天的去路。看到这两位拚死格斗的勇士，乘坐战车的众将士都举起了武器和旌旗，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两位勇士厮杀了很久，也没分胜负。难降准确地射出一箭，击碎了偕天手中的巨弓。当时偕天抽出宝剑，用力向敌手投去。那把飞剑砍断了难降手中的雕弓，犹如从天上降下的一条毒蛇，深深地钻入泥土里。偕天又拿起另一张弓，向难降发射了一支犹如驱魂棍似的闪光的利箭，可是难降却用自己的宝剑把它击碎在空中。持国之子宛如一头雄

狮，大吼一声，天震地动。他操起自己的宝剑，向敌手投去，这柄宝剑还没有到达目标，就在半空中被偕天的利箭击落。偕天又抽出一支可怕的致命的利箭，搭在弓弦上，就象宇宙毁灭之神湿婆一样，拉满弓把它射了出去。这支箭穿透难降的连环甲和身体，一直射进他战车后面的地里。看见难降失去知觉，自己也身中数箭的御者，急忙拨转战车，撤离了战场。

这时，无种在击溃了敌军之后，正同迦尔纳交锋。他讪笑着，大声对迦尔纳说道："天神总算把你送到我的面前来了，卑鄙的东西！你是万恶之源，俱卢后代纷争、毁灭之根！今天我要在战斗中把你杀死，完成自己的使命，了却我心中的苦痛。"

车夫之子俨然以国王和武士而自居，他回答道："动手吧，勇士！我倒想看看你的勇敢精神。英雄们应当拼杀，不必浪费时间吹牛皮。你有多少本事，统统都使出来吧！我要打掉你的傲气。"

当时无种开始向迦尔纳及其御者连发利箭，迦尔纳也以利箭反击对方的攻击。他们的战斗持续了很久。无种击碎了迦尔纳手中的巨弓之后，又向这位手无寸铁的对手发射了数百支利箭，周围所有的将士都惊叹他的战功。然而，迦尔纳面

对着无种的攻击却岿然不动，他操起一张新弓，连发五支又长又重的金箭，把无种射伤；当这五支金箭射中这位勇士的臂膀之后，无种简直就象大地上空闪烁着金光的一轮太阳。无种用自己的利箭再次射碎了对方手中的武器，而迦尔纳又拿起第三张强有力的巨弓。由于他不断发射密如乌云般的利箭，使得这位般度之子头上的晴空变得暗淡了。无种不断反击对方的攻击，向迦尔纳发射如此密集的利箭，就象一片蝗虫遮住了天宇；两位勇士冒着致命的箭雨，就象宇宙毁灭之时碧空升起的两轮红日。

遭到迦尔纳无数利箭射击的索马吉族军队，当时伤亡惨重，而被无种的利箭击退了的俱卢军将士，就好象是疾风吹散的乌云。两支大军各自撤离了危险之地，只剩下无种和迦尔纳在决斗。

迦尔纳射出的利箭在无种的四周飞舞，不久就挡住了他的视线。迦尔纳一箭射掉了无种手中的兵器，接着又是一箭，把他的御者从战车上击落。他又准确地射出四支利箭，杀死了无种的四匹战马，而后又击毁了他的战车，射落了他的旗帜，射断了他的宝剑和铁杵，把他那镶有一百个月亮的盾牌击破。无种从被毁坏的战车上跳下来，手中只剩下一把战斧。这位般度之子还没来得及把它举起，手中的这最后一件兵器又被迦尔

纳的利箭击落。看到自己的对手已经赤手空拳，迦尔纳又向他发射了许多利箭，但同时又不使他受到重大伤害。

就这样，这位强大的英雄打败了无种，迫使他仓皇逃走。迦尔纳乘坐着战车，微笑着紧紧追赶，并挥舞着自己手中的巨弓，套住了正在奔逃的无种的脖子。“般度的儿子啊！你说的那些大话都是吹牛皮！”迦尔纳大声说道，“你再说一遍，让我听一听！小毛孩子！以后你应当和那些同你差不多的人较量。不过，你不必害羞。玛德利的儿子，你回家去吧！或者去找黑天和阿周那，叫他们来保护你。”迦尔纳想起了自己对贡蒂后的许诺，就释放了这个落入死神魔爪的无种。而这位般度之子跑到坚战跟前，立即上了他的战车，躲藏起来。他感到十分羞愧，就象被关在水罐里的蛇一样，气喘吁吁。

迦尔纳又精神抖擞地向般遮罗人发起冲击。这位俱卢军统帅，白盔银甲，白马银车，车上彩旗招展，白马如雪，他乘坐着银车闯入庞大的敌军的阵营。太阳已经坠山，可是车夫之子却毫无倦意。就在这个时候一场伟大的血战开始了。当时般遮罗国军队的许多勇士都被击毙，许多人失去了知觉，被抬出了战地。他们的战车被击毁，旌旗倒在尘埃里，他们的马匹和御者纷纷战死。

在迦尔纳利箭的打击下，失去骑手的战象东奔西跑，就好象森林中发生了火灾一样；丧失战马的骑手和被击毁战车的勇士也仓皇逃命。般遮罗族军队在匆忙退却，而车夫之子却紧紧追击，并且不断地杀伤对方的骑兵、步兵和乘坐战车和战象的将士。

俱卢军营中的其他将领，也紧跟着迦尔纳，投入了战斗，并且不停地杀伤敌军战士。勇武的乌卢迦同威力无比的善战展开了搏斗。两位勇士都显示出高超的武艺。他们互相投掷标枪，发射利箭，然而，乌卢迦最后挡住了对手的攻击，杀死他的御者和马匹，并且连发数箭，把他的战车击毁，逼得强大的善战慌忙逃走。为了避开乌卢迦的利箭，室林遮人和般遮罗人也都纷纷逃窜。乌卢迦的利箭射杀了敌军中的大批战士，整个战场上尸横遍野。

残忍而又不可遏制的沙恭尼，向勇敢的苏达索马发射暴雨般的利箭。苏达索马的战车被沙恭尼的利箭击得粉碎，他手中的巨弓也已折毁。苏达索马尽管失去了战车和弓箭，但他迎着敌人的箭雨，岿然不动——他抽出自己的宝剑，抵挡着敌人的致命打击。直至敌人的利箭将他的宝剑射断，他才把手中的半截残剑抛向敌人，然后离开了战场。

强大的慈悯，出现在交战者的中间，将士们心里十分恐惧。人们看见他的战车已经逼近猛光，大家都感到十分恐慌，仿佛觉得木柱王之子的死期临近了。般度族的骑兵、步兵和车兵都纷纷议论说："毫无疑问，这位伟大的勇士是满怀着仇恨来为牺牲的德罗纳报仇的。猛光今天是否能逃出他的手心呢？我们大家又是否能免于毁灭？他简直就象宇宙的毁灭者——湿婆！"

猛光尽管冒着慈悯的箭雨，立在战场上，可是心里却十分恐慌，他已经没有力量奋起自卫。

"木柱王之子呀，灾难将要降临到你的头上！"猛光的车夫对他说，"面对着这个勇士的袭击，你有些招架不住了。不过很奇怪，还没有一支箭使你受到致命的伤害。我现在掉转车头，让我们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吧。"

猛光低声回答道，"啊，高尚的御者！我的心惶惑不安，恐惧束缚着我的肢体，我的全身战栗，毛发竖起。噢，御者！我们快离开这个武士，到阿周那交战的地方去！只有在阿周那或怖军的身边，我才能免于一死。"猛光的战车飞速向怖军驶去，威力无比的慈悯在后面紧紧追击。

成铠正在与束发交战。在残酷的搏斗中两位勇士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他们俩的样子十分可怕，每个人的身上都中了许多利箭，箭杆露在甲

胄的外面，可是他们仍然毫不懈怠地进行厮杀。后来成铠对木柱王之子狠狠一击，打伤了他的胸部。光荣的束发失去了知觉，但他却抓住了旗杆，因而没有从车上跌落下来，他的御者急忙拨转马头，驱驶战车离开了战场，把这位伤员从死亡中抢救过来。束发战败之后，般度族的军队四面受敌，因而都惊恐地逃出战地。

这时候，难敌与坚战相遇。他们犹如两头愤怒的狮子，互相冲杀，不断地从拉紧的弓弦上发射箭雨。难敌射出一支宽刃的利箭，杀死了坚战的御者，而坚战却一连射死了难敌战车上的四匹战马。持国之子跳上另一辆战车，继续战斗；他的利箭击中了坚战的胸部和肩膀，鲜血从这位勇士身上的无数伤口中涌流出来，就好象高山飞落的瀑布。然而，这位般度族中的长兄，面对着敌人的残酷打击毫不动摇，坚强不屈。他竭尽全力向敌手发射了一支坚如金钢石般的利箭。这支利箭射穿了难敌的身体，深深地扎在他身后的泥土里，难敌因而受了重伤。可是他满腔怒火，立即举起了大杵，企图向坚战投去，想以此来结束这场敌对的战争，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投掷大杵，坚战的飞镖又击中他的胸部。于是，俱卢族的这位统治者失去了知觉，栽倒在自己的战车上。

在这一刹那间，怖军想起了自己的誓言，就

大声对坚战喊道："国王陛下，他不应当死在你的手里！"坚战于是停止袭击，而难敌的车夫乘机拨马驱车，把自己的主人运往安全之地。

夕阳西坠，迦尔纳统率俱卢族大军，猛烈地向敌军发起冲击，把他们打得四处逃窜。这场可怕的大战，犹如天神与阿修罗之间的搏斗一样。在这场战斗中，勇敢的将士们用战斧、宝剑、大杵和标枪，击毁了许多战车，击毙了无数战象、马匹和将士。大地仿佛戴上了一顶珠宝的桂冠，到处点缀着被砍落的人头；金色的头饰和耳环在那些无数的人头上闪闪发光，殷红的血河在战场上涓涓流淌。整个战场到处布满了战马、战象和勇士们的尸体，他们的脸面已经冰冷，伤口张裂。俱卢之野，看上去就象是宇宙毁灭时节死神的王国。

善战，这位悉尼族的珍珠，首先挡住了俱卢军的疯狂进攻。迦尔纳向他发射了数百支如同太阳般的熠熠闪光的利箭，而善战也向迦尔纳射出了宛如毒蛇似的、致人死地的无数的利箭。与此同时，猛光指挥大军挡住了俱卢军进攻的道路，在他周围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搏斗。阿周那的战车出现在战场上。大地在震动，四周仿佛滚动着惊雷，恐惧袭击着迦尔纳将士们的心。他们宛如从海岸弹射回去的奔腾的海浪，急剧地向后退去。

阿周那举着自己的神弓，仿佛在自己的战车上翩翩起舞，他发射的利箭犹如乌云，遮住了正在逃窜的将士们头上的苍穹。他不断摧毁敌军的战车，杀伤象兵和步兵，就象死神阎摩在战场上驰骋。

难敌的箭伤已经痊愈，他独自一人挡住了阿周那前进的路。阿周那连发七支利箭，射死了难敌的御者和马匹，射掉了他的旗帜，射断了他的弓弦。然后，阿周那又向难敌发射一支横扫路上一切生灵的形状可怕的利箭。如果不是马勇赶来救援——用自己的利箭将它在空中击成七截，那么持国的长子当时肯定就会丧命。

阿周那向马勇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连发数箭射死了他的战马，又射一箭，击断了他手中的弓弦，然后就向迦尔纳击退般度军的地方飞驰，一路上消灭了无数敌军将士。

迦尔纳丢下善战，去迎战阿周那，瞬息间发射许多利箭，把阿周那和黑天击伤。这时善战已经恢复了元气，从后面向迦尔纳展开攻击，而般度军的其他勇士也相继赶来支援阿周那。束发以及木柱王的其他几个儿子，坚战王和显光，般度族的那对孪生兄弟和猛光，统率摩差族、吉迦夜族、迦卢湿族和车底族的军队，带领无数的战车、战象、骑士和步兵，从四面八方围住了迦尔纳，

向他发射各种利箭，投掷标枪、飞镖和铁饼。然而，迦尔纳一面不断击落这些密集的致命的兵器，一面向敌人展开猛攻。他用自己的兵器不断袭击敌军，就象风暴吹弯并掀倒无数的树木。他怒发冲冠，不停地杀伤骑士、步兵和乘坐战车、战象作战的将士。般度军的武士们无力阻挡他的进攻，纷纷逃走。

正当迦尔纳冲出敌人包围圈的时候，阿周那精神抖擞地向俱卢军猛扑过去，并用闪电般的利箭不断杀伤敌人。许多将士，许多战象，许多战马当时纷纷中箭倒下去了。俱卢军将士面对着阿周那这位贡蒂之子，惊恐万状，节节败退，这时太阳已经落山。

尘烟滚滚，天色昏昏，很难区分自己人和敌人。于是俱卢军撤离了战场，随后般度人也满怀着胜利的喜悦，赞颂着阿周那的勇武，收兵回营，并在帐篷里开始休息过夜。这时候，可怕的罗刹、魔鬼和吞食死尸的野兽，出现在血肉模糊的战场上。

俱卢族将士失去了许多战马、战象和战车，他们拖着伤痕累累的躯体，披着破烂的甲胄，拿着折断的武器，闷闷不乐地返回自己的营地。迦尔纳紧握拳头，气喘吁吁，用悲伤的目光望着俱卢族的统治者，说道：“阿周那英勇善战，小

心谨慎，镇定自若。一遇危险，黑天又及时提醒他。今天我们没能战胜他。但是明天，不管他施展什么阴谋，我一定要打败他。”

“但愿如此！”难敌回答说，并让众国王回到各自的大帐里安歇。

迦尔纳战死

次日，东方刚刚破晓，迦尔纳就来到难敌的面前，并且对他说道：“啊，王子！今天，我一定要和那位光荣的般度之子交锋。直到今日命运都没能使我们相遇，但是今天我不杀死他绝不回营。王子，为了我们的胜利，我们应当很好地行动。无论是反击对方的袭击，还是发射利箭，阿周那的勇武和机智都无法与我相比。我那张被称之为‘胜利者’的巨弓，比阿周那的那张甘狄拔神弓还要强大，从前因陀罗曾用它战胜了许多恶魔。那位英勇的般度之子，只是在一个方面能超过我，伟大的黑天为他驾御着那辆由快如思想般的骏马拉着的金车。我没有象黑天那样的御者，

但是我还要与阿周那拼搏。噢，王子！只有我们王族的骄傲——沙利耶，才能与黑天相比，他威力无比，通晓马术，善于驾车。如果他做我的御者，我们就会取得胜利！到那时无论天神，还是阿修罗，都不能阻挡我，而般度王那几个该死的儿子就会在我面前一败涂地！”

“噢，迦尔纳！你的愿望会实现的。”难敌回答道，并且立即去见摩德罗国的国君。难敌来到他的面前，毕恭毕敬地说：“啊，沙利耶！强大无比的国君，无所畏惧的勇士，无与伦比的战斗英雄！我躬身施礼恳求你，大地的主人！为了我们的胜利，请你答应我的请求。只有你可以做迦尔纳的御者，陪同他与阿周那拼搏。请你保护勇敢的迦尔纳，就象黑天在大战中保护贡蒂那位勇武的儿子一样。迦尔纳要能同你在一起，必定会取得胜利！”

沙利耶听了难敌这番话，怒火上升。他双眉颦蹙，挥舞着双手，对难敌回答道：“甘陀利之子呀！你这是在侮辱我，你把迦尔纳看得比我们所有人都高，这是讨好他。可是我并不认为车夫之子在战斗中能比得上我。你瞧瞧我这双强似雷箭般的巨手，你再看看我这弓箭和我这辆由快如疾风般的骏马驾驶的战车。我用一只手就可以置敌人于死地，愤怒时我用这只铁杵可以把高山捣

碎！你既然知道这些，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去给那个出身卑贱的人去当御者？难道你认为我这个刹帝利就应当服从那个只配给我当奴仆的人吗？不！受到如此的侮辱，我拒绝再参加战斗。噢，王子！请允许我返回自己的王国。”

沙利耶说完之后，就想告辞离去，但是难敌一再挽留他，并且极其谦恭地对他说：“沙利耶呀！你的话无疑是有道理的。论勇敢和威力，迦尔纳和我都不如你。我之所以在所有勇士中选择你，就是因为迦尔纳的武艺高于阿周那，你的威力和马术又强似黑天。噢，摩德罗国的君主！你在驾马技术方面要比雅度族的儿子强两倍！”

“噢，甘陀利之子！既然你认为我高于黑天，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就象你请求的那样，在迦尔纳与阿周那交战的时候，就让我做他的御者吧。不过，我要提出一个条件：我将在他面前自由地谈论我想讲述的一切。这一点应当让迦尔纳知道。”

难敌和迦尔纳回答道：“好吧。”

清晨，迦尔纳和沙利耶，一起登上了那辆铺着虎皮，由四匹白马驾驶的战车。神采奕奕的迦尔纳，宛如太阳一样出现在阵前，俱卢军将士见了，都高声向他欢呼起来。战鼓咚咚，螺号齐鸣，战斗的呐喊震耳欲聋，沉重的步履震撼着大地，

俱卢族大军轰轰烈烈地开赴战场。

“噢，摩德罗国君主！你快一点把战车赶到战场。我们阵营中的优秀将士已经阵亡，现在到了该让我拼杀的时候了。除了我，还有谁能统率军队去同强大的阿周那、怖军和善战打仗呢？在与他们交锋中，不是我消灭他们，就是我自己沿着德罗纳开辟的道路进入死神的故乡。今天我一定要与阿周那会战，即使众天神和阎摩离开天堂地府，一齐来保护他，我也决不退出战场，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兵器把他杀死！”

“我说迦尔纳，你不要自吹自擂！”沙利耶回答道，“你比不上阿周那。请你想一想，在你们袭击毗罗吒国的畜群时，他是怎样打败了你、毗湿摩、德罗纳和你们的其他勇士的。为什么那时候你不把他杀死？噢，车夫之子！你可要知道，如果你不想避开阿周那，那么一旦你和他交锋，死亡就会降临到你的头上。”

“但愿如此，”迦尔纳反驳摩德罗国国王道，“我们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如果阿周那战胜我，你的话就算没有白说，前进吧！”他们驱车来到敌军阵前，迦尔纳大声对般度军的将士们说：“今天谁向我指出阿周那的战车，我将给予他很多的奖赏！我要送给他一辆满载着宝石的战车，如果他还嫌少，那就再加上一百头牛和一百个村

落。谁要在战斗中向我指出阿周那，我就送给他一百头战象和一万匹骏马，外加一百名摩竭陀国的能歌善舞、年轻美貌的女奴。在我杀死阿周那和黑天之后，我还要把他们的所有财富统统送给那位向我指出阿周那的人！”听了迦尔纳这番话，俱卢族的战士发出了一阵阵喝彩声，可是沙利耶却冷笑了一下，说道：“我说车夫之子啊！你不必白白浪费你的财富啦！毫无疑问，你今天会看到阿周那的。最好还是把你在失去理智时所许允的一切用于虔诚的祭祀吧！不过，你不要指望会实现自己的愿望。你大概是想脖颈上挂着重石横渡大洋吧？你是否听说过两头雄狮被一只豺狼战胜的故事？”

“我只靠自己的双手，去寻找机会与阿周那交战。”迦尔纳说，“噢，你这披着朋友外衣的敌人，你以为你可以吓倒我吗？我比你更了解阿周那和黑天。不过，即使因陀罗亲自携带雷箭来到我的面前，也不会动摇我的意志。”迦尔纳继续说道：“如果我战车的轮子不陷入污泥里，我今天就一定会消灭阿周那的。在战斗中我不惧怕死神阎摩。只有一个老婆罗门的诅咒压抑着我的心。从前，有一次我在森林中打猎，无意中射死了神圣道院中的一头小牛犊。为此我建议赔偿道院一千头母牛和六百头公牛，可是我的建议却被

拒绝。那位老隐士诅咒我说：‘因为你杀死了神牛的幼犊，你战车的轮子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将会陷在战场的泥土里。’沙利耶，你住嘴吧！你吓不倒我。我迦尔纳在战斗中是无所畏惧的！”

沙利耶轻蔑地冷笑一声，继续赞扬阿周那的威力，并且预言俱卢军的这位统帅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噢，你这个对战斗一窍不通的可怜的呆子。”迦尔纳声色俱厉地说，“是恐惧的魔鬼迷住了你的心窍，还是有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致使你如此大肆吹捧阿周那呢？你这个可恶的东西！你是在侮辱朋友，在为般度之子的胜利大唱赞歌。我本来可以杀死象你这样的人一百个，不过，现在我不能这样做，因为你的末日还没有到来！”

听到迦尔纳和沙利耶的舌战，难敌急忙赶到他们身边，企图劝阻他们的争吵。他象朋友一样大声向车夫之子呼吁，并且双手合十，谨恭地恳求沙利耶不要争执。经过难敌的劝解，迦尔纳当时抑制住自己的愤怒，沙利耶也转向敌阵。迦尔纳又满面春风地对自己的御者说道：“前进！”

难敌的军队重新集结在俱卢之野，准备进行新的会战。右翼有慈悯和成铠，在他们的右侧则是沙恭尼和乌卢迦，以及在他们的率领下手持闪

闪发光的标枪的无所畏惧的健陀罗国骑士和不计其数的山民队伍，他们多如飞蝗，古怪吓人的面孔宛如夜鬼。左翼有持国诸子统率的三万四千辆三穴国勇士的战车，而在他们的左侧则是甘埔寨人、斯基福人和雅瓦纳人的队伍。在中心，迦尔纳乘坐着战车，位于全军之首。在他后面是难降、难敌和马勇的队伍。

“你看！”沙利耶对迦尔纳说，“阿周那的那辆套着白马的战车正向我们开来。那就是你请求人们在战斗中指给你的人。你看见没有？那里烟尘滚滚，遮天蔽日。你听到没有？那里战车隆隆，震撼大地。你瞧，在我军的右翼集聚着一群肉食的野兽，它们在那里发出刺耳的嗥叫，预示着灾难的降临。狂风迎面向我们吹来，俱卢军的旗杆都被吹弯。你的战马常被绊倒。命运预示着不祥之兆。”沙利耶继续说，“噢，迦尔纳！你看，威力无比的贡蒂之子正向三穴国人进攻，简直就象雄狮扑向牛群。他的战车已经闯入他们的队伍，就象太阳湮没在乌云里。这位伟大将领现在正制造着巨大的流血事件，不停地杀伤自己的敌人。”

迦尔纳愤怒地回答道：“你看，三穴国的将士们犹如大海中的怒涛，汹涌澎湃，从四面八方涌向阿周那。而他就象沉入大海中的落水者，被

他的敌人团团围住，再也看不见他的影子。他离死不远了。”

阿周那正在同三穴国军队搏斗，他不断地抵挡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杀伤敌人的骑士、战象和逼近他战车的所有战士。就在这同时，迦尔纳宛如风暴一样，向猛光统率的般遮罗国军队猛冲过去。数千只螺号响声贯耳，撼人心弦；无数的战鼓声震大地，令人胆寒。螺号声、战鼓声、马嘶声、象吼声、将士们的战斗口号声，交相呼应，响成一片。两支军队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决死大战。

迦尔纳消灭了成千上万的敌人，一路上抛下了无数的死尸。他突破般遮罗人和车底人的队伍，直奔坚战冲去。善战指挥达罗毗荼族和尼沙陀族的步兵猛攻迦尔纳，可是他们却无法战胜伟大的太阳神之子。他们在迦尔纳的打击下纷纷倒地，而那些幸存者都匆匆逃去了。在击溃所有进攻者之后，迦尔纳又向坚战王冲去。可是，般遮罗族和吉迦夜族的勇士们在他面前形成了一堵人墙，他们决心保卫般度之子，使他免遭这个凶猛敌人的伤害。坚战两眼喷着怒火，高声对迦尔纳说：“车夫之子，你听着！你总是听从难敌的摆布，反对我们。把你的所有力量和勇气都使出来吧——现在我要打掉你身上的好战欲。”他用自

己的金弓向迦尔纳发射了密如骤雨般的利箭。

当时坚战拉满弓，向自己的对手发射了一支致命的利箭，这支箭宛如宇宙破坏之神湿婆的魔杖。这支飞箭响声如雷，击中了迦尔纳的左肋，这位勇士当即倒在自己的战车上，他的弓箭也从他那虚弱的手中滑落下来。这时候，俱卢军中发出了一阵叹息声，般度族将士却兴高彩烈地为坚战的胜利而喝彩。

但是，迦尔纳很快就苏醒过来，他更加勇猛地向自己的敌人展开进攻。他举起自己的神弓，接连发射致命的利箭，射死了般遮罗族的两位王子月天①和丹达陀罗，以及其他许多阻挡他向坚战逼近的战士。当时许多英勇而强大的勇士赶来援助般度长子。善战、显光、束发、无种、偕天、怖军、黑公主的儿子们和许多其他的战士接连不断地向迦尔纳进攻，企图置他于死地。

迦尔纳念颂咒语，祭起自己的法宝，顿时无数利箭从他周围飞向四面八方，不断地杀伤敌军将士，就象森林中的大火吞噬着树木一样。迦尔纳那百发百中的神箭射穿了坚战的甲胄，射碎了他手中的雕弓。般度之子满身滴血，但他仍将一杆重型标枪向对手掷去，然而迦尔纳的利箭在空

---

① 月天——Candradeva，也译旃陀罗提婆。

中就把它击碎。坚战的战车也中了迦尔纳的法宝，他的御者被击毙。坚战改乘另一辆战车，垂头丧气地匆忙逃遁。

迦尔纳在坚战后面紧紧追赶，他的战车赶上坚战之后，他伸出一只手来，抓住了坚战的肩膀。"你不要碰他，不然我们就会死亡！"沙利耶当时大声说道。迦尔纳也想起了对贡蒂的许诺，于是就放了坚战，但嘲笑地对他说："你生为刹帝利，怎么能为了活命而逃离战场呢？贡蒂之子呀，请你再也不要接近英勇的将士，也不要再向他们夸口吹牛，不然你就会象今天这样再次出丑！请回到自己的军营里去吧，国王陛下。我迦尔纳是不杀害象你这样的人的。"

看见坚战王从战场上逃跑，般遮罗族、般度族和车底族的许多战士，强大的善战以及黑公主的儿子们，无种和偕天也跟着他逃走。以迦尔纳为首的俱卢族将士高喊着胜利的口号，追击着溃逃的敌人，并且在敌军中大肆砍杀。当时，怖军对善战和猛光说："请你们俩去保护坚战王，他刚刚从那个可恶的车夫之子手中死里逃生。现在让我来结束这场灾难。我实话对你们说，今天不是我在会战中杀死迦尔纳，就是他杀死我。"怖军于是就带领自己的战士，向俱卢军展开了十分猛烈的攻击。没多久，俱卢军就被打得仓皇逃

窜。

“怖军十分强大而骁勇，没有谁能抵挡住他的进攻。”迦尔纳看见自己的队伍被击溃时说道，“但是我很久就怀有一个夙愿——和阿周那决一雌雄。为了实现这个夙愿，我现在要与怖军单独交锋。如果我一箭能把他射伤或者把他击落战车，阿周那就会立即赶来援助他的兄弟。摩德罗的国王呀，请你驱车向前！”于是沙利耶赶马驱车，急速迎战怖军。这两位伟大的勇士在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中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决斗。他们两人互相发射许多利箭。迦尔纳把怖军手中的巨弓击成两截，向他发射数十支利箭，犹如一个猎人在射击森林中的野象。被这些利箭射伤的怖军，愤怒地抓起另一张巨弓，将一支可以射穿石崖的利箭搭上巨弓，挽起弓弦直至耳边，向迦尔纳射去。这支箭穿透了勇士的身体，恰似响雷击中了山峰。迦尔纳摇晃一下，瘫坐在自己的战车上，失去了知觉；沙利耶拨转马头，载着迦尔纳急驰而去。

难敌看到迦尔纳遭到厄运，立即派出以湿卢多瓦尔曼为首的二十个兄弟，去阻挡英勇无比的怖军，保护那位受伤的勇士。持国的儿子们从四面八方向怖军进攻，不断向他投掷飞镖和发射利箭。但是这位般度之子毫不动摇，他一面反击，

一面用自己的杀人武器向俱卢人攻击。迦尔纳还没有恢复元气，又投入了战斗；难敌的五个兄弟被怖军击倒，而其余的兄弟都逃命去了。

迦尔纳又向怖军猛冲过去，他们之间的战斗比以前更加残酷。两人都多次被箭射伤，可是他们仍然猛烈地搏斗着，显示出高超的武艺和威力。怖军大吼一声，将自己那根宛如死神魔杖般的大杵向迦尔纳掷去；可是太阳神之子却把它挡了回去。然后迦尔纳用自己的利箭射倒了怖军的旗杆，击碎他的巨弓，把他的御者赶入阎摩的王国，并且击碎了他的战车。可是怖军从车上跳下来，继续拼搏，他用自己的大杵不停地杀伤敌军将士。

迦尔纳的胜利鼓舞了他的战士，已经逃跑的战士们又返回来，迎击敌人。战斗的喊杀声惊天动地，宛如大海中的风暴在怒吼。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战斗空前激烈。仿佛是两个大洋掀起滔天巨浪，在互相倾泻。一群群战车，一队队骑兵，数不清的步兵和众多的战象在战斗的漩涡中互相冲撞；利箭和飞镖密如乌云，遮天蔽日，宛如一片片飞翔的蝗虫；殷红的血流，灌溉着大地；被致命的兵器杀伤的许多人员、马匹和战象，有的在战场上狂奔乱闯，有的倒在地上作垂死的挣扎。将士们高喊着自己人和敌人的名字，互相砍

杀，不知疲倦地搏斗着。他们一旦交锋，就互相咒骂，不停地厮杀。

俱卢之野上空，烟尘滚滚，尘土飞扬；到处都在混战；两军勇士分不清敌我，在猛烈地拼搏；一条血河在由人、马、象的尸体形成的河岸中间淙淙流淌；被砍落的头颅散布在血河之中，宛如河中的卵石，头颅上的须发在血河中轻轻拂动，恰似河中的青苔和水草。这条血河直通阎摩的阴曹地府，它在战士们的心目中播下了恐怖的种子；而在战场的四周，一群群吞食死尸的野兽窜来窜去；在天空中，一群群乌鸦在盘旋，窥视着猎物。

在整个会战过程中，无数的刹帝利倒下去了，阿周那弓弦的鸣响盖住了其他声音。阿周那楔入敌阵，在三穴国人和拘萨罗人中间大肆砍杀；他打翻了他们的战车，击毙了他们的勇士。勇敢的善佑迎战阿周那，向他不断地发射利箭；他射出的一支斧刃利箭，击中了阿周那战车上的旗帜。那面旗子上绣的猴子顿时发出了令人恐怖的吼叫，迦尔纳和战士们听到这种叫声，都吓得惊惶失措，乱作一团。阿周那就象因陀罗进攻恶魔一样，猛烈地攻击被惊呆了的敌人，杀死了大量的仇敌。善佑看到自己的军队残遭杀戮，并没有垂头丧气，他独自一人抵抗着威风凛凛的般度

之子，并且连发三箭击中对手的胸部。

阿周那身中利箭，疼痛难忍，因而浑身没有一点儿力气，于是就瘫坐在自己的战车上。“阿周那被打死了！”俱卢军中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然而，阿周那又重新振作起来，他念诵咒语，祭起了因陀罗赐给他的那件法宝。顿时数千支利箭漫天飞舞，杀伤了许多步兵、骑兵、象兵和车兵。阿周那的那件可怕的法宝杀死了数以千计的三穴国将士，可是三穴国的勇士们毫不气馁，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着，他们不是选择死亡，就是选择胜利。

眼见死亡威胁着三穴国的将士，慈悯和成铠以及俱卢军的其他将领，急忙赶来支援他们。束发挡住了慈悯的路，用自己的兵器向他进击。武艺高超的慈悯愤怒地击落了他射来的利箭，刹那间射死了束发的御者和马匹，击毁了他的战车，英勇的木柱王之子跳下战车，手持宝剑和盾牌向慈悯冲去，但是在半路上就遇到了猛烈而密集的利箭，于是就停了下来。猛光担心自己的兄弟遇难，就从另一侧向慈悯实施攻击，然而成铠却截住他厮杀。马勇也匆匆赶来，拦住进攻慈悯的坚战，难敌挡住了偕天和无种，而强大的迦尔纳截住了怖军，他正率领室林遮族、迦卢湿族和吉迦夜族的将士展开进攻。

这时慈悯连发数箭，射碎了束发那铸有数百个圆月的盾牌。束发失去了盾牌，就手持宝剑向慈悯扑去，如同疯子扑向死神一样。在慈悯还没有来得及向他袭击之前，画旗之子美旗急忙赶来援助陷入不幸漩涡的束发。于是俱卢族这位强大的教师丢开仓皇离开战场的木柱王之子，转过身来对付新的敌手。在残酷的搏斗中，他发射三十支利箭，射中了美旗王子。被射伤的王子立在自己的战车上，摇摇晃晃地垂着头，就象地震时的大树一样。这时慈悯又射出一支锋利的刀箭，削掉了美旗的头。他的头滚落在地，华贵的头盔闪闪发光，随后他的躯干也倒在战车上。美旗的战士们惊恐万状，纷纷逃离战场。

箭术高超的德罗纳之子，这时候向坚战喷洒箭雨。善战和黑公主的五个儿子前来援助般度的长子，他们都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勇，可是谁也未能动摇和摧毁这位英勇的战士。马勇射出的利箭熠熠闪光，密如乌云，遮盖了天日，在地上投下了浓密的阴影。隔着箭云，马勇自己也看不清敌人，善战、坚战、苏达索马和般度军中的其他将士企图射杀他，结果都未能办到。苏达索马手中的巨弓被射成两截，掉在地上，善战的御者倒下死了，他的马匹意识到没人驾驶，就拖着战车在战场上狂奔起来。马勇的利箭在扫荡着敌军将

士，就象林中的大火吞噬着干草一样。坚战当时愤怒地向德罗纳之子喊着："喂，勇士中的猛虎啊！如果你今天想杀死我，那你就既不懂得友情，也不知道感激。忏悔和读经——这才是婆罗门的天职。只有刹帝利才应该象雕弓一样在战斗中弯曲。你这个婆罗门只是徒有虚名。婆罗门中最无耻的人哟！你将会看到我怎样摧毁你的威力，让俱卢军败北！"

德罗纳之子冷笑一声，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向坚战王播撒一阵新的箭云。坚战招架不住他的袭击，便掉转马头，急速离去。他在战场的另一端又投入战斗，避免再与强大的马勇交手。

迦尔纳打退了怖军的冲击，又向般遮罗国军队扑去。他楔入敌阵，袭击他们的骑兵和步兵，击落了敌军战象和战车上的勇士，击毙了数以千计的敌人。般遮罗国一些最杰出的勇士乘坐着战车将他包围，企图战胜他，结果也是徒劳。吉湿奴、吉湿奴迦尔曼、提婆比、画兵、罗恰曼纳和许多其他将士，都死在战无不胜的迦尔纳的手里。迦尔纳一路上留下了无数人、马、象的尸体和被击毁的战车。他犹如鹿群中的雄狮，在般遮罗人、室林遮人和车底人的队伍中横冲直撞。每一个敢于阻挡他的勇士都死在他的手下，就象接

近狮子大口的小鹿一样，必然会自取灭亡。仿佛没有一个般遮罗人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能避开死神。

“噢，富天之子！三穴国的军队已被我消灭！”阿周那当时对黑天说，“敌人正在离开我们，四处逃窜，就象胆怯的小鹿逃避猛虎一样。但是般遮罗国的军队已经毁于这场大战。我已经看见，迦尔纳那面绣着战象的旗帜正在坚战军队的行列中迎风招展。我们的战士中没有谁能战胜这个敌手。黑天，请驱车到迦尔纳屠杀我军的地方去。我不想再和敌军中任何别的勇士交锋，现在只想同迦尔纳决斗！”

阿周那乘坐自己那辆闪闪发光的战车，向迦尔纳急速奔去，一路上横扫敌军。当时难敌吩咐幸存下来的三穴国人再次向阿周那进攻。于是，三穴国和甘埔寨国的将领们带领一千辆战车、三百头战象、一万四千名骑兵和二十万步兵，包围了贡蒂之子。阿周那怒发冲冠，简直就象宇宙破坏之神湿婆一样，向三穴国军队倾泻致命的箭雨。被他的利箭射中或削掉头颅和手臂的战士，纷纷倒地，数百头大象和战马被他的兵器打死。一万名三穴国战士和数千名甘埔寨国士兵死在他的手里，甘埔寨国国王善巧也在阿周那厮杀的这个战场上找到了自己的葬身之地。

正当阿周那在俱卢之野的一端杀戮三穴国战士的时候，迦尔纳正在另一个地方歼灭般遮罗人，而怖军却在第三个地点逼近并消灭俱卢军。

猛光带领一支人数众多的精锐部队，向迦尔纳猛冲过去，企图营救般遮罗国的军队，免于彻底覆灭。但是迦尔纳却独自迎接敌军的袭击，犹如悬崖迎着海浪一样巍然屹立。他们之间的战斗如此残酷激烈，使每一个站在一旁观战的人，都会感到毛发竖立。迦尔纳在与般度族战士厮杀过程中，不断地向他们发射毒蛇般的致人死地的利箭，因而极大地增加了阎摩王国中的居民。善战赶来援助遍体鳞伤的猛光，并用自己的利箭击落了迦尔纳射向木柱王之子的致命的利箭。就在迦尔纳将自己的矛头转向善战的时候，马勇向猛光展开了攻击，渴望实现他父亲牺牲之日自己立下的复仇的誓言。

“站住，站住！杀死婆罗门的刽子手！今天你别想活着回去！”马勇大声喊叫着；猛光十分恐惧，但是他指望自己在战斗中刀枪不入，因此就顽强地抵抗德罗纳之子的攻击。转瞬间，马勇的利箭射死了猛光的御者和马匹，射断了他的巨弓和旗帜，把他的战车击得粉碎。般遮罗国的这位统治者，手持宝剑和盾牌继续战斗，可是他手里的武器又被马勇击毁，马勇乘坐着战车，飞速

向他扑去，简直就象大鹏鸟从天上飞落大地。

“般度之子啊，你看！马勇象狂风一样扑向猛光！他会杀死猛光的！”黑天对阿周那说，“阿周那呀，快去把木柱王之子从死神的魔爪中救出来吧！”阿周那的战车仿佛在空中飞驰，贡蒂之子的金箭深深地射进了马勇的身体，就象一群毒蛇钻进了蚂蚁洞穴。马勇还没有追上猛光，就不得不转过身来迎战阿周那，勇敢的偕天这时乘机把般遮罗国王子载入自己的战车，迅速把他运往安全之地。马勇的利箭射中了阿周那的胸部和肩膀，可是阿周那毫不动摇，他自己的神箭击伤了德罗纳之子，马勇因此失去了知觉，倒在自己的战车里。他的御者当即拨转马头，飞快把他运出战场。

在阿周那和勇敢的怖军分别作战的两个地方，俱卢军开始节节败退。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迦尔纳大声呐喊着加入了对般度军的战斗，而其他强大的勇士和迦尔纳的战友也跟着他展开了搏斗。双方阵营中的最英勇的将士当时都参加了那场厮杀。束发迎战迦尔纳，猛光与难降对打，坚战同画军拼搏，偕天与乌卢迦搏斗，善战同沙恭尼拼杀。阿周那和怖军弟兄俩大战难敌率领的众兄弟。

被怖军的翼箭射伤的强大的迦尔纳，一气之

下用自己的武器杀死了对手的御者和战马，并且击落了他战车上的旗帜。束发跳下战车，投出一只飞镖，可是这只飞镖在空中就被迦尔纳击碎，于是束发仓皇逃走，避开了太阳神之子的致命的利箭。难降英勇而熟练地拼搏着，打得般遮罗军的统帅猛光遍体鳞伤，并且迫使对手一再退却；他就象一头狂怒的雄狮，以迅猛的进攻迫使大象给他让路。当时般遮罗国的战士乘着战车和骑着战象，飞速赶来搭救自己的领袖，避免难降对他的伤害。

这时偕天也击败了乌卢迦，并且逼迫这位在三穴国军队保护下的沙恭尼之子一再退却；善战就在这时候杀死了沙恭尼的御者和马匹，用利箭击碎了他的战车。受了伤的沙恭尼当时爬上乌卢迦的战车，而后者急忙把自己的父亲运走，避开敌人的利箭的射杀。

难敌企图阻止怖军的勇猛攻击，但未能奏效。怖军三次使他失去了战车和战马，俱卢族的这位统治者三次登上了新的战车，继续战斗。难降统率一队象军，冲上前来援助他的哥哥，但是怖军就象因陀罗进攻阿修罗那样，猛烈地攻击那些战象，又似疾风驱散乌云一样，扫荡着他的象群。在怖军利箭的袭击下，高大的战象宛如会动的山丘，惶恐不安地四处逃窜，鲜血从它们那张

裂的伤口中不住地流淌，数百头战象连同骑手纷纷倒在阵地上。

迦尔纳打败了束发以后，又转过来同坚战搏斗。在强大的太阳神之子密集的箭雨袭击下，坚战的军队开始败走。迦尔纳发射的利箭，犹如一股连续的急流，不断地涌向敌军，先离弦的箭尾羽毛衔接着后离弦的箭锋，那股熠熠闪光的箭流，简直就象世界末日毁灭宇宙的火舌一样。从般度军中传来一阵阵恐惧而悲戚的喊叫声，而迦尔纳那种英勇果敢的行动鼓舞着俱卢族的将士，他们更加猛烈地冲向败退的敌人。

坚战当时举起武器迎战迦尔纳和俱卢军，保护自己的战士免遭杀害。他的利箭杀伤了不少进攻的敌军，但是愤怒的迦尔纳却逼近坚战的战车，射断了他手中的雕弓，又连发三箭射中了他的前胸。般度族的元首受了重伤，瘫倒在自己的战车上，他命令御者立即撤退。坚 战 的 战 车疾驰而去。

“抓住他，抓住他！”俱卢人高喊着，在后面急急追赶。吉迦夜族的二千精兵当时挡住了他们的追击，保护坚战王安全退却。

可是，迦尔纳向吉迦夜族的勇士们不断发射毁灭性的利箭，刹那间就把五百名勇士送进了阎摩王的阴曹地府。无种和偕天企图搭救自己的长

兄，于是就拦住迦尔纳的去路。太阳神之子向他们俩发射一阵利箭，继续追赶坚战；他击落了般度族元首华贵的王冠，又发四箭，射倒了他的四匹战马，因而迫使他停止退却；然后迦尔纳又射出四支利箭，射死了无种战车上的四匹战马。

沙利耶眼看着自己的两个外甥要落到敌人之手，心里动了怜悯之情，于是就对迦尔纳说道："勇士呀，你忘了自己与阿周那交战的誓言了！你的战马已经疲倦，箭镞也已经用完。在同别的对手战斗中你已精疲力尽，你将无法坚持对阿周那的进攻！"迦尔纳冷笑了一声，根本不理睬沙利耶，继续向坚战发射利箭。

"噢，车夫之子呀！"摩德罗国国王高声叫道，"你看，强大的怖军驱散了我们的军队，正在威胁着难敌！持国王的太子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如果你不想让他死去，你就应当赶快去搭救他！"迦尔纳听了这些话，又看到怖军在这场可怕的战斗中要把难敌打垮，因此就放下那两个孪生兄弟和坚战，急忙去援助持国之子。无种和坚战登上偕天的战车，他们兄弟三人返回了般度的军营。坚战伤势很重，流血不止，倒在自己的营帐里的卧榻上，射进他身体中的利箭被拔出后，他对无种和偕天说："你们俩赶快回到战场上去，你们应当去援助怖军！"兄弟俩听从哥哥的

吩咐，又匆匆离去。

在强大的杀敌能手怖军和阿周那的打击下，俱卢军将士纷纷逃离战场。迦尔纳向自己的战士们大声喝道："站住，站住！"可是在战无不胜的般度大军的追迫下，他的军队还在四处奔逃。

"迦尔纳，你看！"当时难敌说道，"我军将士继续败退，竟然不顾你在这里。被般度军追杀的我军战士，只有向你呼救。啊，敌人的讨伐者！我们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一个人的身上。"

于是迦尔纳吩咐摩德罗国国王驱车投入战斗。他当时祭起自己的法宝，将无数的致命箭雨倾注在敌人身上，成千上万的骑兵和步兵被杀死，无数的战象和战车被击毁。被迦尔纳的神箭射死的人兽纷纷倒下来，大地因此而频频颤抖，整个战场上的般度族将士都十分恐慌。惶恐的喊叫响成一片，正如宇宙毁灭之时所有动物发出的哀鸣。被吓懵的战士四处逃窜，不断地呼唤阿周那，请他前来援救。

听到这些喊叫声，看到被迦尔纳的法宝吓得心惊胆战的将士，阿周那当时就对自己的御者说，"黑天呐，你是否看到了这位勇士的空前的功勋？他乘坐着自己那辆熠熠闪光的战车，驰骋在战场上，简直就象宇宙的毁灭者，他那双愤怒的目光一直在望着我。不，不论我的命运如何

——是死亡还是胜利，在他面前我绝不退却！”

黑天回答道："在和迦尔纳交锋之前，你应当去看一看坚战。在战斗中他被车夫之子残酷地打伤了。你先去安慰你的兄长，然后再去和迦尔纳交战并且设法把他杀死。”阿周那环顾四周，希望看到坚战，可是在战场的任何地方都不见般度族的元首。

当时阿周那来到怖军身边，向他问道："国王在哪里？”

"坚战王已经离开了战场，”怖军回答说，"他身中数箭，遍体鳞伤。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你赶快回营去，探听一下哥哥的消息！”阿周那大声说道。但是怖军拒绝回去，他说："勇士们会说我是害怕会战而离开战场的。你自己回去吧，阿周那！在你回来之前，让我来和你的对手厮杀！”

坚战看见阿周那的战车驶近军营，就以为迦尔纳已经被杀死。他从自己的床上坐起来，兴奋地欢迎自己的弟弟和黑天，他说道："你们俩人在战胜迦尔纳之后都安然无恙。可我一想起自己在战斗中的失败和所受到的侮辱，就无法摆脱心中的烦恼。迦尔纳简直就象死神一样凶猛。阿周那，你快说说，你是怎样杀死他的？”

“我同德罗纳之子交战并且战胜了他，”阿周那回答说，“在迎战杀伤我军的迦尔纳之前，我想来看看你。请你为我祝福，预祝我胜利。”

听说迦尔纳还活着，般度族的元首愤怒地说道：“我军正在狼狈地溃逃，可你却离开处在危难中的怖军到这里来，逃避与强大的车夫之子会战。有多少次你向我保证说，你要在单独决斗中杀死迦尔纳，我们曾经为你祝福，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你会由于害怕迦尔纳而逃离战场，我从来不相信难敌能战胜我们！也好，如果你害怕，你就把自己的甘狄拔神弓交给黑天，你来当他的御者，或者把自己的兵器交给不惧怕迦尔纳的别的什么人！”

阿周那气喘吁吁，宛如一条发怒的巨蛇，他嗖的一声抽出自己的宝剑，把它举在坚战的头上，并且说道：“我曾经发过誓，要砍掉胆敢让我交出神弓的人的脑袋！”黑天好不容易才劝住了阿周那，并且擎住他持剑的手臂。

“国王，你不应该非难和责备我胆怯！”阿周那当时对坚战说，“正在消灭敌人的怖军，倒可以责备我，但不是躲在远离战场三十二公里处的你。你说话倒很勇敢，可是在行动上却胆小如鼠！你认为我也象你一样。我不知道，把一个伟大王国交给一个嗜赌成性的人，是福还是祸？你

这个国王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你掷骰子输掉了我们四兄弟亲手挣得的一切。由于你才爆发了这场毁灭性的战争，而且我们就应该为你赢得胜利。所以，你不要用刻薄的话语来侮辱我们，不要再惹我们生气！”

阿周那说完这番话之后，感到很难过，他把宝剑插进剑鞘，将自己的神弓扔在地上。他的怒气渐渐平息了，他对自己的举动感到很后悔，于是就羞惭地低下头。然后阿周那走到坚战身边，双手合十地说：“国王陛下，请原谅我，请你息怒！我这就回到战场上去，支援正在战斗的怖军，并且杀死车夫之子。我真心对你说，为了你的幸福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坚战从床上站起来，说道：“阿周那，我的确做了一些蠢事，因此可怕的灾难都落在我们的身上！你就把我的头砍下来吧！我——是一个最坏的人，是自己家族的毁灭者，是一个懒汉和胆小鬼！我今天就到森林里去度过我的余生。没有我你们会过得很幸福的。就让怖军做国王吧。在受到这种侮辱之后，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坚战想马上离开军营，但是黑天却把他拉住了，并请他原谅阿周那。黑天说：“请陛下对我们俩宽大为怀！我向你保证：今天我们一定要让你赐死的那个人灭亡。今天大地一定会痛饮那个万恶的车夫之子的鲜

血！”经过黑天的劝说，兄弟俩终于和解了。阿周那跪在坚战面前，双手抱住长兄的脚，再一次请求他宽恕。坚战把他扶起来，说道：“阿周那，我知道你非常尊敬我。你去吧，预祝你胜利！”

当时，陷入敌人重围的怖军，正在抵挡来自各个方向的进攻，拼死地搏斗着。难敌的将士们从四面八方扑向怖军，不停地向他发射利箭和投掷标枪，就象一群飞鸟扑向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企图在树枝上休息一样。

“毗绍迦，”怖军对自己的御者说，“我已经看不到我战车附近的我军战士。我的周围全是敌人，阿周那怎么也不来援助我啊？我不知道品德高尚的坚战是活着还是死了，巨大的悲痛煎熬着我的心！”

“你看！”御者对他说，“难道你没看见，敌军战车的旗帜在晃动！难道你没看见，他们的战车、战象、骑士和步兵都在慌忙逃窜！绣着猴子的战旗已出现在战场上，敌人见了都胆战心惊！”

阿周那飞速赶来援助怖军，他发射的箭云遮住了天日。俱卢军营中强大的勇士慈悯、成铠、马勇及其他人，企图挡住他，结果没有成功。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中了阿周那的神箭，失去了御者、战马和战车，因而纷纷闪到了一边。阿周那的利

箭在天空中飞舞，宛如传播死亡的鸟群，箭镞的阴影罩住着大地，整个俱卢之野仿佛变成了死神的地府。阿周那不停地消灭敌军，在制造一场空前的大屠杀。

“人世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勇士！”迦尔纳看到阿周那的武功，说道，“他的手毫不颤抖，他的箭百发百中。够了，不要再拖延了。看到他这种非凡的举动，我心里充满了恐惧，可是我还是要同他搏斗，今天我们俩人中一定会有一个人进入阴曹地府。摩德罗国的国王啊，请驱赶我们的战车向他那里冲去！”

阿周那一路横扫围攻怖军的敌人，好不容易穿过堆积如山的尸体和战车残骸，来到了怖军的身边。阿周那告诉他坚战还活着，他身上所中的利箭都已经拔除。说完之后，他又重新投入战斗，在交战者中间寻找迦尔纳，而怖军乘坐自己的战车紧紧跟随着他，从后面进行掩护。持国王十个勇敢的儿子，身穿金甲，挡住了他的进路。阿周那拨动神弓，把他们统统送到阎摩王的居住之地。三穴国九十名勇士乘坐着战车，从左翼向阿周那进攻，可是他们也中了贡蒂之子的神箭，连同自己的御者、马匹一起倒了下去。与此同时，黑天驾御的战车，马不停蹄地在战场上驰骋。难降率领的一千三百名摩勒奇族象兵，从右翼向阿

周那猛烈冲击，不断向他发射利箭和投掷标枪。阿周那转过身来进行迎战，对他们进行致命的打击，打退了他们的进攻。这时候怖军赶来支援自己的弟弟，大肆杀戮摩勒奇族的将士。

迦尔纳就在这个时候向阿周那冲去，他就象风暴一样扫荡着自己前进道路上的般遮罗国士兵。他击毁了企图挡住他去路的猛光和善战的战车，然后又杀死了吉迦夜国的王子毗绍迦，又发射三支利箭，削掉了吉迦夜国军队的统帅乌格拉迦尔曼的头颅和双臂，重伤了束发和苏达索马。般遮罗国和吉迦夜国许多勇士当时都倒在迦尔纳的手下，难敌、慈悯和成铠乘车跟在迦尔纳的后边，也杀死了很多敌人。黑天当时又劝说阿周那立即同迦尔纳决战。

就在迦尔纳冲向阿周那的时候，怖军在继续杀伤企图阻挡般度人的摩勒奇族将士及其战象。当时难降一边连发云箭，一边勇猛地向他冲击。怖军就象狮子扑向小鹿一样，向持国之子猛扑过去。战斗十分残酷和激烈。怖军击落了难降战车上的旗帜，又发一箭，射中了他的御者，接着又猛射一箭，射伤了他的头。难降一手抓住僵绳，用另一只手投出了一杆犹如因陀罗神雷一样的无法阻挡的重型标枪，这杆标枪穿透了怖军的身体，深深地扎入他身后的泥土里，这位般度之子倒在自

己的战车上，晕了过去。但是，怖军很快就苏醒过来，然后他愤怒地吼叫道："勇士，你把我打伤了，现在该轮到我动手了。今天我一定要实现我的誓言，我一定要你的命！"于是他们两人的单独决斗又重新开始了。难降击落了怖军的所有利箭和标枪，般度之子一气之下，举起了自己的神杵，并且使出全部力气，向自己的对手抛去。大杵击中难降的头部，他跌下战车，摔在很远的地上，倒在那里抽搐着。怖军看到难降被打翻在地，就想起他们五兄弟所受到的欺凌和黑公主所受到的侮辱，于是他满腔怒火，向被打倒的敌人驶去。到达难降身边之后，怖军跳下战车，抽出自己的宝剑，一只脚踏住难降的脖子，把宝剑刺进他的胸膛。为实现自己的誓愿，他就伏在难降的身上，喝着从伤口中流出来的鲜血。"不论母亲的乳汁，不论蜂蜜，也不论美酒琼浆，我觉得都不如我这个仇人的鲜血那样甘甜！"怖军大声嚷道。他望着死尸，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说道："我还能怎样对付你呢？死神已经从我手中把你夺走了。"

看见怖军浑身沾满敌人的鲜血，许多战士都吓得丢下了武器，而有些战士甚至晕了过去。战士们感到十分恐惧和厌恶，他们喊叫着逃离了怖军的厮杀之地，一路上议论纷纷："他简直不是

人！毫无疑问，他一定是个罗刹！”

以尼善金为首的持国十子，当时向怖军猛冲过去，渴望为他死去的兄弟报仇。然而，阿周那急忙赶来援助怖军，他的金羽利箭把持国的这十个儿子统统发送到阎摩王的居住之地。这十个王子战死之后，俱卢军慑于般度二子的威力，纷纷逃出战场。难敌无力地垂下双臂，对于勇敢的难降的死亡他悲痛不已，慈悯和其他国王当时也离开了战场，他们的内心悲愤交集。

只有迦尔纳一个人，还留在战场上，他向阿周那急速奔去，企图和他决一死战。

“现在，那位伟大的勇士乘坐着摩德罗国国王驾御的战车，正向我们逼近。”黑天当时对阿周那说，“般遮罗国战士看见他，就象森林中的鹿群看见发怒的狮子一样，四处溃逃。般度之子呀，请你发扬大无畏的精神。现在除了你再没有人能抵挡住车夫的儿子。请你象因陀罗杀死恶魔那牟质那样把他杀死吧！不过你要十分小心！”

阿周那回答道：“我一定杀死他。请你驱车向前吧！黑天，时候到了。”很快，两位勇士的战车接近了。

这两个伟大的武士，犹如天上两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在一马平川的战场上相遇了。观看这场战斗的众国王，个个赞不绝口。在双方的阵营中，

战鼓咚咚，螺号齐鸣，高亢的呐喊声震耳欲聋，两个阵营中的军队都想为自己的英雄助威。可是大家都无法断定战斗的结局，因为两位英雄旗鼓相当，势均力敌。

凡人、天神、魔鬼以及天上和人间的所有生灵，都十分激动。整个宇宙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方希望阿周那胜利，另一方祝愿迦尔纳取胜。天上的星星都希望迦尔纳胜利。大地、江河、湖泊、高山、丛林和田野，都站在阿周那一边。阿修罗和其他居住在空中的恶魔都支持迦尔纳，地下王国的巨蛇——达克沙迦及其同类都站在般度之子一边。支持迦尔纳的有罗刹和海怪。站在阿周那一边的有豺狼、野鹿和丛林中的其他动物，站在他这一边的还有以因陀罗为首的一群天神，只有太阳家族的众天神站在迦尔纳一边。吠舍、首陀罗和一些低级的混杂种姓，都祝愿迦尔纳胜利，婆罗门和刹帝利则希望阿周那取胜。

整个宇宙——天神、魔鬼、持明、伎乐天、天女、罗刹、凡人、野兽和飞禽、大地和云天都在观战。成千上万的俱卢族和般度族将士，聚集在布满尸体和鲜血浇灌的战场两边，观看着这场空前的大战。双方发射的箭云遮天蔽日，致使晴天白日也变得昏暗了。两军战士为避开致命的利箭，都退出了两位英雄厮杀的地段。阿周那和迦

尔纳的利箭，犹如西风与东风在空中相击。难敌、成铠和慈悯企图前来援助迦尔纳，可是未能成功；阿周那不断地倾泻利箭，迫使他们退却；除了阿周那，般度族的所有勇士都被迦尔纳的利箭击退。

这时候，一阵花雨降落到阿周那的头上，这是众天神对他的赏识。两支大军喊声不断，螺号声、战鼓声响彻云天，震撼着大地。阿周那和迦尔纳的战车已经逼近，双方不断发射的利箭越来越稠密。

迦尔纳一边反击阿周那的袭击，一边继续向般度军发射传播死亡的利箭，致使他们伤亡惨重。怖军当时痛心疾首地大声对阿周那说："你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可恶的、离开了善德之路的车夫之子杀死我们这么多的勇士呢？他正在抵挡着你所有的袭击。在这场大战中你怎么能饶恕他呢？现在到了该发挥你的全部威力和勇气的时候了，不然，敌人就会打败你！"

黑天也对阿周那说："莫非你已经丧失了威力和理智？跟在迦尔纳身后的俱卢军正在节节胜利。到时候了，你应当运用你的全部智慧，杀死车夫之子！"

阿周那念诵咒语，祭起了自己的法器，无数飞箭、飞镖和飞枪向迦尔纳的战车飞去，简直就

象世界末日毁灭宇宙的熔岩，向前涌去。

迎着这些可怕的箭雨，迦尔纳毫不动摇，他犹如雄狮一样吼叫着，连发六箭，使阿周那和黑天各中三箭，并且还击伤了远离他战车的许多勇士。阿周那和迦尔纳不停地向对方的军队发射利箭，企图阻止敌军的其他武士接近决斗之地。

身披金甲的坚战王，又重新出现在战场上，他想看一看阿周那和迦尔纳的单独决斗。

这时候，阿周那使出全身力量，企图战胜自己的强大对手，可是由于用力过猛，他的甘狄拨神弓嘎巴一声断了弦。从阿周那的弓弦上飞泻出去的箭流中断了，而迦尔纳这时候投来了无数杆犀利的标枪，打伤了阿周那和黑天，并且杀死了大量的敌军战士。他发射三支魔箭，击中了般度之子，又发射五支这种魔箭，击中他的御者。这八支魔箭穿透阿周那和黑天的身躯，宛如八条飞蛇，又返回迦尔纳的箭囊。

但是阿周那很快接好自己的弓弦。看到黑天身受重伤，阿周那愤怒地向对手发射一阵致命的箭雨。迦尔纳也被般度之子的利箭射中，他满身是血，摇摇晃晃，强打着精神才在战车上站稳。这时阿周那杀伤了许多敌军勇士，俱卢军纷纷溃逃，战场上只剩下了迦尔纳一人。

阿周那和迦尔纳的利箭，仿佛布满了周围所

有的空间，没有留下一线透光的罅隙。站在远处观战的众将士，除了飞箭再也看不见什么东西。站在云端观战的众天神，看到阿周那和迦尔纳如此非凡的武艺和勇气，都惊叹不已。

“愿我的儿子阿周那胜利！”天国的君主因陀罗说道。

“愿我的儿子迦尔纳胜利！”太阳神苏利耶说。众天神都希望阿周那取胜，阿修罗则祝愿迦尔纳胜利。于是因陀罗就向至高无上的大梵天呼吁：“噢，神主，请你裁决！我恳求你，请赐给般度人以胜利。”

大梵天回答道：“好吧！就让阿周那取得胜利！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正义之路，众天神都站在他的一边。就让恶魔的宠儿迦尔纳灭亡吧！”

看到阿周那顽强地反击着所有的袭击，迦尔纳就从箭袋里抽出一支在最后的殊死战斗中才肯使用的狰狞的利箭。他把这支可怕的宛如毒蛇又似阎摩使者般的利箭搭在弓弦上，然后拉动弓弦直到耳边。激动不安的沙利耶急忙向他喊道：“你用另一支箭吧，用这支箭你杀不死阿周那！”

可是迦尔纳却愤怒地反驳道：“我射向目标的利箭，不需要两次！”他松开弓弦，那支无法阻挡的利箭向阿周那头部飞去。“贡蒂之子呀，

你的死期到了！”迦尔纳高声叫道。就在这一瞬间，黑天从远处看到这支利箭呼啸而来，声如雷鸣，于是就用脚把战车压入地里一肘深。那支利箭从英勇的阿周那头上飞过，把他那顶华贵的头盔击落，这位勇敢的武士并没有受到伤害。

当时迦尔纳全身也中了许多利箭，他遍体鳞伤，疼痛难忍；迦尔纳不只一次地用自己那种无法反击的利箭射伤了对手。

可是，迦尔纳的死期到了，大地为了实现大梵天的诅咒，开始吞没他战车的左轮。面对着敌人的箭雨，他的战车停止不动了，因此无法避开敌人的袭击。当时迦尔纳非常悲伤。“我一生竭力主持正义，”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可是现在正义在哪里？为什么我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在对方兵器的沉重打击下迫使迦尔纳转入防御之前，他对阿周那射中他身体的利箭毫不在意，只是痛苦地责怪命运对他的不公。迦尔纳当时祭起自己的法宝，巧妙地挡住了阿周那的数千支利箭，并且用自己的利箭，接连十一次射断了般度之子手中的弓弦。可是大地这时还在继续吞没他的车轮。

迦尔纳跳下战车，双手握住车轮，企图用力把它拔出来。可是，当他把车轮拔出来之后，泥土又把车轮掩埋了，使他无法再把车轮拔出来。

迦尔纳的两眼滚动着愤怒的泪花，他当时对阿周那说道："喂，贡蒂之子呀！你等一等，让我把车轮从泥土里拖出来。你不要向一个不加防备的人射击，只有胆小鬼才那样干呢！你是勇士中最勇敢的人，当然知道公正交战的规矩。"

可是黑天却对阿周那说："不要可怜他！你不要错过时机，现在他还没有恢复元气，也没有向你攻击。请你想一想他和他的朋友们那些无理的行径和罪过！"

阿周那想起黑天所提到的往事，不由得怒火中烧，于是就继续袭击迦尔纳。太阳神之子当时放下车轮，转过身来进行还击，他把一支火焰般的闪闪发光的可怕的利箭搭上弓弦，射了出去。这支利箭一飞离弓弦，大地都吓得颤抖起来，众天神发出了一片惊叫声。这支利箭深深地刺进阿周那的胸部，强大的般度之子立即失去了知觉，手中的武器也滑落下来。

迦尔纳这时又弯下身子，使出全身力气，企图用自己的那双强有力的巨手把那个不幸的车轮拖出来，但是命运故意与他作对。这时候阿周那苏醒过来，又操起了武器。

黑天大声对他说："乘他还没有把战车拖出来，你应当把他的头颅砍下来。"阿周那射出一支刀锋般的宽刃利箭，削掉了迦尔纳战车上那面

绣有战象的旗帜，这面旗帜曾使他的敌人胆战心惊，使俱卢军充满信心和勇气。然后，阿周那的战车又向前逼近，他射出了一支迄今没人见过的利箭，这支箭宛如阎摩王的魔杖，可以击中天神和魔鬼。在这个黄昏时刻迦尔纳的头颅被削掉了。当时他正在低头拖拉陷在泥土里的战车轮子。

迦尔纳的尸体倒在地上，鲜血喷出脖颈，就象雷雨时节雷神因陀罗击断的一座红石山，殷红的血流沿着它的斜坡流淌。他的头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他那强大的身躯，宛如一个占有者满怀眷恋之情离开了自己那富丽堂皇的宫殿。在场的所有将士当时看见了一种壮观的奇景：一道灼灼耀眼的金光，从这位阵亡勇士的尸体中射了出来，并且直插中天，同太阳的光线融为一体了。

般度军中顿时响起了兴奋的欢呼声，战斗的螺号声和战鼓声。恐惧和绝望在俱卢军将士的心上投射了一层阴影，他那辆战车这时被拖了出来，沙利耶拨转马头，驱车疾驰而去。般度族军队迅猛地追击着拚命溃逃的敌人。

难敌两眼充满了泪水，悲痛万分，他无法阻止溃逃的战士。俱卢军就象失去了头羊的羊群，四处逃窜。俱卢族的武士们丧失了信心，也不想阻挡追击者，纷纷逃遁。阿周那和怖军，猛光和善战，以及般度军中的其他将领，正在敌军中进

行血战。

当时难敌高喊着向般度人挑战，冲向前去，投入战斗。他勇敢地挡住了正在进攻的敌人，拼命地向他们攻击。难 敌 独 自 一人同整个敌军搏斗，他满腔怒火，不断射杀成千上万的敌人，并且高声呼唤自己的将士。“逃跑有什么用啊！”难敌大声喝道，“不论你们逃向深山，还是窜到平原，无情的敌人都会追上你们的！般度族的军队已经不多了，他们的勇士都已遍体鳞伤，疲惫不堪。我们还是能够取得胜利的！你们不要忘记刹帝利的职责！临阵逃脱是重大的罪过，而在战斗中死去——这才是到天堂去享受最大的欢乐！”

然而，被致命的利箭射中的勇敢的俱卢族战士们，继续在奔逃，根本不理会他的这些说教，只是在天黑之后，追杀溃逃者的战斗才停了下来。沙利耶和马勇收集残兵败将，返回营盘休息。难敌跟在他们的后边，由于悲愤而丧失了理智，他两眼垂泪，不住地念叨：“啊，迦尔纳呀，迦尔纳！”

夜幕垂临大地，留 在 战 场 上的迦尔纳的尸体，还在继续放射着奇妙的光华。从大地深处传来了可怕的吼声，顿时狂风大作，火光冲天，海浪汹涌，涛声动地，高山在颤抖，闪光的流星不断地陨落。后来，一切又恢复平静，漆黑的夜幕笼罩着寰宇。

沙利耶指挥的战斗

这一夜，俱卢人在远离俱卢之野三十二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脚下度过，乘胜追击的般度军是不会赶到那里去的。俱卢军返回营帐，躺下休息了。富有战斗经验的宿将慈悯，扫视了一下那些受伤的、疲惫不堪而又灰心丧气的幸存战士，然后对难敌说出了下列一席话："噢，王子呀！对于刹帝利来说，征战之路是最好的坦途。不过，请你告诉我，高尚的勇士！毗湿摩、德罗纳、强大的迦尔纳和你那些英勇的兄弟阵亡之后，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的军队已经被阿周那击溃，就象被狂风驱散的秋天残云一样；你的队伍犹如迎着风浪在大海中航行的一艘破船，面对着战无不

胜的般度之子已经战战栗栗。在我们的军队中，现在还有谁能抵挡住阿周那呢？死亡威胁着你和你的战士。请你设法拯救自己的生命吧。对于耗尽力量的人来说，讲和才是自救之路。王子呀，我认为同般度人讲和现在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坚战是一个公正而富有同情心的人。如果你请求他的庇护，他会让你继续做国王的。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才向你讲述这番话的，因为我认为和解对大家都有益处。”

“慈悯大师呀，”难敌回答说，“你在战斗中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我知道你的这番话是朋友的忠告。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的建议，最杰出的婆罗门呀！般度人和黑天永远不会饶恕我给他们造成的灾难。即便他们可以宽恕我，象我这样一个威镇天下的人，又怎么能象接受施舍一样从敌人的手中接受一个王国呢？象我这样一个立于所有国王之上，宛如太阳一样闪闪发光的人，又怎么能戴着奴隶的枷锁追随坚战呢？又怎么能去过那种卑躬屈节的生活呢？不，勇士！现在不是讲和的时候。只有战斗才能拯救我。我情愿把财富留在人间，志愿到因陀罗的天国中去。那里才是在战斗中忠诚地献出自己生命的战士所居住的天堂。我的亲人和朋友的死亡都是我造成的，如果我只想到自己活

命，那么任何人都有权谴责我。我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要为那些牺牲的勇士讨还血债。”

听了难敌的这番话，所有的刹帝利都欢呼起来，表示拥护。俱卢军士气大振，勇士们对难敌说：“王子，明天我们再和敌人决一死战！请吩咐吧，谁带领我们去战斗！”

根据马勇的建议，难敌宣布摩德罗国的国王为全军的统帅。

沙利耶说：“噢，王子呀！我接受你的委任！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切——我的生命、我的王国、我的财产统统献给你。”于是按照习俗，难敌在沙利耶的头上滴洒圣水，战士们围着他高呼：“国王陛下，祝你胜利！祝福你万寿无疆！愿你扫荡一切敌人！”

黑夜已经过去，俱卢军将士起来，准备进行最后一次决斗。战士们披挂整齐，在最英勇的将领的指挥下，排好队伍，向俱卢之野开去。慈悯、成铠、马勇、沙利耶和其他还活着的国王，簇拥着难敌。他们发誓要齐心协力同敌人拼搏：“谁面对着死亡停止决斗或抛弃朋友，他就是个罪人！”

两支军队又在战场上摆开阵势。站在俱卢军之首的，是沙利耶带领的摩德罗国战士，左翼是成铠所带领的三穴国战士，右翼是慈悯所带领

的斯基福族和雅瓦纳族战士。难敌跟在沙利耶的后面——位于全军的中央，由俱卢军的优秀战士保护着，而马勇又从后面进行掩护。

般度军向分成三队的敌军展开猛烈的攻击。猛光和束发进攻摩德罗人，而坚战率领自己的战士向沙利耶冲去，企图立即把他消灭。阿周那同成铠厮杀，怖军与慈悯拼搏。就在大战的第十八日早晨，双方数千名战士在俱卢之野展开了最后一场战斗。

一群群战士呼喊着战斗在一起，他们有的乘车，有的骑象，有的骑马，有的步行。一些战士从被战象捣毁的战车上倒下去，另一些战士在战场上奔跑着，企图避开这些狂怒的动物。武艺高强的勇士们，乘坐着战车，不断地歼灭在战象掩护下发动进攻的骑兵和步兵。骑士们团团围住战车，用标枪和宝剑袭击车上的勇士。许多弓箭手向战车上的武士们发射利箭，把他们送到了另一个世界；许多战士一对一地搏斗，其他一些战士一群一群地围住敌人的战车。战象冲击战象，战车冲撞战车，战车上的将士们互射利箭，彼此投射标枪和飞镖。

英雄们的脚步声，战车的隆隆声，战士的呐喊声，战象的怒吼声，螺号声，战鼓声，响彻云霄，震撼大地，回声如雷，经久不息。

沙利耶横在路口，挡住了般度军的进攻之路，就象阻挡激浪的一堵峭壁。般度军的战士犹如撞击在岩石上的波涛，立即从他身边退了回去。俱卢军紧紧团结在摩德罗国元首的周围，决心拼死一战。英勇的将士们所进行的这场令人生畏的大战，简直就象众天神与阿修罗之争，为阎摩王的地府增添了许多居民。

以难敌为首的俱卢军将士，高喊着战斗口号，挥舞着兵器，向敌军展开了猛烈进攻。难敌的战士们闯入般度军的阵营，就象一群天鹅冲向湖水。一场残酷的战斗在勇敢的武士们中间展开了。他们互相拼搏，兴致勃勃地呼喊着："击呀！打呀！砍呀！抓呀！杀呀！"在这场恐怖的会战中，没有一个战士背朝着敌人逃跑。

难敌在进攻他的敌人中选中了显光，并用标枪刺伤了他的胸膛。显光倒在自己的战车上，血流不止，不久便断了气。般度人看见他牺牲了，就猛烈地向俱卢军实施攻击。

坚战向沙利耶播撒箭云。他发射一百支饰有孔雀翎的利箭，击伤了从翼侧保护沙利耶战车的两位勇敢的武士月兵和树兵。沙利耶亲眼看着这两位勇士牺牲了，因此他怒不可遏地拼命袭击坚战和他的战士。身中沙利耶利箭的般度族元首已经精疲力尽，当时他就吩咐自己的御者撤离战

场。

阿周那这时候再次发挥了自己神弓的威力，他不断地向俱卢军展开攻击。然而，难敌的将士中尽管有数千人身中利箭，可是他们并没有逃跑。在马勇的指挥下，他们从四面包围了阿周那的战车，并且不停地向阿周那和黑天投射飞镖和利箭。双方发射的利箭十分密集，就象夏末时节降下的倾盆骤雨。阿周那和马勇展开一场猛烈的决斗，就象两头强壮的公牛，使用自己的利角在互相拼搏；他们拼杀了很久，都不分胜负。阿周那用力拉动弓弦，射死了德罗纳之子的御者和马匹。可是马勇立在停止不前的战车上继续战斗，他抓起一个带刺的大杵，向阿周那抛去。大杵被阿周那的利箭击中，跌落下来，压死了一批战士。

这时候，般遮罗国强大的勇士苏拉塔，从另一侧向马勇进攻。愤怒的马勇紧锁着眉头，把一杆致命的犹如赶死棍般的标枪向苏拉塔掷去。这杆标枪就象从天上抛下来的因陀罗的雷剑，击穿了这位般遮罗人的心脏，深深钻进他身后的泥土里。马勇急忙跳上苏拉塔的战车，继续与阿周那战斗。

这时坚战的伤口已经愈合。他又返回战场，重新向沙利耶展开攻击，怖军、偕天和般度军中

的其他勇士也同他一起向敌人冲去。摩德罗国的国王用自己的利箭不断杀伤进攻的敌人，宛如森林中的猎人向野象投掷燃烧着的飞镖；强大无比的沙利耶在大地上布下了无数死尸，正如祭司在祭坛上布满了吉祥草一样。他击毁了坚战和怖军的金甲，射伤了这两位勇士的胸部和肩膀。慈悯赶来支援沙利耶，他们两人不断向坚战发射利箭，击毙了他的御者和战马。但是怖军和偕天同时也射死了沙利耶的御者和马匹，并且也使他受了重伤。沙利耶跳下战车，挥舞着宝剑和盾牌，向坚战冲去。怖军、偕天、善战和般度族的其他勇士，向他发射数百支利箭，可是沙利耶毫不介意，他就象一头扑捉小鹿的雄狮，向坚战猛扑过去。怖军一箭将沙利耶镶有一千颗金星的盾牌击得粉碎，而坚战本人操起一杆镶有黄金和宝石的标枪，念动咒语，使出全身的力气，向沙利耶投去。他大喊一声："你该死了，卑鄙的人呐！"标枪击中了摩德罗国君主的胸脯，轻而易举地穿透了他的身体，深深扎在泥土里，仿佛它穿过的不是身躯，而是流水似的。沙利耶七窍出血，面向敌人倒了下来。他伸展双臂瘫在地上，缱绻地拥抱着大地，永远长眠在大地的怀抱里，就好象在拥抱自己的妻子。

沙利耶阵亡之后，失去统帅的俱卢军动摇

了，开始纷纷溃逃，就象失去头鹿的鹿群逃离雄狮一样。然而，难敌唤回了自己的部分战士，在自己身边集合了一支为数不多的队伍，继续顽强地搏斗着，不断地反击已经获胜的敌军。阿周那、坚战、善战和般度军的其他勇士，当时正全力袭击处在防御中的俱卢军将士。但是，正在逃跑的难敌将士，看到自己的王子如此英勇，都深受鼓舞，于是他们就高声呐喊着返回来，这喊声宛如涨潮时节大海的呼啸声。

在这场大会战中，勇武的沙恭尼吼叫着进攻坚战，他这吼声使人心惊胆战。他击毙了坚战的四匹战马；偕天把坚战载入自己的战车，离开了激战之地。乌卢迦这时打退了无种的进攻。成铠与善战搏斗，难敌与猛光交锋，慈悯和黑公主的五个儿子厮杀。战场上空，尘烟滚滚，犹如一层帘幕遮住了将士的视野。驰骋在沙场上的战马和战车，战象和步兵，搅起了团团烟尘；风吹尘落，在整个战场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尘土。

将士们仿佛觉得，太阳也黯然失色。但是，当大量鲜血灌浇在大地上的时候，尘埃也纷纷降落。当时，互相拼搏的战士，骑兵和步兵，战象和战车，又重新显露出来。

阿周那乘坐着黑天驾御的战车，冲入敌阵，简直就象闯入稠密的丛林一样。在这种丛林中，

乘坐在战车上的将士就是树木，骑兵和步兵就是蔓藤，雕弓和宝剑就是树木的枝桠，标枪就是乌荆子。阿周那的利箭犹如秋雨，不停地向俱卢军倾泻；这位战无不胜的般度之子，宛如毁灭树木的森林之火，席卷敌阵，一路上传播死亡。

身中难敌利箭的猛光，不断向敌人发射密如乌云般的利箭，顽强地战斗着。他射死了难敌的四匹战马，削掉了他御者的头颅。被猛光打败的这位持国之子，离开自己的战车，跨上另一匹失去骑手的战马，疾驰而去，从而避开了对方利箭和飞镖的袭击。

俱卢族将士当时在战场上看不见自己的领袖，都惊慌失措，于是开始败退。“难敌在哪里？难敌他被打死了？”马勇问道。但是没有一个战士能回答他提出来的问题。“搏斗吧，你哪里还顾得上难敌！”战士们喊叫道，“敌人正在袭击我们！”当时一群般遮罗族战士不停地欢呼胜利，从四面逼近了他们。英勇的马勇以及跟在他后边的慈悯和成铠，用他们那无法反击的利箭为自己的战车开路，急匆匆离开战斗的腹地，去寻找难敌。

持国的一百个儿子只剩下了最后的十一个，而难敌是幸存的第十二个。他们当时向怖军冲去，恰似森林中的猎人们向野象冲击。这位强大

的般度之子，怒气冲冲地同他们厮杀，他射出致命的一箭，首先击中了湿卢坦达。另一箭射中了阇耶特申。杰特拉、拉维和普里瓦拉企图杀死怖军，结果反被怖军的利箭射死，他们就象被樵夫的巨斧砍倒的花树。十一个英勇的王子纷纷倒在怖军的手下，而他们的战士都四处逃命。

遭到阿周那、怖军和偕天的袭击之后，难敌的队伍动摇了，并且开始四处溃逃。英勇的善佑企图阻止阿周那的攻击，但是也没奏效。这位般度之子射出一百支利箭，击毁了他的战车，最后发射一支犹如赶死棍般的致命利箭，射进了他的心窝。善佑战死之后，俱卢族军队遭到了可怕的屠杀，因而都惊慌失措地逃离战场。

沙恭尼向偕天猛冲过去，而他的儿子乌卢迦却挡住了怖军的去路。双方射出的箭云遮住了白昼的阳光，利箭相撞，发出了令人恐怖的声响。偕天射断了沙恭尼手中的雕弓，于是健陀罗国这位强大的国王乘坐着自己的战车逼近对方，并用一根长枪刺中了般度之子的头颅。偕天失去知觉，倒在车上，但是怖军立即赶来援助自己的弟弟，他用自己的兵器猛烈袭击沙恭尼和他的战车，迫使他们退却。

当时，持国的长子并没有遇到前去寻找他的马勇，他又返回了战场，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军队

会遭到毁灭。他骑着战马拦住了正在溃逃的沙恭尼的战士。难敌对他们高声喊道："站住，胆小鬼！去战斗吧！逃跑有什么用？一个勇士不应当背朝着敌人，而应当在人间争得荣誉，在天上得到欢乐！"就这样，他迫使那些羞愧的战士停了下来，又命令他们重新投入战斗。

这时候沙恭尼正在艰难地同怖军决斗，他几乎招架不住怖军的袭击了。难敌派回来参加战斗的战士，也无法援救沙恭尼，甚至都无法靠近他，因为强大的般度之子拼命地向他们发射利箭。然而，乌卢迦却急忙赶来援助自己的父亲，他们父子二人打退了怖军的进攻。

怖军转过来与其他敌手搏斗，而当时偕天已经苏醒过来，于是又投入了战斗。他使健陀罗国的军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他射出一支宛如刀锋般的宽刃利箭，终于削掉了乌卢迦的头，又投出几只锋利的飞镖，击中了沙恭尼。沙恭尼的弓箭被击毁，儿子的阵亡又使他十分震惊。于是他操起自己的重杵向偕天掷去，然而，偕天又用自己的利箭把它击落。看到自己的国王被打败，健陀罗国的将士们开始逃跑，沙恭尼也跟着他们一起溃逃。偕天坐在自己那辆镶金的战车上，在他后边紧紧追赶，并且一面向他发射利箭，一边高喊："站住，交战吧，卑鄙的东西！你想一想在

掷骰子的时候你是怎样讥笑我们的！现在我来要你的命！”身中数箭的沙恭尼，转过身来，手持标枪扑向对手，但是偕天立即拉动弓弦，射出一支宽刃包金的利箭，削掉了健陀罗国国王的头。这位掉了脑袋的沙恭尼，倒在地上，鲜血直流。他的战士们被这位胜利的敌手追得仓皇逃窜。

大地连同它的高山和森林一起颤抖起来，从大地的内部传来了沉闷的隆隆声。从天上的太阳两侧降下了石雨，四周刮起强劲的狂风，战象战战兢兢，仿佛患了疟疾病，眼睛里滚动着泪水。

难敌纠集自己周围一些幸存的战士，进行最后的殊死搏斗。可是他自己却陷入了敌军的重围。般度军从四面八方猛攻俱卢军这支小小的队伍。俱卢军战士一个接一个地死在敌军的箭下，难敌周围的队伍变得稀疏起来。最后，遍体鳞伤而又疲惫不堪的难敌，望了一下自己的周围，看到四周全是欢呼胜利的敌人，难敌带到俱卢之野的十一支大军，现在只剩下他独自一人。他耗尽了气力，血流不止。这位持国之子也开始逃跑了。

般度军当时还剩下两千辆战车，七百头战象，五千名骑士和一万名步兵。俱卢军将士几乎全部倒在战场上，少数还在战场上反抗的战士，也正在遭到猛光、阿周那和般度军其他勇士的打击。难敌失掉了战马，也没有携带卫士，一只手

拿着铁杵，在黄昏降临的时刻逃走了。他藏在俱卢之野以东三十二公里处的岛生湖岸边的芦苇丛中。

太阳落山的时候，三位勇士乘坐着由疲惫的战马拖着的三辆千疮百孔的战车，带着失败的消息，到达了俱卢的军营。他们就是俱卢军中最后幸存的马勇、慈悯和成铠。军营到处充满了凄惨的悲声；战死的王子的妻子们，都在扯发恸哭，留在军营里担任警卫的战士们，个个心情沉重，不住地流泪。成了寡妇的公主们，匆忙打点行装，带着自己的仆人和卫士，前往哈斯丁布尔城，空荡荡的军营里只剩下了三位勇士。

般度五子为寻找难敌走遍了整个战场，可是始终没有找到。然后他们兴高彩烈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地，并且向各地派出信使，报告自己胜利的消息。

难 敌 之 死

有几个猎人看见，浑身是血、疲惫不堪的难敌钻进了湖滩上的芦苇里，他们就来到般度族的军营，向他们报告了这个消息。般度五子送给猎人许多礼物，然后带领众多战士向岛生湖奔去。

他们到达那里之后，就发现了俱卢族的元首。他为了躲避敌人正伏在水里。

“你为什么藏在这个湖里？难道是为了活命吗？”坚战讥笑着大声说道，“你是无数英勇战士死亡的根源，你是自己家族的毁灭者！难敌呀，你的傲气到哪里去了呢？看来，人们是不应该赞扬你的英雄气概的，你也不应当吹嘘自己的威力和豪气。你出来，和我们搏斗吧！”

“我并不是因为恐惧和活命才逃离战场的，”难敌回答道，“我的战车已经被击毁，我的马匹也已经战死。我失去了自己的所有战士，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藏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活命，也不是因为恐惧，而只是想休息一会儿。请让我休息一下，你们自己也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我再出来和你们决斗。”

“我们都休息够了，”坚战说，“现在你就出来迎战吧。如果你战胜我们，王国就归你所有。”

“我的兄弟们都已经战死，”难敌说，“我是为他们争取王权才进行战斗的。坚战呀，尽管我可以战胜你，可是我的兄弟既然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我就不需要王国了。你去统治那个失去许多最勇敢的武士的荒芜的国家吧，而我要穿上鹿皮衣到森林里去做隐士，并在那里结束自己的一生。”

“你不要站在水里作梦了！你大概由于悲痛而丧失了理智！”坚战嘲讽地回答说，“你不要指望我会可怜你。我不愿意在你统治不下去的时候从你手里接管王国。我只有在战斗中把你杀死，才能统治国家。你的生命现在操在我的手里。难敌呀，你出来决战吧！”

难敌气喘吁吁地回答道：“现在我孤身一

人，遍体鳞伤，疲惫不堪，无以自卫。我不能和你们所有人同时拼搏。我曾经在战斗中毫不畏惧地抵挡过你们。现在你们要公正，仁慈。我是要和你们交战的，但是只能和你们中的每一个人单独决斗！我要为自己死去的兄弟和朋友报仇。”

“难敌呀，你真值得赞扬！”坚战揶揄地说，“现在你讲起话来倒真象个刹帝利。请你选择武器，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一对一地交战吧！我现在向你许诺：如果你能取胜，那么你就回去做国王！”

难敌说：“勇敢的坚战呀，如果你肯对我开恩，我就选择铁杵。你们当中谁认为自己是我的对手，就让他出来和我决斗，而且他也应当使用铁杵，徒步同我交锋。我们将使用同样的兵器搏斗。”难敌刷地一声分开水路，挥舞着自己那根沉重的铁杵，跳上湖岸。他立在那里，满身带血，浑身滴水，简直就象宇宙毁灭之神湿婆。

黑天低声对坚战说：“在掌握铁杵方面难敌是无与伦比的。王子呀，你的许诺太轻率了。大概现在只有怖军能与他厮杀。怖军的武艺虽然不如难敌，但他的力量却胜过难敌。不过，持国之子还是会占优势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向他许诺呢？你不应当怜惜敌人！”

“噢，黑天呐！你不必担心！”怖军说，

“不管怎么困难，我一定要杀死难敌！请你来为我的胜利作证吧。”

怖军挺身向前，对坚战高声说道：“如今，我一定要拔掉扎在你心上的这根刺！今天我要叫难敌失去王国和生命。毗湿摩、德罗纳、迦尔纳以及几百名英勇强大的武士都战死了，可他现在还活着！等我用自己的大杵把他撂倒之后，你就可以松一口气啦。噢，坚战呀！到那时你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稳坐宝座啦！”

“般度之子呀，你少说废话，”难敌回答道，“不要学那无雨的秋云，只响空雷不下雨。开始战斗吧，现在拿出你的真本事来！”

他说完这番话之后，般度人和集聚在那里的所有战士都为怖军和难敌的厮杀闪出了一块空地，并且热烈鼓掌赞扬这位勇敢的持国之子。怖军手持大杵，与难敌对峙。但在战斗开始前，围在那里等待观战的勇士们，忽然让出了一条路，一位巨人走上前来。他一头浅发，身披蓝衫，头戴野花编的花冠，一只手拿着沉重的铁犁，另一只手举着绣有棕榈树的旗帜。般度五子看见黑天这位强大的兄长大力罗摩来了，都十分恭敬地向他表示欢迎。怖军和难敌躬身向他施礼致敬。

大力罗摩说：“我在漫游中度过了四十二天。如今我从神圣的娑罗室伐底河岸回来了，并

且察看了布满死尸的战场。我想看一看可爱的婆罗多后代之间的最后一次战斗。”坚战同他热烈拥抱，并且对他说道：“噢，持犁者！请你观看这场令人惊心动魄的战斗吧！”于是大力罗摩就坐在观战者的中间，犹如座落在群星中的一轮熠熠闪光的明月。

身穿金甲的怖军和怒目而视的难敌，手举大杵相对而立，恰似丛林中为争夺一头母象而准备厮打的两头高傲的公象。闪在四周的战士们拍手为他们叫好。受到鼓舞的两位勇士，就象准备互相攻击的两只凶猛的老虎，开始逼近了。怖军大贼一声，向难敌扑去；他们的铁杵在空中相撞，发出雷鸣般的响声，一场令人毛发竖立、骇人听闻的战斗开始了，这场恶战就象昔日因陀罗与恶魔钵罗赫拉陀决斗一样。两人浑身是血，就象两棵开满红花的金输迦树；两根铁杵宛如因陀罗的雷剑和阎摩的赶死棍；两杵相击，火星四溅，响声如雷。

怖军抡起铁杵，空中发出嗖嗖的响声，他围绕自己的对手厮打着，一会儿逼近对方，一会儿又后退。他十分敏捷地拼搏着，一会儿从左边攻击敌人，一会儿又从右边扑向对手，或者纹丝不动地立在那里，当对方向他扑来的那一瞬间，他常常猛然离开原地，避开敌手的攻击，有时微微

俯下身子或一跃而起。难敌也是如此，仿佛他们两人在做游戏。怖军和难敌，一左一右地在转圈子。就在他们面对面地转圈子的时候，难敌突然猛击一杵，打在般度之子的头上。所有观战的人都感到十分紧张。怖军尽管遭到了可怕的打击，却毫不动摇，他也举起自己那根镶金的重杵向对手打去。但是难敌却挡住了他这一击。持国之子使出全身力气又是一杵，正好打在怖军的胸部。这一次这位勇士摇晃了一下，昏倒了。可是他马上又醒过来，向对手猛扑过去，就象一头雄狮扑向野象一样。怖军抡起铁杵，拼命向难敌的腰部打去，难敌立即被打倒在地，但他马上又跳将起来，他那双灼灼逼人的眼睛怒视着自己的对手。他飞起铁杵向逼近他的怖军又是一击，把这位英雄的甲胄打碎，把怖军打翻在地。看见怖军倒在地上，难敌扬扬得意地喊叫起来，而般度军中却发出了恐惧的悲泣。怖军用尽全身力气，艰难地站了起来，擦着脸上的血痕。

黑天当时对阿周那说："如果他们俩光明磊落地搏斗，怖军永远不可能战胜持国之子。只有采取计谋，他才能取胜。众天神也是采用计谋才战胜阿修罗的。坚战王的仁慈使我们遭受了极大的危险！阿周那呀，你应当提醒怖军立下的誓言！让他用计谋战胜难敌。"于是，阿周那就向怖军示

意：他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臀部。强大的怖军明白了他的暗示：他想起了在掷骰子的那天自己立下的誓言——一定要打烂难敌的屁股。经过暂短休息之后，两位勇士又重新开战，怖军在自己的对手身边回旋，摆出了一副挨打的架势。当难敌逼近他时，怖军猛冲过去，突然向他一击。然而就在这一刹那，难敌挡住了他的袭击，并且一杵打在怖军的头上。怖军当时又昏过去，血流不止。他勉强地站稳脚跟，立在原地。但是难敌担心中计，就延缓了对他最后的打击。怖军苏醒过来之后，立即挥舞着大杵，向难敌冲去。难敌想避开怖军的袭击，但是他没有料想到他的对手会袭击他腰下部位，这是违背公正交战规矩的。怖军的大杵打伤了难敌的胯骨。于是这位持国之子栽倒在地。

天空雷声滚滚，大地战战兢兢。宇宙间，到处回荡着怪兽的哀鸣；森林中，成千上万的禽兽大声号唳；般度军中，战象怒吼，战马萧萧。可怕的征兆——无头的和血淋淋的形体出现在大地的上空。坚战的将士们都十分震惊。

怖军走到被打倒的敌人跟前，说道："喂，卑鄙的东西！你曾经在宫内的大庭广众之中，侮辱了我们和黑公主。现在该你自食恶果了！"他嘲笑着用脚踢了一下难敌的头。许多战士看见怖

军一只脚踏着难敌的头，都在心里默默地谴责他。

坚战说道："不管你采用的手段公正还是不公正，你毕竟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你不要再用脚踩他的头啦。你要记住，难敌是个国王，也是你的亲人。他失去了一切——兄弟、朋友和王国，在战斗中倒下了。怖军呀，人们都说你是主持正义的。你为什么要这样不顾体面地侮辱一个国王呢？"坚战走到难敌身边，两眼垂泪，用哽咽的语调说："噢，国王陛下！请你不要怨恨我们。无疑，你在为自己过去的罪孽承受惩罚。毫无疑问，我们成为冤家对头是命中注定的。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天神的旨意。"

当时，观看这场战斗的强大无比的大力罗摩站起身来，高举着双手，大声责备怖军不知羞耻。他高声喊道："从来还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狼心狗肺的人！你竟敢蔑视公正的决斗规矩，用铁杵这样卑鄙地打人！"这位满腔怒火的罗希妮之子，举起自己那张巨大的铁犁，向怖军冲去，企图当场就对他进行惩罚。他就好象高耸入云、群峰闪光的吉罗娑山在向前滑动。但是进行调解的黑天急忙赶上哥哥，用双手从后面抱住他的腰。"请站住！"他大声说道，"要知道，般度五子是我们的朋友和亲戚，是我们的表兄弟！他们遭受过自己敌人带给他们的巨大苦难。怖军曾在众

国王出席的会议上发过誓：要用铁杵打碎难敌的胯骨。他不能不履行自己的誓言！他并没有过错。所以，你不必动怒！我们的亲戚强盛，也就等于我们强盛。”黑天这样婉转地解释之后，大力罗摩就冷静下来，消了气。他放下自己的铁犁，当着集聚在那里的战士们的面说道：“黑天呀，不管你怎么说，这位持国之子还是进行了英勇的搏斗，毫不动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勇武的将领，难敌将永远受到人们的赞扬；而从今天起，怖军作为一个寡廉鲜耻的战士将为世人所唾弃。”说完这番话，罗希妮之子就登上马车，向多门城驶去。般度五子和般遮罗族战士，听了他的话语，都羞愧地垂下头来。

黑天也责怪坚战道：“你为什么允许你的弟弟用脚去践踏被战胜者的头呢？”

“难敌的暴行罄竹难书，”般度的长子解释道，“他多次欺侮我们，所以怖军满腔怒火。你不应当这样严厉地责备他。”

“坚战呐，你讲得也有道理。”黑天赞同地说。怖军为自己的胜利而自豪，他喜滋滋地转过身来，对坚战说道：“国王陛下，如今整个世界都属于你了，你所有的敌人都已经被消灭。你就无忧无虑地当国王吧！”

般度族的将士们欢天喜地，高声谈论着赞扬

怖军的话语。有的战士挥舞着弓箭，拨动弓弦；有的战士吹起了螺号，擂响了战鼓；一些人欣喜跳跃，另一些高声欢笑。许多战士对怖军说道：勇士呀，你应当受到赞扬！你竟然打败了如此强大的敌人！简直就象因陀罗打败了恶魔弗栗多一样。除了你，还有谁能建立这样的功勋？你的英名将威震四海，歌手伶工将会赞颂你的业绩！”

当时黑天对他们说：“请不要用严酷的话语伤害被打倒的敌人！难敌反正是要死了，这个无耻而贪婪的罪人，不听朋友们的忠告，落得这样的下场，倒也很可怜。我们上车离开这里吧。”

难敌满腔怒火，当时就想站起来。他忍着伤口的巨痛，双手扶地坐了起来，瞪着一双愤怒的眼睛望着黑天。他说道：“奴隶的儿子呀，你真不知道廉耻！难道说你忘了，我是被怖军用违反作战规矩的方法打伤的。我知道怖军是按照你的建议才这样干的。你以为我没看见阿周那如何向他暗示的。我们有多少勇士被你们用计杀死，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不，可悲的不是我，而是你们！我曾经统治过整个天下，践踏过我敌人的头颅。还有谁能比我更幸福！我要踏着我兄弟们的足迹进入天堂。我光明磊落地迎接死神。有谁能比我更幸福呢？”

当他讲完这一番话时，从天上飘落了一阵花

雨，并传来了天女赞颂难敌的歌声。般度五子和黑天当时都低下头来，他们留下垂死的持国之子，匆匆离开了交战之地。

他们来到俱卢军的营盘，看到那里空无一人。般度五子获得了大量的黄金、珍珠、宝石等战利品，便指派自己的军队把它们运回自己的营地。他们自己也十分疲倦，所以就在奥迦瓦蒂河边扎营，过夜休息。只剩下善战一个人和他们在一起，而黑天受坚战的派遣，前往哈斯丁布尔城去通报消息。坚战对他说："你去安慰那位失去所有儿子的不幸的王后吧。"

马勇、慈悯和成铠——这三位勇士，听到难敌失败的消息，急忙乘车去寻找难敌。他们来到两位勇士交战之地，看到这位英勇的持国之子倒在血泊里，宛如被风暴吹倒的一棵粗壮的娑罗树。许多豺狼和其它夜间出没的形状可怕的野兽，聚集在他的四周，就象是渴望得到施舍的一群善于谄媚的朝臣，环绕在宝座的周围。

三位勇士跳下战车，来到难敌的身边，心里非常难过。马勇两眼流着泪水，叹息地说："王子呀，我看到你倒在这灰尘覆盖的不毛之地，我意识到，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你曾经统治过整个天下，如今却被所有人抛弃，独自一人倒在这荒凉的野地。看来，要探明

通向万能的阎摩之国的道路并不容易。”

难敌对哭泣的马勇和他的同路人说道：“所有的生灵都是要死的。我感到荣幸的是，不管什么样的苦难向我袭来，我始终没有屈服，在战斗中我从来没有逃避过死亡！狡猾的敌人是用奸计打伤我的！看到你们三个人能死里逃生，我感到很高兴。请你们不要为我悲伤难过！如果圣典所描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我一定会在天上得到永乐的王国。”

悲愤交集的德罗纳之子，当时握紧拳头，用沙哑的声音对难敌王子说道：“他们用卑鄙无耻的方法杀害了你。难敌呀，你听我说，我郑重而虔诚地指天发誓，今天我一定要在黑天面前把所有的般遮罗人打发到阎摩王的地府里去！噢，王子，我向你发誓！”

三位勇士心情十分沉重地离开了湖岸。

屠 杀 睡 眠 者

马勇、慈悯和成铠向南方驰去。他们来到俱卢军营盘附近，就听到了获胜的敌人的喧哗声。由于担心敌人追击，他们就拐向一侧，躲进一座密林里。天黑以前，他们就一直藏在森林中。在那里，他们看见了一棵枝叶繁茂、绿荫如盖的大榕树。它是这座森林中最大的一棵树。三位勇士遍体鳞伤，又十分劳累，所以他们就卸下马匹，做过晚祷，然后坐在这棵大榕树下休息。

夜幕降临了，繁星在夜空中闪烁。夜间出来活动的野兽，不时发出不祥的嗥叫和哀鸣。慈悯和成铠这两位本应睡在最舒适的床铺上的勇士，现在倒在光秃秃的地上，很快就进入了梦

乡。可是马勇十分悲痛，渴望复仇的烈火在他胸中熊熊地燃烧，因此他怎么也睡不着。马勇坐在树下，环视周围的树林，他忽然发现数千只乌鸦在这棵大榕树的枝桠上栖息过夜。这些乌鸦并排地蹲在树枝上睡着了。当时马勇看见一只凶恶的巨大猫头鹰，悄悄地向大榕树飞来，绿色的眼睛，尖尖的嘴巴，长长的利爪，黑黑的羽毛。这只猫头鹰落在树桠上，开始一只接一只地啄杀沉睡的乌鸦。它用自己的利爪揪掉乌鸦的脑袋和翅膀，撕碎他们的躯体。大榕树下，落满了乌鸦的尸骨。

马勇望着猫头鹰，沉思起来。他自言自语地说道："猫头鹰给我上了一堂军事课。马勇呵，实现你誓言的时候到了。谁想责备我，就让他去责备好了。号称光明正大的般度人不断地干着卑鄙龌龊的勾当。而人们总是称赞那些导致胜利的举动。"德罗纳之子下定这个可怕的决心之后，就唤醒了慈悯和成铠，并且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们。马勇说："我们勇敢的武士难敌被我们的敌人阴谋杀害了，怖军还用脚践踏他的头颅。我们今天已经听到了他们胜利的欢呼声。可是，我要在天亮以前乘他们熟睡之际把他们统统消灭，为牺牲的亲人报仇！"

听了马勇的这番话，慈悯和成铠吓得倒退了

几步。沉默了好一会儿，慈悯才开言道："德罗纳之子呀，你复仇的决心是值得赞扬的。我知道，劝你改变主意是徒劳的。我们俩一定帮助你，但这只能在天亮的时候。噢，光荣的勇士！明天我们二人一定去进攻敌人。现在你睡吧，以便明天精力充沛地和敌人搏斗。"

马勇不赞成慈悯大师的意见，他说："我的心里充满仇恨和悲伤，现在我怎么也睡不着。我父亲和难敌以及在战斗中牺牲的其他将士们的仇还没有报，我还没有把猛光杀死，他还活着，我怎么能睡得着呢？只有乘敌人熟睡的时候把他们消灭，然后我才能睡个安稳觉。"

"孩子呀，我恳求你不要去做那种要后悔的事！"慈悯大师高声说道，"般遮罗人在黑夜中已经卸下盔甲和兵器，现在正在睡觉。谁要是贸然去杀害毫无戒备的熟睡之人，谁就会坠入苦难无边的地狱，永远不能解脱。"

"啊，舅舅！你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对的。"马勇回答道，"可是我已经发誓要报仇，在我的誓愿没有实现之前，我就会坐立不安。正义和荣誉之桥早已被般度人拆毁。请你想一想，我的父亲是怎么牺牲的，毗湿摩、迦尔纳、广声是怎么死的，难敌又是怎样遇难的。那位胯骨被打碎而倒在地上的高尚国王的呻吟声，在撕裂我的心！

在人世间谁也无法改变我的主意！”

马勇这样说完之后，就套上战马，坐上战车，向敌人的营垒驶去。

“马勇，你想去干什么？你等一等！明天我们一定跟你一起去！你应当相信我们！”慈悯和成铠在后边大声喊着。可是，他们俩再也没有听到回答，于是也急忙打点行装，备车驾马，跟在马勇后面驰去。他们来到沉睡的般遮罗军的营盘，停在他们辕门的一侧。

在般度军的门口，马勇看到慈悯和成铠也赶来准备采取行动，于是就小声对他们俩说：“我要象死神阎摩一样，闯入这座沉睡的营盘。我希望你们站在这里，不要让任何人活着出来。”他对湿婆行过祈祷之后，就悄悄地进入了坚战的军营；许多无形的生灵当时也跟着他从左右两侧窜了进去。马勇凭借标志认出了猛光的帐篷，于是就钻了进去。疲惫不堪的般遮罗人，肩并肩地倒在地上，睡得正香。德罗纳之子走进帐篷，看到王子正睡在非常讲究的床上，上面铺着绸缎和摆着芬芳的花环。马勇一脚把猛光踏醒。这位王子睁开双眼，看见德罗纳之子立在自己的面前。他想从床上爬起来，可是马勇一把揪住他的头发把他从床上拖到地下，一只脚踏在他的胸脯上。这位王子蜷曲着身子，一边用手指甲乱抓马勇，一

边用勉强听得到的声音说："德罗纳之子呀，你就用兵器杀死我吧！就让我进入天堂的正义之国吧。"马勇用双手紧紧地掐住他的脖颈，使他讲不出话来，只有微弱的嘶哑声从他的喉咙里挤出来。

马勇说："你是你们家族的败类。象你这样一个杀害自己恩师的人，死后进不了正义的王国。杀死象你这样的人，是不值得用兵器的。"说完之后，马勇就开始践踏自己的敌人，用脚猛踢他的胸部。他就这样弄死了猛光。

猛光的惨叫声惊醒了睡在他帐篷里的妻子和卫士，但是他们以为杀人者是一个可怕的夜游恶魔，因而都吓得不能动弹。只是当马勇走出帐篷以后，她们才悲伤地大叫起来。许多勇士被她们的叫声惊醒，于是穿好甲胄，急忙跑进猛光的帐篷。"一个罗刹杀死了王子，现在正在军营中到处吃人！"被吓破了胆的女人们惊叫着。

马勇这时走进木柱王的大将至勇的营帐，看见他正睡在床上。马勇用一只脚踩住他的脖子，抽出宝剑把他刺死。然后马勇又奔向另一顶帐篷，就这样，他从一个营帐到另一个营帐，用自己的宝剑杀死了许多正在酣睡的将士。他从头到脚全身沾满了鲜血，简直就象死神——那位时光的使者一样。被杀将士的惨叫声把许多人惊醒，

他们看见马勇站在面前，吓得又闭上了眼睛，以为是在梦中遇到的罗刹，所以这些束手无策的战士都死在他的剑下。

束发、黑公主的五个儿子和其他勇士从睡梦中醒来后，就操起兵器向马勇扑去。但是，德罗纳之子一面用他那个镶有一千个月亮的盾牌抵挡他们的袭击，一面继续凶惨地屠杀敌人。

黑公主的儿子们一个一个地倒在了他的手下。苏达索马向马勇投去了一杆标枪，然后又举着宝剑向他冲去，可是德罗纳之子却砍断了他那只举着宝剑的手臂，然后又向他的腹部拼命一击。束发一箭射伤了他的头；马勇逼近束发，嗖的一剑，把木柱王之子斩作两段。他在般遮罗人和摩差人中间大肆屠杀。一些人被他砍掉了脑袋，另一些人被他刺破了胸膛和肚子，数百名战士被剁成肉酱。地上布满了残缺不全的尸体。可怕的惨叫声响遍了军营。被这种惨叫声唤醒的战士，吓得惊恐不安，蒙头转向，他们高声叫道："这是什么？这是谁呀？出了什么事？谁在喊叫？"他们还没来得及自卫，就倒在马勇的剑下。

大家都慌乱不堪。一些人被吓呆了，不能动弹；另一些人被这意外的事件吓破了胆，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就在黑暗中互相杀砍起来。马匹和战象挣脱缰绳，在营盘中东奔西跑，践踏着将

士。许多勇士把逃跑看作是得救之路，可是他们刚逃出军营门口，就遇到了慈悯和成铠，结果都被他们两人残酷地杀死了。然后他们二人从三面点燃了般度军的营盘，借着熊熊烈火的光焰，马勇就象死神一样，凶残地杀戮敌人。般度族将士无力抵抗，死掉了数千人，鲜血在地上汇成溪流。一部分人倒在地上，另一部分人在溃逃，还有一部分人企图躲藏起来，也有一部分人为保卫自己的生命在进行搏斗，还有一部分人失去了理智，彼此残杀着——结果他们全部惨死在这场骇人听闻的黑夜大屠杀中。

恐怖的号叫和垂死之人的呻吟，响彻四野，随后又逐渐恢复了平静；午夜到来之前，军营又沉寂了：般度族那支庞大的军队，全部被德罗纳之子发配到死神阎摩王的阴曹地府。罗刹、魔鬼和吞食尸体的夜兽，当时挤满了血迹斑斑的死寂的军营。马勇、慈悯和成铠在天亮之前离开了那里，向垂死的难敌所在地岛生湖岸驰去。

他们到达那里之后，看见俱卢族后主还活着，但是他的灵魂每时每刻都准备离去。三位勇士跳下各自的战车，站在垂死挣扎的难敌的面前。马勇用手擦掉王子前额上的血迹，眼泪汪汪地说道："黑天和阿周那真无耻呵！你被这两个卑鄙的敌人杀害了。没有你，我们还有什么安宁

和幸福呢？我们将满怀悲愤地在人世间的苦海中漂泊。可是你却要升天了！我们阵亡的勇士们早已到达了天国。你到了那里，请向自己的老师致意并请你告诉他，猛光已被我杀死。请替我们拥抱迦尔纳、广声和其他先你升天的勇士。”

然后，马勇又对神志恍惚的难敌说：“难敌呀！如果你生命之火还在微光闪烁，就请你听一听令人欣慰鼓舞的消息吧。般度军中只有七个人还活着，而我们军队中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所有般遮罗人、摩差人和黑公主的儿子们，统统都被我们杀死，我们的仇已经报了。般度族五兄弟、黑天和善战虽然死里逃生，但是现在般度人已经没有后嗣！夜里我乘他们在般度军营熟睡之机把他们全部杀死了。”

听到这些令人振奋的话语，难敌苏醒过来，他对马勇说道：“毗湿摩和迦尔纳没能做到的事，你做到了。现在，我觉得自己简直就象天神之主因陀罗一样幸福。祝贺你们三人幸运！祝愿你们万事如意！我们将在天堂里再次相会。”俱卢族的后主沉默了，他的灵魂升入天堂，只把他的肉体留在了人间。

猛光的御者是唯一逃出黑夜大屠杀的人。拂晓他到达了奥伽瓦蒂河岸，向坚战禀报了全军覆灭的消息。

御者说道："国王陛下，黑公主的儿子们全部被杀害了。摩差国的王子们也在自己的营帐里遇刺。噢，陛下！你的军队在一夜之间被残酷无情的成铠、慈悯和卑鄙的马勇消灭了。你的将士就象被巨斧砍倒的树林一样，横倒竖卧；只有我一个人死里逃生，我乘马勇对付其他溃逃战士之际，好不容易才从他的身边溜出来。"

这个可怕的消息使坚战非常震惊，他身不由己地向地上倒去，善战急忙扶住他，怖军和阿周那也走上前来，搀扶他的手臂。

"唉，虽然我们打败了敌人，成了胜利者，"坚战高声说道，"可是我们的将士却全部牺牲了，就象横渡过辽阔大洋的一批航海者，由于自己的疏忽而沉没在小河沟里了。要是黑公主听到自己的儿子和兄弟死亡的消息，她会怎么样呢？"坚战转过身来，吩咐无种道："你去把那位不幸的公主带到这里来吧！"他自己和其余的兄弟一起前往夜间大屠杀的地点去了。

来到这块触目惊心的可恶的战场，坚战看到了自己亲人和朋友那血肉模糊的尸体，有的被砍掉头颅，有的被砍掉四肢。由于目不忍睹这种凄惨的景象，坚战王及其同路人都晕倒在地上了。

这时候，无种带着黑公主从水没城赶来了。黑公主看到这座死气沉沉的军营，全身发抖，就

象遭受风暴袭击的一株梧桐树，瘫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怖军把她扶起来，不断地安慰她。黑公主当时流着眼泪说："自从我听到万恶的德罗纳之子趁人们熟睡之机杀死众勇士的消息之后，悲痛就象烈火一样焚烧着我的心。如果不让他吞食自己无耻行为的恶果，如果你们不杀死那个可恶的东西及其同伙，那么我就一直留在这里，不再进食，等待死神来把我接去。"

"公主啊，请你不要难过！"坚战对她说："你的儿子和兄弟不愧为真正的武士，他们勇敢地迎接了死神。黑公主呵！德罗纳之子已经躲到遥远的深山老林，现在你无法主宰他的命运！"

黑公主于是又对怖军说道："你不要忘记刹帝利的天职！你在战斗中是不可战胜的，你去杀死那个可恶的马勇吧，就象从前你在毗罗吒王的都城杀死追求我的那些人一样！只有这样做，你才能为我排忧解愁！"

强大的怖军登上战车，就让无种做自己的御者，并且根据德罗纳之子战车的辙迹，动身去追赶马勇。跟在他们后面的，还有般度王的其他儿子和从哈斯丁布尔赶回来的黑天。

俱卢之野女人的哭声

当时，在哈斯丁布尔城，持国王也沉浸在悲痛之中。他一百个儿子全部阵亡了；他现在就象一棵被砍光全部枝桠的大树，只剩下孤独一人。

全胜安慰他说："陛下，请忘掉悲痛吧！你儿子统率的几千个国王和勇敢的武士都在战斗中倒下去了。应当遵照圣典的规定为他们举行火葬仪式！"

持国王当时说："我失去了儿子、朋友和亲人，现在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现在既没有儿子，也没有王国，又失去了视力。我一定是在前世造下巨大的罪孽，所以众天神才用这样可怕的悲痛来惩罚我。在人世间谁还能比我更不幸呢？我

要离开红尘到丛林里去，我要在那里做一个孤独的苦行者，度过自己的余生。”当全胜再次提醒他举行火葬仪式的时候，持国王悲痛得晕了过去。全胜和维杜罗好不容易才把他唤醒，并且安慰他，提醒他不要忘记国王的职责。持国王于是传令备好御辇。他对维杜罗说：“你去把甘陀利、贡蒂和其他后妃、公主请来。应当前往战地去朝觐。”

甘陀利、贡蒂和其他国王的后妃，应持国王之召前来见驾。她们彼此相见，叙礼已毕，就大放悲声，凄惨的哭声震撼着宫阙。维杜罗一面劝解这些痛哭流涕的不幸的女人，一面请她们上车。于是持国王就在后妃和公主们的伴随下离开京城。以前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中露过面的公主们，现在出现在人民的眼前，这时全城一片恸哭声。她们既没有佩戴首饰，也没有穿华贵的衣裙，披头散发，满面愁容，乘车出了宫廷，就象一队失去头鹿的梅花鹿群，离开了自己的山洞。许多居民也跟随高尚的持国王和后妃，前往俱卢之野。

持国王的御辇还没有走出三十二公里远，就在途中遇到了风尘仆仆的慈悯、成铠和马勇。他们强忍住泪水，极其悲痛地向持国禀报道：“啊，陛下！你的长子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之后，带领他

的所有战友进入了因陀罗的天国。只有我们三个人还活着。”

慈悯对甘陀利后说：“你的儿子们英勇奋战，消灭了大量敌人，最后倒下了。毫无疑问，他们获得了永恒的极乐，现在生活在众天神中间，居住在不朽的仙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临阵逃脱。请不要为自己的儿子们悲伤啦！噢，王后！我们的敌人也并不幸福。我们三人得知你的儿子难敌被怖军阴谋杀害之后，我们就在马勇的率领下，乘般度军将士睡觉之机向他们袭击，把他们全部消灭在军营里。所有的般遮罗人和黑公主的兄弟以及儿子都被杀死。般度五子正在追赶我们，现在我们必须赶快躲藏起来。因此请王后允许我们继续赶路。噢，王后！请答应我们的请求！”三位勇士告别了持国王和甘陀利后，继续驱车向恒河岸边驰骋。到达那里之后，三人又分手了。慈悯前往哈斯丁布尔，成铠向北——返回自己的王国，马勇向南——奔向广博仙人修道的丛林。

在俱卢之野附近，持国王遇到了般度五子、黑天和善战，以及伴随他们的黑公主和般度军营中其他后妃。坚战跪在持国的脚下，依礼向他请安。老国王不想回答他的问候；他看到杀害自己儿子的人，心情十分沉重。足智多谋的黑天，费了很大的口舌，才劝说持国王和甘陀利后同般度

五子和解。黑公主也失掉了自己所有的儿子，老王后只是在看到了她的悲痛之后，才平息了自己的愤怒。

然后持国王带领后妃、公主、黑天和般度五子，一同前往俱卢战场。

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片开阔的原野；原野上布满了成千上万的尸体，到处滴洒过鲜血，成群结队的豺狼、恶狗万头钻动。可怕的罗刹、魔鬼、吞食死尸的妖怪，在四处游荡。雍容华贵的后妃到达俱卢之野后，发现自己的丈夫、儿子和兄弟静静地倒在地上，罗刹、魔鬼、豺狼、老鹰和乌鸦在吞噬他们的尸体。目睹这种宛如湿婆屠杀场似的可怕的场面，公主和王后们一边痛苦地喊叫着，一边匆匆下了自己的宝车玉辇。她们之中的许多人，悲痛难言，昏倒在地；另一些人一边撕肝裂胆地号啕恸哭，一边到处寻找自己阵亡的丈夫和儿子。

“富天之子呀！你看看这些披头散发、捶胸击首、痛哭流涕的可怜女人吧！”甘陀利后对陪伴她的黑天说。失去儿郎的母亲，丧失丈夫的妻子，正在这布满英雄尸体的可怕的荒原上游荡。这些建立过伟大功勋的勇士和国王，都长眠在这俱卢之野的战场上。他们不是睡在铺着绸缎的玉床上，而是倒在光秃秃的土地上；他们的身上并

没有涂抹檀香膏和芦荟，而是覆盖着一层尘土和沾满了血迹；也没有歌手和伶工为他们歌功颂德，只有讨厌的豺狼的嗥叫和乌鸦的哀鸣在他们头上回荡！一些将士倒在地上，仿佛是在酣睡，狰狞的野兽在撕裂着他们优美的肢体；另一些将士们仿佛还活着，他们紧紧抱着自己的宝剑和铁杵，犹如拥抱自己的爱妻一样，甚至野兽都不敢接近他们。女人们在这片荒野上徐徐走动，不时地磕绊在横七竖八的标枪、弓箭和战车的残骸上，她们无法辨认自己亲人的尸体，因为战斗和禽兽已把他们的尸体弄得残缺不全。她们挑选着被砍掉的人头和手臂，把他们并在无头的躯干上。她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弄错了，并且不由自主地叫道："这不是他！不是他呀！"哭声就更加凄凉悲切。

甘陀利来到难敌被杀的地方，看到儿子躺在血泊里，她就象一棵被风暴吹倒的大树一样昏倒了。苏醒过来后，她就坐在儿子尸体的旁边，抱着尸体悲惨地叫着："哎呀，我的儿！噢，我的儿子啊！"泪水不住地滴洒在死者的身上。

"一支庞大军队的首领已经失去了生命，现在一个人倒在地上！"甘陀利说道，"从前为赢得他的欢心，一群国王紧紧围在他的身边，可是如今集聚在他周围的却是一群豺狼；现在为他扇

风的已经不是美女佳人的羽扇，而是嗜血成性的老鹰的翅膀！被怖军杀害的难敌，就象被雄狮咬死的一头强壮的大象一样，失去了生命和王国。噢，黑天呐！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看见这些可怜的痛哭阵亡英雄的女人们的惨状，比听到儿子的死亡还使我悲伤。看到她们，我的心都要碎了！她们那带有珠宝脚镯的腿脚，至今都只在王宫的阶梯上走动，可是现在她们却在血水浸泡过的土地上行走。这些后妃悲痛难忍，虚弱不堪，她们在十分艰难地驱赶自己丈夫和儿子尸体旁边的恶禽猛兽。她们那一张张俊秀的脸庞显得十分苍白，犹如在烈日的炽烤下枯萎、凋谢的荷花一般；她们都哭得精疲力尽，有的倒在地上，有的在死尸和兵器残骸中间蹒跚，就象一群仙鹤，发出了一声声令人心酸的悲鸣。你瞧这个地方呀，黑天！你看这些镶有数百个明月的盾牌和象太阳一样闪闪发光的旗幡。你瞧瞧那些散扔在地上的金盔金甲，简直就象数千堆熠熠闪光的祭火一般。你看，难降长眠在那里，凶残的怖军杀害了他并且吸干了他的血液。他当时不听我的规劝，在众国王参加的会议上揪住黑公主的头发，并且侮辱了黑公主和般度五子，现在他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你瞧那一边，我的另一儿子奇耳正躺在地上，他也是被怖军杀死的。他在战象的尸体中间，宛如青云环绕

的一轮秋月。他那妙龄妻子正企图从他身边赶走那些大胆的豺狼，可是那也徒劳枉然。尽管奇耳身中数支利箭和标枪，可是他仍然还象活着的时候那样英俊！噢，黑天呀！我看见，勇敢的阿周那之子激昂，倒在兵器和盔甲的碎片中间，激昂那位不幸的妻子至上公主正在痛哭她的丈夫。她温柔地抚摸着丈夫的尸体，大声倾诉着自己的悲痛。她脱下丈夫身上的金甲，一眼也不眨地凝望着他那血迹斑斑的身体！”

“我的夫君呀，”美丽的至上公主高声哭诉道，泪水不住滴落在英勇的激昂的尸体上，“你安详地躺在这里，仿佛是由于白天的劳作而疲惫了。唉，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呀！难道说我什么时候得罪了你？为什么你不说话呀？”至上公主把自己的头放在丈夫的胸脯上，犹如对活人讲话一样，她对激昂述说着：“你是阿周那之子——黑天的外甥，敌人怎么能在战斗中杀死你呢？这些残酷的刽子手真无耻呵！他们竟敢当着般度人和般遮罗人的面毁了你的生命！你牺牲了，你的父亲又怎么能活下去呢？现在你既然已经不在人世，那么战胜敌人和得到王国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哎，我多么不幸啊！可惜我不能立即死去，不能到天堂与你相会。噢，我的英俊的夫君呀！在天堂，那些为你的英俊所动的众仙女会欢迎你

的。你会受到她们的厚爱，但是你也不要把我忘记！”摩差国君主的后妃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恸哭的至上公主拉起来，可是她们也在为自己的国君毗罗吒的死亡而挥泪。被德罗纳杀死的摩差国国王，倒在地上，一群乌鸦在他头上盘旋，不断地发出欢快的叫声。

“黑天呀，你看！”甘陀利这时又说道，“强大的迦尔纳，满身是血，躺在地上。他在战斗中是不可战胜的，就象一场毁灭性的大火，现在永远熄灭了。而倒在那里的是被阿周那杀死的胜车；豺狼和乌鸦正在撕裂他的尸体。他的妻子——可怜的杜娑罗，正在战场上奔波，企图寻找他丈夫那被砍掉的头颅。在那边倒着的是在战斗中为迦尔纳驾车的沙利耶，为了般度五子的胜利，企图以自己的舌头打击那位强大的勇士的士气，然而他却被坚战杀害了；吞食尸体的猛禽啄掉了他的舌头。你看，毗湿摩安静地睡在箭床上，而在那边是德罗纳，他多次身中敌手的利箭，披着盔甲倒在地上。他的妻子和弟子们正在痛哭他。噢，黑天！俱卢族毁灭了，般度族也几乎被杀光了！你竟然让这场灾难发生，你真可恶呀！你本来可以制止这场骨肉相残的战争，可是你并没有这样做。就让你们家族也象我的儿子和兄弟们一样毁灭吧！”

坚战吩咐自己的仆人和祭司："请遵照圣典为所有死去的将士举行葬礼，不要使一个灵魂由于没人关注而被贬下地狱。"在维杜罗的监督下，仆人们运来了檩香树、芦荟、祭油、香料和丝织衣服，以及焚烧战车和兵器残骸的干木。人们用这些东西点燃了巨大的葬火。祭司们念诵经文，举行圣典规定的各种仪式。俱卢之野燃起的堆堆葬火，犹如黑夜中的繁星，彻夜闪烁不熄。祭司们的祈祷声和诵经声，女人们的啜泣声，直冲霄汉。

伟大的马祭

俱卢国的坚战王举行葬礼之后，在众兄弟、老持国王和满朝命官以及俱卢王族所有后妃的陪同下，乘车向恒河岸边驶去。他们来到圣河岸上，脱掉上衣，摘去全部首饰。阵亡的勇士们的妻子、姐妹和母亲大放悲声，按照习俗为死去的亲人举行水祭。一直保持沉默的贡蒂，这时突然大哭起来，她向自己的儿子们哭诉道："啊，孩子们！你们不知道阿周那杀死的那个伟大而英勇的武士——对方车军的统帅是什么人。你们认为他是车夫之子，其实他是你们的兄长！迦尔纳本是太阳神之子，他也象太阳一样光辉照人，他把战斗荣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你们也应当为他举行

水祭！”

听到母亲这番话语，般度族五兄弟十分悲痛。坚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对自己的母亲说道：“难道那位最英勇的无法战胜的车战勇士真是您的儿子和我们的兄长？您为什么要把这件事瞒着我们呢？唉，多么令人痛心呐！我们真是遭到了巨大的不幸！迦尔纳的死亡同我们的儿子和所有将士的牺牲相比，更使我感到悲痛！悲伤好似烈火一样灼烧着我的心！”于是坚战王把迦尔纳的妻妾和儿子们请来，和她们一起为牺牲的哥哥举行了水祭。

“用这样的代价换来的胜利不会给我带来喜悦！”就在这一天，坚战悒悒不乐地对自己的众兄弟和黑公主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婆罗门说，“刹帝利的命运多么可怕呀！愤怒和残暴，骄横和贪婪，驱使他们去争权夺利。父辈的希望破灭了，母亲们的关怀也毫无意义，因为他们的儿子们在敌人的袭击下统统阵亡了，并没有得到理想的王国。善德就是摆脱贪欲，善于忍耐，自我牺牲，保持纯洁和不伤害生灵。我要离开尘世，到丛林里去；我要在那里做一个与世无争的隐士，无忧无虑地度过自己的残生！阿周那呀！你来做国王吧！我要卸下我身上的这副重担。”

“为什么你现在要离开尘世呢？我们不是胜

利了吗？”阿周那很不赞成哥哥的打算，“你不要到森林里去！现在该是我们最后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了。我们已经得到了荣华富贵，而且谁富有，谁就幸福；谁富有，谁就聪慧；富有者也不会被亲友们所抛弃。”

“就让那个贫穷、衰老遭到厄运和失去政权的人到森林里去做隐士吧。”怖军接着弟弟的话继续说道，“无所作为的隐居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一个国王应当那样做吗？如果说无所作为的隐居有意义的话，那么巍峨的群山和茂密的森林就该数第一了。不，我们应当有所作为。每一个人都应当履行自己的天职。让乞丐和异教徒离开尘世，到森林中去做隐士吧！”

偕天也说道：“国王陛下，你有什么可悲伤的呢？不应当可怜那些被消灭的敌人。如果灵魂真的不死——就象婆罗门所训导的那样，那么消灭肉体也就算不了什么罪过。如果灵魂会随着肉体一起毁灭，并不存在什么阴曹地府的生活，那么也就不必担心由于杀过人而死后受到惩罚。”

坚战回答道：“我并不害怕死后受到惩罚。我实在无法再忍受怨恨和残暴的行为，可是作为一个登基在位的国君，又不能不采用极刑。我宁愿绝食饿死，也不愿意再给人们带来苦难。”然而，他的兄弟和黑公主却毫不让步。他们坚持说：

“你是一国之主，就应当临朝执政。你不应当推卸自己的责任，那样做并不是你的善德。”坚战只好放弃自己的主张。

可是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悲痛，他长时间坐在恒河岸边，不住地流泪。他的四个兄弟和黑天以及老持国王都来安慰他。足智多谋的广博仙人也来到那里。他对坚战说：“啊，国王！你不必悲伤。我知道你悔恨自己过去所造下的罪孽，为此你非常痛心。不过，还是有办法赎回罪过的。可以用忏悔和祭神的方法清除罪孽。国王啊，就连天神都在贡献祭品，因此他们才能保持自己的强大威力，战胜恶魔。坚战呀，你举行伟大的马祭①吧，就象你们的光荣祖先——豆扇陀之子婆罗多王从前所作过的那样。这种马祭会赋予一个国王统治天下的权威，也会清除一切罪孽。”

“一个国王要举行这样的大祭，就需要大批的财富。可是我到哪里弄到那么多的黄金呢？又用什么向祭司馈赠呢？阴险毒辣的难敌已经把俱卢国变成一片废墟。”坚战回答说。

英明的广博仙人说道：“在喜马拉雅山中有无数的财宝。从前太阳家族的后裔风授王举行过一次大祭，邀请天神之主因陀罗前来参加祭典。

① 印度古代强大的国王举行的一种隆重祭典。

由于风授王的慷慨好施还剩下了许多黄金，婆罗门就把它们藏在北部的山中。你找到这批黄金，就可以重新填满你的国库。”广博仙人答应般度五子，指给他们寻找那位古代君王财宝的路。当时坚战又振作起来，他向自己的兄弟和亲人们宣布，即刻动身返回哈斯丁布尔城。

回到京都以后，黑天请坚战准许他返回雅度族的首都多门城去探望亲人。坚战王祝福他一路平安：“啊，强大的黑天！你回去吧！你离开自己的京都很长时间了，你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自己的亲人了。无论战时还是在和平的日子里，你一直在陪伴着我们。请你向我们的外祖父猛军和你的哥哥——英勇的大力罗摩转达我们的问候。请你不要忘记我们！你一定要在我举行的大祭开始之前赶回来。”坚战向黑天表示，国库中凡是他所喜爱的财宝，他都可以带走。但是富天之子谢绝了坚战的盛情。他对坚战王说：“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黑天带领自己的妹妹——激昂的母亲妙贤公主，一起出发前往多门城。般度族五兄弟和全城的显贵一起把他们送到哈斯丁布尔城门外，然后才返回自己的都城，开始准备伟大的马祭。

占星家选定了黄道吉日，般度五子率领军队踏上了寻找风授王财宝的征途，让持国的庶出儿

子乐战留在京都代王摄政。他们到达北山脚下，就在那里安营扎寨，祭司们按照坚战王的旨意为湿婆举行了祭礼，他们在圣火上浇注祭油，念诵咒语，还为财神俱比罗和山鬼捐赠祭品。按照广博仙人所指引的那条山中小路，般度五子一行继续向北挺进，俱比罗的仆役——保护财宝的凶猛的药叉和金那罗①并没有阻拦他们。般度五子顺利地到达了贞信之子指给他们的那个埋藏财宝的地方。坚战王再次祈祷财神俱比罗，然后吩咐仆人们进行挖掘。不久，风授王的无数财富，许多制作精良、装满金银珠宝的闪闪发光的瓦罐呈现在他们的眼前。被挖出来的财宝都装在木箱、箩筐里，木箱由骆驼、马匹和大象驮运，箩筐由挑夫担运。这支浩浩荡荡的运输大军有六万峰骆驼，二万匹驮马，十万头大象和同样数目的大车，而驮骡和挑夫数不胜数。每一峰骆驼驮载金币一万六千枚，每一头大象驮运二万四千枚，每一辆大车装载八千枚，而骡马和人员都量力而行。坚战五兄弟带领的这支运输大军，顺利地回到了哈斯丁布尔城。

刚从多门城返回来的黑天，来到城门外欢迎他们，和黑天一起来迎接他们的还有强大的大力

① 金那罗——梵文为Kinnara，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怪物，人身马头或人头马身。

罗摩、阿克卢罗、成铠、美视、山巴和雅度族的其他首领。他们都是前来参加伟大的马祭的；大家都为般度五子满载着财宝胜利归来而感到高兴，并且对坚战王表示十分崇敬。

根据坚战的吩咐，大祭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婆罗门为大祭选定了一匹骏马，宰杀祭马的宝剑，祭坛的铺垫和其他一切祭器都是用黄金制作的。圣明的广博仙人正是这样指点的。在广博仙人确定的杰特拉月①新月出现的那天，开始了伟大的马祭。

祭坛周围人山人海，从四面八方来到哈斯丁布尔城的众国王，也聚集在那里。富有祭典经验的祭司们把大祭所用的牲畜绑在柱子上，开始诵念圣典所规定的咒语。这时，坚战王手执权杖，走向前来。他身穿红色绸袍，肩披黑色羚羊皮制作的斗篷，颈上戴着金黄色的花环。祭司们也象坚战王一样，身着红袍；他们根据广博仙人的指点，为坚战举行了加封仪式。广博仙人示意解开祭马，并且高声说道：“阿周那是最英勇的武士之一，就让他带领国王的军队，尾随着祭马去吧！不管祭马奔向何方，他都要保护祭马，免遭其他国王的杀伤！”

---

① 印历的一月，在公历的三、四月间。

“阿周那，你去吧！”坚战说，“不管祭马踏上哪个国家的土地，首先你都要用和平的手段使那里的统治者归顺。我将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保护他们的国土。请他们来参加我的庆典！但是你要摧毁那些狂妄而不驯服的叛逆者！”怖军和无种受长兄的委托保卫城池，而偕天则奉命接待客人。

当时阿周那登上白马驾驶的战车，追随着黑色祭马出发了，聚集在他周围观看的无数臣民，欢声雷动；跟在他战车后面行进的是一支精锐的军队。以广博仙人为首的一批婆罗门和刹帝利，把阿周那及其军队，送至郊外。

阿周那经历了许多战斗，他那匹黑马到过许多国家，他同不少国王交过锋。勇敢的三穴国人顽强地抵抗过他的进军。他们很早就与般度人结下了冤仇，并且不愿意承认坚战王的最高权威。

当黑色的祭马进入三穴国的疆域后，在这个部族战士们的心中，燃起渴望战斗的怒火。于是他们就和自己的首领苏利耶瓦尔曼一起去攻打英勇的般度之子。他们怒吼着，包围了坚战军队的这位统帅，他们挥舞着标枪和利剑，威胁着他的生命，企图俘获哈斯丁布尔君主的这匹祭马。

但是贡蒂之子这位伟大的弓箭手，是所向无敌的。他轻而易举地打退了三穴国人的进攻，并

且向他们提出了和平的建议："不明智的人们呀，停止战斗吧！你们不要急急忙忙地去送死，不要到铁面无情的阎摩的王国去。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且天神只给予我们一次。因此，你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

但是狂妄的三穴国人却幻想着打败阿周那，根本不听他的劝告。他们驱赶自己的快速战车向阿周那进攻，不断地拉动强弓，发射致命的利箭，密如乌云般的利箭遮盖了强大的般度之子头上的天空。

然而，好战的三穴国人的努力却成了泡影，他们的利箭并没有击中阿周那。这位勇敢的贡蒂之子不断射出利箭，挡住了对方的箭雨，并且在空中就把它们击落。这时苏利耶瓦尔曼的军队损失惨重，许多受伤的战士纷纷倒了下去，人血汇流成许多小河。

三穴国领袖所期望的胜利越来越渺茫了。当时特里达瓦尔曼这位英勇强大、武艺高超的年轻的勇士冲上前去，迎战阿周那。瞄准般度之子的利箭，一支接一支地飞离他的弓弦。般度军的这位大将非常钦佩这位三穴国勇士的武艺和机敏，于是就以赞赏的目光望着他，并没有立即还击。就在阿周那欣赏这位三穴国少年武士的时候，特里达尔尔曼的一支利箭射中他的手臂，强大的甘狄

拨神弓从阿周那受伤的手中滑落下来。

在洒遍鲜血的战场上，当时回荡着那位三穴国少年幸灾乐祸的奸笑声。但是他高兴得太早了。强大的阿周那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愤怒，他拾起自己那张宛如彩虹般的神弓，向三穴国人倾泻无法抵挡的致命的箭雨。

狂怒的般度之子，就象死神阎摩一样令人胆战心惊。三穴国人惊恐万状，战战兢兢，有的乞求阿周那宽恕，有的逃离战场。

“开开恩吧，我们归顺你！”三穴国人向般度之子大声喊叫道，“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你的奴隶，阿周那呀，请你来统治我们吧！”

坚战的这位威严的统帅当时就消了气，他饶恕了请求他垂怜的三穴国将士，并且邀请他们的首领苏利耶瓦尔曼去哈斯丁布尔城参加伟大的庆典。

坚战王的那匹黑色祭马离开三穴国，继续前进，并且引导阿周那及其军队来到钵罗久底舍国。骄横、好战而又强大的婆竭罗达陀国王，统治着这个国家，他不甘心承认坚战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婆竭罗达陀国王很快集结了一支庞大而威严的军队，决心与阿周那所带领的武士们决战。

清晨，天刚蒙蒙亮，婆竭罗达陀国王传旨打开自己城堡的大门，一支强大的军队开往城外，

去讨伐坚战王派遣的统帅。行进在队伍前面的是婆竭罗达陀王，他骑着一头宛如山峰般的巨大的白象，头上罩着一顶巨大的银白色的羽扇，一面绣有白色牛尾的旗帜迎风招展。跟在他后面的，是威风凛凛的战车和急驰的骑兵队伍，数千名骑兵身穿光彩夺目的甲胄，前呼后拥，喊声振撼着城郊。

婆竭罗达陀国王年富力强，无所畏惧，他并不真正了解这位著名的般度之子的武艺和威力。他企图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军队，相信自己一定能取得胜利。当两支大军摆好阵势之后，他要求阿周那和他单独决斗。般度之子接受了婆竭罗达陀的挑战。高傲自负的婆竭罗达陀的奢望成了泡影。

阿周那等婆竭罗达陀国王的战象接近他之后，立即发射一连串致命的利箭，这些利箭就象毒蛇一样，咬杀了婆竭罗达陀及其战象。受了伤的战象怒吼起来，拚命在战场上奔跑，企图摆脱射进皮肉内的利箭；这头战象全身带箭，就象一头全身布满长针的巨大的豪猪一样。婆竭罗达陀发射的利箭根本射不中目标。武勇的般度之子发射准确的利箭，击碎了在空中飞舞的对方的利箭，尔后把一支沉重的铁箭搭上甘狄拨神弓，拉动弓弦使劲向自己的对手射去，这一箭穿透了钵罗久底舍国国君的甲胄，他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但是年轻

而英勇的婆竭罗达陀很快又站立起来，重新与阿周那展开搏斗。

满腔愤怒的婆竭罗达陀驱使自己的坐象，奔向阿周那。被利箭刺伤的那头强大的战象，把两根巨大的尖牙微微倾向地面，十分凶猛地向阿周那冲去。两军战士全惊呆了，都以为贡蒂之子的死亡不可避免了。可是阿周那纹丝不动。他拄着自己那张甘狄拨神弓，毫无惧色地立在那里。他怒火满腔，一句话也没说，立即拉动神弓，不断地向婆竭罗达陀那头狂怒的战象发射密如乌云般的利箭。

婆竭罗达陀的战象被般度之子那火焰般的利箭射得遍体鳞伤，血流不止，渐渐耗尽了力气；它那四条粗壮的大腿发软了，它就象被因陀罗的雷电击落的一座山崖一样瘫倒在地。婆竭罗达陀国王当时被摔昏过去，看来他无法逃避死亡了。但是阿周那并不想杀害他。

阿周那对他说："婆竭罗达陀，你不要害怕！我奉坚战王之命，既不伤害你的性命，也不夺走你的王国。请起来吧！在我面前你不必恐惧。请返回你自己的首都，象从前一样治理你的王国。但是请你记住：在杰特拉月新月升起之日，我们将在哈斯丁布尔城等候你去作客。"

"好吧。"被般度之子打败的婆竭罗达陀回

答道。

在结束了与钵罗久底舍国国王的战斗之后，那匹黑色祭马把阿周那及其军队带到了信度国——幅员辽阔的富饶之邦。俱卢之野的残酷会战结束之后，信度国的刹帝利剩下不多了，但是当他们得知坚战的黑色祭马把阿周那带进他们的国土之后，他们的心中立即燃起了熊熊怒火。他们还在痛哭那些葬身于俱卢之野的兄弟和朋友，哀悼死在阿周那手下的勇敢的胜车王。渴望复仇的烈火在炽烤他们的胸膛。胜车王年轻的继承者——信度国国王须罗陀，沉浸在无法慰藉的悲痛之中。由于过分悲伤，他的身体已经虚弱不堪。当他从信使的禀报中得知杀死胜车王的般度之子已进入信度国时，他简直身心憔悴，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信度国的这个王族之家于是就断绝了后嗣。为自己年轻的国君逝世而悲伤的刹帝利们，当即登上威武的战车，跨上疾风似的战马，满怀悲愤地去迎战阿周那。

信度国的刹帝利一边高呼着自己人的名字，不断颂扬牺牲在俱卢战场上的亲人的丰功伟绩，一边向英勇的般度之子发动攻击，并且用自己的威武的战车把他团团围住。这位曾经打败过三穴国人和胜车王的光荣的胜利者，就象被关在铁笼子里的一只鸟，他手持甘狄拨神弓立在战场上，并

用坚固的牛皮盾牌遮挡着愤怒的信度人射来的利箭。

明媚的阳光突然暗淡下来，乌云遮蔽了天宇，黑暗降临大地；狂风呼号，雷电闪烁；高大的吉罗娑山摇晃起来，将士们脚下的大地在颤抖，整个世界都笼罩在黑烟暗雾里。过了一会儿，乌云的边缘现出了红润，霓虹般的因陀罗神弓在远处透亮的天边闪闪发光；血红的暴雨倾泻下来。面对着这种景象，凡人和天神都惊呆了。

但是这种威严的不祥之兆，并没有使愤怒的信度人停止进攻。战场上空刚一放亮，他们就从四面八方向般度之子发射骤雨般的利箭，投掷飞镖和标枪，企图尽快结束他的生命。由于全身多处受伤，阿周那都不能动弹了，他那双强有力的手臂也变得虚弱不堪，他的神弓和盾牌也已掉在地上。信度人看见般度之子失去了知觉，都为自己的胜利欢呼起来，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阿周那很快恢复了知觉和力气，他从地上拾起自己那张威力无比的甘狄拨神弓，拉动弓弦，神弓立即发出雷鸣般的可怕的吼声，仿佛是暴风雨前的隆隆雷鸣。火焰般的致命的箭雨，不断地向信度国刹帝利们的头上倾泻，把他们从战车和战马上击落。刹那间战场上布满了尸体。

信度国的将士动摇了。他们丧失了勇气和

信心，哀号着逃离战场。而般度之子发射的无法阻挡的利箭，纷纷从后面向他们追去。多亏持国的女儿、在俱卢战场上阵亡的胜车王的遗孀杜娑罗挽救了须罗陀的将士，否则他们的处境就会更糟。杜娑罗王后抱着孙子，出现在鲜血染红的战场上，她站在阿周那和信度国刹帝利们的中间，请求勇武的般度之子和解和宽恕。

当时阿周那放下自己的神弓，将火焰般的致命的利箭装入箭袋，拥抱了自己的姐姐，并且同意接纳信度国作为光荣的坚战王的属国。

那匹祭马经过了许多国家。它走过迦湿王国、盎伽和憍萨罗，经过了吉罗泰族的土地，所有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仰慕贡蒂后这位儿子的勇武，志愿归顺坚战王。阿周那在战斗中经过了达沙纳和尼沙陀族的土地，经过残酷的搏斗击溃了达罗毗荼人和安度罗人的军队，战胜了科尔瓦山区的野蛮部族。最后，祭马接近了风景秀丽的多门城。弗里湿尼族年轻的勇士们迎上前去，企图捉住这匹来自异邦的黑马。然而，年迈的猛军王紧跟在他们后边走了出来，并且严令禁止年轻人阻挡般度之子的远征。于是阿周那又跟着祭马继续前进。

祭马沿着西海岸向北进发，来到了五河流域，尔后又到了健陀罗，在那里阿周那经历了

最后一次残酷的战斗。他战胜了沙恭尼之子——犍陀罗国的国君，把他打翻在地，在他妻子的恳求下饶了他的性命。阿周那同样邀请了沙恭尼之子，前往哈斯丁布尔的坚战王宫参加庆典。

这次胜利之后，天下再没有人胆敢反抗般度之子了。他在自己的远征中战胜了雅利安人各国的君主，边远地区的蛮夷和高山丛林中的粗犷部落。那匹黑马从犍陀罗出发，掉转方向，踏上了通往哈斯丁布尔的道路。

阿周那派出的信使向坚战王禀报：祭马很快就要返回来。兴高彩烈的坚战把他的三个弟弟——怖军、无种和偕天叫到自己的身边，告诉他们阿周那就要回来了，“怖军呀，你快去吧！吩咐大家做好马祭的准备。”满心欢喜的怖军带领一批学识渊博的婆罗门和富有建筑经验的工匠，来到了即将举行祭祀的场地。在怖军的监督下，那里建起了许多金碧辉煌的馆站和房舍。修建了广阔平坦的道路，树起了不少祭柱。即将举行祭祀的整个广场都用宝石铺地，祭柱和所有祭具都是用黄金制作的。怖军命令建筑凯旋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国王、后妃、近臣以及婆罗门建设宾馆。他还命令建筑马厩，树立拴系客人们的马匹、大象、骆驼的木柱，准备充足的饲料。然后，他派出使者去邀请世界各国的国君。不久各国国王

带着自己的侍从，陆续来到哈斯丁布尔。一些著名的婆罗门、精通圣典和礼仪的大师，也带着自己的弟子从四面八方赶到那里。他们都受到了应有的款待。国王们仔细地观看了祭祀场地，众多的黄牛、水牛和各种各样的牲畜已经运到了那里。到达这里的许多婆罗门开始在那里召开辩论会，比赛自己的辩才、辩术和圣典知识。

一晃几天过去了。有一天，哈斯丁布尔城的郊外传来了人马的嘈杂声，远处马蹄腾起的尘烟滚滚。那匹黑马来到了城门外，凯旋的阿周那，跟在祭马的后面进了京城，受到了市民的热烈欢迎。坚战率领自己的群臣、三个弟弟、黑天和年迈的持国王，出来迎接阿周那。这位胜利者跪在持国王的脚下请安，然后问候坚战和其他三位兄弟，拥抱了黑天。在场的人都对他表示敬意。然后阿周那辞别众人，回宫休息。被阿周那征服的各国国王，很快也来到了京城，他们也受到了坚战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在阿周那回来后的第三天，贞信的儿子广博仙人对坚战说道："噢，贡蒂之子！时候到了，开始伟大的马祭吧！就让这次马祭来洗刷你杀死亲人的罪孽！"

精通礼仪的祭司大师们开始了各种祭典仪式，他们念诵圣典规定的经文和咒语，榨取神圣的苏摩酒，并且洒酒典祭。他们在金质的祭坛上点燃

圣火。各种祭畜都绑在祭柱上，每一种牲畜贡献给一位天神。各种牲畜共有三百头，作为这次庆典的牺牲品，这些祭畜的肉依照圣典的规定煮熟。在广博仙人及其弟子的监督下，每天举行各种仪式，而在空余时间伎乐天为人们奏乐，唱歌。前来参加坚战王庆典的仙女们也翩翩起舞。

最后，祭司们宰杀了那匹黑马。他们将这匹祭马分成数块，然后遵循祭礼的规程，让虔诚的黑公主静卧在那匹祭马的尸骸旁。祭司们取出祭马的骨髓，依照规定的仪式将骨髓烹煮；坚战和他的四兄弟一同走向前来，呼吸着骨髓的蒸气；这蒸气可以清除他们的所有罪孽。然后，由十六个祭司将分成数块的祭马的尸骨焚化。

伟大的马祭结束之后，坚战向参加马祭的祭司们慷慨馈赠，送给他们每人的礼物，都超过了惯例的两倍。广博仙人正是这样向他建议的，因为这样可以使祭祀的威力增加两倍。坚战王想把自己的所有地产和所有归顺他的各国辽阔的土地都送给广博仙人，作为对他主持马祭的酬谢。但是这位仙人谢绝了这项礼物。他请坚战送给他与这片土地等价的一笔财富。当他获得了坚战馈赠的财富之后，就把它们转送给祭司们，而后者又把它们分给其他的婆罗门。坚战还许诺，婆罗门可以从祭场带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任何东西：金银、宝

石、首饰、珠宝和器皿、祭柱等等。在婆罗门取走了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之后，坚战王又把剩下的一切都分给了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前来京城参加伟大马祭的外国贵宾。

远 离 人 世

自从俱卢之野大会战和隆重的马祭结束之后，又过去了许多岁月。般度五子在哈斯丁布尔过着宁静的生活，受到应有尊敬的老持国王，英明的维杜罗，持国的老车夫兼谋士全胜，年迈的甘陀利后和贡蒂后，都和他们住在一起。随着岁月的流逝，持国和甘陀利的丧子之痛减弱了。可是，有一天，不知和解的怖军，竟然当着老国王的面，又提起了他的堂兄弟们对般度五子的侮辱，并且重述了难敌的暴行。悒悒不乐的持国王当时就对坚战说："噢，正义的国王！让我到丛林里去吧。我想远离这个虚幻的尘世，作个隐士度过我的余生。由于我的姑息纵容，才爆发了那场可怕的

战争。这一切都是我的罪过。只有在林中道院进行严肃的忏悔，才能赎清我的罪过。”不管坚战怎样劝说，老持国王仍然坚持要出走。

“让他去吧。”英明的广博仙人对坚战说。于是这位俱卢国的君主只好同意。

持国当时就准备踏上远行之路。他在分别时详细地向坚战传授了治国安邦之道。正当他和甘陀利一起准备上路的时候，哈斯丁布尔的许多居民都出来为自己的老国王和王后送行。曾经得到持国恩典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这四个种姓的所有居民，都为他的出走而大放悲声。般度五子和满朝的文武百官以及成群结队的市民，把持国王送到了城门外。这时许多人都想起了从前英勇的般度五子被放逐时人们为他们送行的情景。

在分手的时候，维杜罗和全胜也愿意伴随自己的老国王到森林里去。当市民已经返回，般度族五兄弟也准备与老持国一行告别时，坚战忽然发现，他的母亲贡蒂后也加入了持国的行列，并且不准备返回都城。

坚战开始劝说母亲回去，可是她紧紧地抱着甘陀利，对坚战说道：“坚战呀，你要关照你的几个弟弟！照看好你们的妻子黑公主。”她当时两眼流着泪水，继续说道：“你永远也不要忘记你的兄长迦尔纳！他的死亡是由于我的过错造成

的。我不该抛弃襁褓中的太阳神之子，我不该隐瞒他与你们的兄弟关系。现在，我必须到森林中去修苦行，以此来赎清我的罪孽。我现在就跟随我夫君的兄嫂到丛林里去。”

尽管贡蒂的儿子们一再哀求她回去，可她还是拒绝了。她对儿子们说：“在你们遭受苦难和考验的年月，为使你们不灰心丧气，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鼓励你们为争取属于你们的王国而奋斗。但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才这样做的，而是为了你们的幸福和般度家族的荣誉和尊严。我现在不想享受你们所获得的荣华富贵。我要在森林中服侍持国和甘陀利，我要用严峻的苦行来磨砺自己。你们不要再劝我了，回京城去吧！国事正等待着你们去料理。”

般度五子告别了即将到丛林去的母亲和其他年迈的亲人，十分恭敬地绕着他们走了一周，然后抑郁不乐地返回了哈斯丁布尔城。

又过了几年，般度五子由于长期得不到生活在丛林中的亲人们的消息，因而对他们十分担忧。有一天，他们动身到森林里去探望他们。经过长途跋涉，最后到达了那所孤寂的林中道院。在他们到来之前，持国王和两位王后，带着自己年迈的谋士，一直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并用斋戒和苦行来折磨自己。聪明盖世的广博仙人，有一个时

期也在关照他们，后来就离开了。维杜罗修炼最严厉的苦行，他住在露天的丛林里，既不穿衣，也不进食，只靠呼吸空气维持生命。般度五子抵达那里的时候，老维杜罗已经虚弱不堪，奄奄一息。坚战王眼睁睁地看着他咽了气。勇武的般度五子最后一次向英明的维杜罗表达了自己的敬意，然后告别了隐居的亲人，又返回自己的王国。

又过了两年，永远在天堂和人间漫游的那罗陀大仙，访问了哈斯丁布尔城的般度五子。这位大仙告诉他们，持国王和两位王后在一场森林大火中死去了，只有全胜一个人得以幸免。后来，那罗陀大仙在恒河岸边遇见过他，当时他正前往遥远的喜马拉雅山福地；从那以后，全胜也杳无音信了。

听到这消息，般度五子十分悲痛；坚战哭得象个泪人似的，他的四兄弟和黑公主也和他一样，痛哭流涕。市民们得知老国王的不幸遭遇也都非常伤心。京城的所有居民跟着般度五子，来到神圣的恒河岸边，为死去的亲人举行祭典。只有那陀罗大仙安慰般度五子，并且告诉他们，这场吞没了持国和两位王后的大火，是森林中的隐士们点燃的圣火，所以毫无疑问，在大火中死去的亲人们一定会升入最高的天国，得到永恒的解脱。

又过了一些年，新的不幸消息又传到了般度五子的耳朵里。从多门城来了一位使者，他带来了关于雅度族互相残杀而导致全族覆灭的可怕消息。这件事发生在俱卢之野大会战之后的三十六年。般度五子当时陷入了绝望中，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尘世生活也该结束了。

“伟大的雅度族怎么会毁灭呢？富天那位英明而强大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制止他们的互相残杀呢？”镇群王向讲故事的人问道。护民仙人接着讲述了毁灭性的杵战的故事。

杵战和般度五子的伟大结局

“国王陛下，你要知道，”护民仙人说，“雅度族的毁灭是命中注定的，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从前，那罗陀、众友、刚瓦三位大仙来到了多门城，他们受到了应有的尊敬。弗里湿尼家族的几个少年想和三位仙人开个玩笑。他们就让那位英俊的黑天之子山巴穿上了女人的服装，把一包衣服垫在他的肚子上，领他去见三位仙人，并且对他们说道：‘这位是勇武的山巴夫人。她希望得到一个儿子。啊，具有先见之明的仙人呀！你们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请向我们揭示未来的秘密吧！这位夫人将来会生个什么呢？’三位仙人的眼睛里闪着愤怒的光芒，他们彼此交换了

一下眼色，对雅度族的少年们回答道：‘这位叫做山巴的黑天之子将会生出一根铁杵。噢，无礼的人们！由于你们的过错那根铁杵将毁灭你们的部族！’

“倒霉的山巴应了大仙们的预言，真的象女人一样怀孕在身，并且在第二天就分娩了，生出一根形状可怕的大铁杵。猛军得知这个消息极为不安，他吩咐立即把那根铁杵磨成粉末，散到海滨去。由于担心部族的毁灭，他下令禁止在自己的城市里酿造和贩卖各种酒类。

“但是一些不祥之兆很快暗示出，他的防范措施是没用的。在多门城的大街上，出现了一个黑脸、秃头、相貌阴沉可怕的怪人。他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到各家各户的门前，从窗子里窥视多门城的居民。许多勇敢的弓箭手企图用利箭射杀他，可是都毫无结果，因为他是死神的化身，他在威胁着这个注定要遭到毁灭的部族。多门城的痛苦时期来到了。成群结队的老鼠满街乱窜，狂风日复一日地吹着，不祥之鸟的惨叫声，在郊外的四野久久回荡。多门城的居民夜间经常陷入可怕的梦境。

“这期间，在雅度人中间开始出现了严重败坏道德的现象。人们不再尊敬婆罗门，对祖先和天神的祭典也停止了。晚辈不再听长辈的话，弟

子开始侮辱师尊，妻子开始欺骗丈夫，而丈夫也开始欺骗妻子。天上的太阳暗淡了。黑天意识到，甘陀利的咒语应验的时刻临近了。

“当时他就号召自己的亲属离开多门城，到圣水之滨去朝觐。全城的居民都听信黑天的忠告。他们储备了各种粮食和酒类，动身上路了。在黑天和大力罗摩的率领下，他们携带着自己的眷属，乘坐着马车，骑着马和象向大洋岸边进发。城里只剩下年迈的富天和王室的后妃。离开多门城的雅度人，来到了钵罗娑萨，就在那里的海边安营扎寨。但是丧失理智的雅度后代，不但没有在大洋的圣水中沐浴，清洗自己的罪孽，反而在海岸上大摆宴席，狂歌乱舞，寻欢作乐。大力罗摩当着黑天的面开了酒戒，成铠、善战、山巴和其他一些年轻后生，这时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他们正在海岸上的树丛中用为婆罗门准备的食物喂猴子取乐。

“没过多久，善战就喝醉了。他面带愠色，指着成铠，讥讽地对聚集在那里的人们说：‘我们中间的这位刹帝利是什么人呐？正是他在屠杀酣睡的战士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一向主持正义的雅度族难道能容忍这种暴行吗？’黑天的儿子明光，也大声赞助他的话。愤怒的成铠当时用左手轻蔑地指着善战，反驳道：‘你这个喜欢吹嘘自

己功绩的人，又怎样呢？正是你在广声拒绝战斗，打坐入定的时候杀死那位手无寸铁的英雄的！’

“‘你的末日到了！’狂怒的善战大叫一声，扑向成铠，一剑砍掉了他的头。

“在雅度族人中立即响起了一片喧哗声。善战杀死成铠后，一气之下大肆杀砍同族的亲人，黑天当时来不及制止他。属于博遮和安陀加家族的雅度人就向善战扑去，企图惩罚他，为自己被杀死的首领报仇。而明光急忙赶来援助善战，可是他们二人无法抵挡众人的攻击。黑天被惊呆了，眼看着明光和善战被自己的亲人们打死了。

“黑天于是就弯下腰去，拔了一把长在海边上的茅草。他手中的那把茅草立即变成了一根巨大的铁杵，他就用这根大杵打杀他周围的同族人。所有的雅度人都拔了自己脚边的茅草，每一棵拔下的茅草都变成了铁杵。一场大厮杀就这样在大洋岸边展开了。儿子袭击父亲，父亲砍杀儿子，兄弟之间厮打。弗里湿尼、安陀加、博遮和湿尼家族的人，发起酒疯，相互屠杀起来。在这场内讧中，山巴、美视、迦陀和其他显贵的雅度人都倒下了。黑天被自己的儿子们的死亡激怒了，也不知疲倦地砍杀起来，许许多多英勇的雅度族勇士，都死在他的铁杵下。

“在大屠杀的高潮中，黑天的御者达禄迦挤

到他的跟前，对他说：'虔诚的黑天呀，你看！已经死了许多人，可是到处都见不到你的哥哥大力罗摩。我们应当找到他！'当时黑天在厮杀者和死亡者中间都没有看见大力罗摩，于是就去寻找哥哥。黑天在大洋岸边的一座僻静的灌木林中找到了他。力大无比的大力罗摩，一开始就离开了战场，他背靠着一棵大树，两眼凝望着大海，陷入深沉的苦闷之中。看见自己的哥哥陷入了沉思，黑天就吩咐自己的御者立即前往哈斯丁布尔城，去请阿周那来援助即将毁灭的雅度族。而他自己急忙赶回多门城，向留在那里的父亲富天报告了那场毁灭雅度族的可怕的杵战。他委托父亲在阿周那从哈斯丁布尔赶来保护自己的众多妻妾之前照看她们。

"然后，黑天又回到大力罗摩入定的树林。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德高望重的罗希妮之子，由于自己部族的互相残杀和毁灭而悒悒不乐地告别了人世。黑天看见，一条雪白的大蛇从他的口中窜了出来，直奔大海，消逝在碧波万顷的深海之中。那就是他的灵魂——宇宙之蛇阿安陀，大力罗摩就是它在人间的化身。

"黑天为亲爱的哥哥之死而深感忧伤，他离开那个地方，在森林里久久徘徊，思念着雅度族的灭亡。最后他坐下来，入定了，让自己的灵

魂超脱了尘世。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外号叫‘高龄’的猎人在这座森林中打鹿。他从远处看见穿着黄袍的富天之子，就误认为是一只野鹿，于是就向他射了箭。黑天的身体以前曾受过咒语的保护，他从头到脚都不会受到任何兵器的伤害，只有脚后跟才可能被兵器击伤。很凑巧，‘高龄’的这一箭正射中了他的脚后跟。这位猎人走到他的跟前一看，发现自己误伤了人，非常震惊，于是就跪在黑天的脚下，请求宽恕。宽宏大度的黑天，饶恕了‘高龄’。然后，他的灵魂就升入了天堂，他的光辉照亮了宇宙。

“这时，黑天的御者到达了哈斯丁布尔城，并且向般度五子报告了雅度族内部所发生的不幸。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阿周那大吃一惊，于是他立刻登车起程。当他抵达多门城时，简直都辨认不出这座优美的都城了。从前，这座以自己勇士的威武而著称的城市，总是琴瑟悠扬，战车隆隆，到处充满愉快欢乐的喧闹声。而今这个美丽动人的城市，呈现出一种荒芜冷落、凄凉悲戚的惨景。阿周那来到王宫，黑天那些失去保护的妻妾正在哀叹、哭泣。阿周那走进自己舅舅富天的内宫，看见他正俯在地上，痛苦地悲叹自己儿孙的厄运。阿周那跪在地上向他叩头，富天站起身，抱着他痛哭起来，不断呼喊那些离开

人世的儿孙、兄弟、侄子和朋友的名字。阿周那向他许诺：一定照顾雅度族的妇女、老人和儿童。

“他说：‘他们在我的保护下，一定会在天帝城得到安身。啊，国王陛下！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一定把你们大家从这个危险的地方带到俱卢之国。’这位般度之子集合了幸存的朝臣和武士，并且吩咐他们作好出发的一切准备。

“这一夜阿周那是在黑天的宫廷里度过的。第二天一早，他就听到，从富天的内宫里传出了女人的恸哭声。他仔细一听，才知道，瘦弱不堪的黑天的父亲由于痛悼死者和绝食在天亮时逝世了。阿周那十分悲痛，他吩咐祭司为这位老国王举行葬礼。富天王的四位后妃提婆吉、婆德罗、罗希妮和玛迪罗，跳入他的葬火里焚身殉夫了。

“然后阿周那前往钵罗婆萨，视察了那布满尸体的海岸。在钵罗婆萨附近他找到了大力罗摩和黑天的尸体，并且吩咐祭司将它们火化。此后他又回到了多门城，并且就在这一天带着黑天的一万六千名妻妾和雅度人的其他妻子、老人和儿童，离开了多门城。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武士，也伴随着她们一起动身。

“他们刚刚出了城门，还没有走出多远，就看到海水漫上海岸，吞没了这座被放弃的多门

城。

“阿周那带领这支队伍缓缓而行。他们抵达五河国之后，就停下来扎营。住在离此地不远的野蛮部落阿毗罗人，这时候听说有一支队伍从这里经过。贪婪的阿毗罗人认为，除了阿周那几乎没有谁能保护这支来自富有的多门城的队伍，所以他们就动了抢劫的意念。

“次日早晨，这支队伍又重新上路了。当时成千上万的强盗从四面八方冲上来。阿周那也没有办法保护这支队伍。阿毗罗人打败了少数武士们的反抗，抢劫了这支队伍。阿周那不断地向这群野蛮人发射利箭，也无济于事，敌人实在太多了。忽然他那取之不尽的箭袋也空了。他开始用自己的神弓击打阿毗罗人，可是强盗们却带着大量的劫获物匆匆离去；他们还掳走了黑天的一万六千名妻妾。阿周那当时就意识到，这是命运在捉弄他了。

“他带着剩下的人，最后到达了俱卢国。他把所有从强盗手中逃出来的女人安置在天帝城。艳光和黑天的另外四个妻子，也顺利地来到般度族的领地，但是她们无法忍受自己丈夫的死亡，都跳入葬火中自焚了。阿周那把天帝城留给黑天的曾孙——年少的婆竭罗管辖。雅度族其他阵亡首领的后代，也都分别得到了各种不同的城邦。

“阿周那从雅度王国回来之后，拜谒了英明的广博仙人的道院，向他讲述了黑天家族的毁灭和自己的失败。

“广博仙人对他说：‘你不要为强大的雅度族的毁灭而难过。这都是天意。你命中注定在救护黑天的妻妾时要遭到失败。你和你的兄弟们已经达到了胜利的顶峰，达到了自己一生中的最高目的。现在你们离开尘世的时候到了。’

“阿周那又重新返回哈斯丁布尔城，并且把广博仙人所说的话告诉了坚战王。坚战听后认为广博仙人讲得有理。般度五子到了该结束自己尘世生活的时候了。五兄弟把国事委托给乐战和慈悯管理，他们自己换上隐士服，带领黑公主永远离开了哈斯丁布尔城。般度五子开始向东方走去，不久就到达了红水海岸。阿周那把自己那张著名的神弓抛进大海，把它归还了原主，这张神弓从前是属于海神伐楼拿的。从那里出发，他们奔向南方，然后又向西折去。他们又来到了另一个海岸，在那里他们透过海水看到了沉在海底的美丽的多门城。此后，他们又向北方跋涉。他们来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并且十分艰难地翻越了难于通行的山岭。在喜马拉雅山背后，他们看到一片巨大的沙漠，而在这片沙漠的后面，是属于天神的须弥山，它的顶峰就是支撑苍穹的天柱。

“他们越过沙漠，开始沿着通往天堂的小径向上攀登。由于承受不住跋涉的重负，不久黑公主就倒下去了，她的灵魂先飞走了。然而般度五子并没有停下来，他们继续向上攀登。后来偕天也倒下死了，剩下的四兄弟继续攀登。接着无种也死去，只有三兄弟继续向天堂赶路。接着阿周那倒下了，继而怖军也死了。只有正义之王坚战得以活着升入天堂。他进入天国之后，天神之主因陀罗热情地接待了他。

“他那几位伴旅的灵魂已经先他升入天庭，他们就住在那个永放光明的世界。”

“马勇后来怎么样啦？黑公主不是发誓要向他报仇吗？”镇群王问道。

护民仙人说：“大会战之后不久，般度五子在广博仙人的林中道院里遇到了德罗纳之子。马勇看见了渴望复仇的般度五子，就拿起了他那件诅咒用它消灭般度族的兵器，想用它杀死阿周那；阿周那也正准备用自己的武器对他进行致命的袭击。但是那位大仙站在他们中间，阻止了这场拼死的决斗，劝说般度五子和马勇和解。

“阿周那放下自己的神弓，但是德罗纳之子那件具有巨大魔力的武器，当时越过阿周那，向激昂年轻的妻子至上公主飞去，打中了她的腹部，击杀了她那没有出生的儿子。

“因为这次恶行和夜间屠杀酣睡的战士，黑天诅咒了马勇；黑天的诅咒使他在人间流浪三千年，到处不得安生。直到现在那个万恶的马勇还在到处游荡。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播散罪恶和血腥屠杀的种子，所以人类和一切生灵都惊恐地躲避着他。”

乌格罗湿拉瓦斯在结束自己的讲述时对众仙人说：“黑天以自己的神力使死在子宫中的激昂之子又复活了。他的名字就叫环住，意思是‘死而复生者’。在坚战升天之后，他继承王位，直到被蛇咬死。环住王的儿子镇群王，举行了伟大的蛇祭。在蛇祭期间，广博大仙的弟子护民仙人，向国王和聚集在那里的祭司、歌者讲述了关于这两个古代家族的仇视和俱卢之野大血战的传说故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摩诃婆罗多
作者=（印）毗耶娑
页数=321
SS号=10176755
DX号=
出版日期=1984.12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迦尔纳战死
沙利耶指挥的战斗
难敌之死
屠杀睡眠者
俱卢之野女人的哭声
伟大的马祭
远离人世
杵战和般度五子的伟大结局